

宛
如
約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宛 如 約

〔清〕惜花主人批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李夢生

《宛如約》全稱《新鑄才美巧相逢宛如約》，四卷十六回，不題撰人。存世有醉月山居刻本，牌記署「惜花主人批評」，然全書實無評語，惜花主人生平亦無考。書起首有「話說前朝浙江處州府麗水縣」語，知撰于清代。醉月山居本第六回「罩上一領玄色的花冰衫子」句，「玄」字缺筆避康熙帝諱；「恰似一泓秋水」句，「泓」字不避乾隆帝諱，知刊於康熙或雍正年間。

小說寫才子司空約與才女趙宛子、趙如子的婚姻愛情故事，三人皆以「才美」自矜，又以「才美」為擇偶標準，此即題名中以「才美」二字冠首之緣由；而「宛如約」即合三人名而成，與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說《平山冷燕》、《玉嬌梨》等同一機杼。書中趙如子女扮男妝，改名趙白，自謀良緣，事頗類明徐渭雜劇《四聲猿》中《女狀元辭鳳得鳳》所記黃崇嘏故事；而趙如子至趙宛子府與之唱和，並代司空約訂婚事，又與《一刻拍案驚奇》卷十七《同窗友認假成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中聞蜚娥代杜子中訂婚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

本書除醉月山居刻本外，尚有清初刊本，刊刻較差，文字略有不同，其中第十二回末差異較大。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上海衛記書局又有石印本，改題《繪圖說本銀如意》，有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暮春吳縣臥讀生序。現據醉月山居本影印。

新刻才美巧相逢宛如約目錄

第一卷

一回

天水佳人洗蛾眉充白面

司空學士開花徑代紅絲

二回

青眼誤借彈詞款婚姻

俏心深偷和詩送消息

三回

趙如子恐錯過兩題勾引句

司空約要分明一訪列眉村

四回

趙如子苦留意再題勾引句

司空約不放心二訪列眉村

第二卷

五回

司空約訪假名真着急

趙媽々明勾引細商量

六回

窺半面消魂欲死

現全身信筆題詩

七回

刻骨鏤心無假鹿鳴先報喜

憐才注意忽聞有女且停騾

八回

百拜香奩自愧書生命薄

經年選閱甘憐淑女無緣

第三卷

九回

豪華純縹目不識丁

現任公卿直言無隱

十回

觸目驚心急向蛾眉爭坐位

翰情到底何方月老訂双栖

十一回

奸人播弄計可瞞天

淑女深心巧能回護

十二回

少年及第垂涎有女之家

醜婦洞房却恨貪杯之客

第四卷

十三回

司空約苦陳情無倫無黨

趙如子感生憐有始有終

十四回

執柯斧戔成姊妹

駘生辰分別尊卑

十五回

惡姻緣各自圖謀

聖天子赫然震怒

十六回

佳人才子大團圓

醜婦蠢夫皆遂意

新鐫才美巧相逢宛如約一卷

一回 天水佳人洗蛾眉 充白面

司空學士開花徑 代代紅絲

壁美荆山蘭香空谷教人何處垂青目蛾眉扮做俏書生誰人不道風流足○駕侶難求鶯期莫卜玉堂怎得金蓮屋借他柳隱與花迎方緣有箇人如玉 右調踏莎行

話說前朝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小蓮菜山中有一地方叫做列眉村為何叫做列眉村只因這村中四山環繞秀色聳出一望有如雙黛故相傳得名這列眉村雖然風景幽異却去郡百里遠在萬深山處別是一派人跡罕到所以知之者少村內有一個喬木人家姓趙聞他祖上在宋朝就有做過宰相的歷來仕宦不絕只到近日方緣都習農桑將讀書一脉竟無人料理雖書不讀却因山中地廣人希田

地甚賤家，以耕種為事，遂致飽暖者多，飢寒者少。這一村雖然有千餘人家，趙姓是個大族，到差不多占了一半。故趙姓子孫最為繁衍。內中有一人叫做趙本，娶妻溫氏，二人甚是恩愛，到了三十以外，只不生子，二人著急，各處祈求，到了三十六上方生了一個女兒，雖然不是兒子，只因生長艱難，便也欢喜，因替他起個小名叫做如子。蓋取就與兒子一樣意思。這如子生時，臉兒雪白，髮兒黑，墨唇兒通紅，眉兒碧綠，身兒花嬌，腰兒柳弱，手兒笋尖，肩兒玉瓣，眼兒比秋水還鮮，脚兒比金蓮還小。趙本夫妻已成了鄉下人家，見了這樣一個女兒，怎生不愛最奇，是生如子這一年，合村的桃李並無一枝開花。羞因秀氣都為如子奪了，正是

吐雲霞

有人占盡陰陽美

桃李如何敢放花

陽有精兮陰有華

故教遍地

不期這趙如子生來將秀氣奪盡劉得到十歲而趙本夫妻早相繼而亡止剩得如子一人却喜這列眉村中富庶者多風俗淳厚沒有小人作奸起孽故容得如子一個小女子領着一班村僕村婦將父母安葬了依旧照常耕種過日並無閒說如子此時已是十歲况心靈性慧每多暗想道我不幸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孤獨一身何以自立若日多但習學些女工針指如何有個出頭日子因又想道我又聞得我趙姓乃旧族人家歷來仕宦不少怎到如今就並無一個繼續書香了因又想道時常待讀書的人方能出仕若只居鄉種田如何能勾顯祖宗我家尚有公受的祖上遺書高多封鎖在那裡何不取出來一看多他上面是些什麼便能出仕因叫僕夫取出鎖匙將封鎖的書厨一一開了取出荒卷來看多來看去却認他不淨因又

想道書必要人教訓方知義理因訪得有個叔祖叫做趙習古久在
村中開一個書館因着人送了他兩挑米請了他來要他教誨趙習
古因說道你女孩兒家只該習些女工明日大了招個女婿撐持尔
父親的門戶就教了讀書何用如子道女工的事女孫已知一二了
今閒居無事求叔祖教訓兒個字兒明日大了寫帳目也好趙習
古道既是這等說果然識兒個字兒也好待我或早或晚來教你自
此之後如子便朝夕誦讀漸識起字來讀到十二歲上讀着了書
中滋味便時刻不能釋手遂將家中所藏的書籍盡數流覽流覽完
了又到族中將分去的也借來觀看遍了先學做詩後學做文及到
了十四五歲上竟讀成一個飽學的儒生了此時叔祖趙習古已死
了他學問雖然有成却無一人知道每於花朝月夕於是自吟自賞

到了十六七歲有人來與他議親他暗想道我生了這等一個容貌
又習了這等一肚皮的才學若等閑埋沒在個村夫俗子之手豈不
可惜凡是來求婚的遂都一概謝去謝便謝丟心下却細細躊躇道
幽蘭生於空谷誰則知之宜劍必懸之通衢方有識者我趙如子生
在這列眉村中若在只這列眉村中求配便將這列眉村翻轉了料
也無一人可為我趙如子休得配過若守株待兔自應甘老若苟且
就婚定明珠暗投安能比貌無慚西京兆之肩較才不愧坦東床之
腹除非移居郡城或者人可知我亦可以知人若塵埋於此便是
虛生此身了因又想道我不幸父母早逝又無伯叔兄弟單只我
一個女身舉動便有形跡動人耳目怎好輕易妄行莫若悄悄暗
妝做一個男子起個黑早偷走到郡城中去看光景料也無人知

道自動這個念頭却又忍耐了幾時然朝思夕想便就忍耐不住因
購着人做了几件男衣又叫人折了一頂儒巾又叫人買了一双小
的靴兒暗的穿帶起來打扮做書生模樣又叫一個中年僕婦裝
做家人貼身服侍又叫一個老人家收拾行李盤纏跟隨家中事務
蓋托付得方家人照管諸事打點停當遂擇了一個好吉日起個絕
早竟悄悄的走離了列眉村一徑望那城而來此時正是三月艷陽
天氣一踏花柳爭妍十分有景如子看了甚是欢喜心下暗的想道
外面風景如此若不出来一遊豈不辜負繁華令春光笑人因在路
上或是看看山林或是看看水行了一里到坐有二三里的工夫故
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的路直到第四日方纔到得郡中恐怕飯店
中人雜不便作寓因尋了縣前一個觀音庵鬼住下正是

花枝

怕露春消息 躲：藏：善遮飾 花影誰知天賦成 終吐東
君好顏色

趙如子在庵中住下，列次早起，來因問庵僧道：「吾聞處州乃東南勝地，不知謝靈運當時遊石門洞，與遇一仙女的浣紗溪處，可還有遺跡在那裡？」指示一遊，否庵僧道：「怎麼沒有？」便有得都在深山中荒涼，沒甚好看。相公若要遊覽，要子到是城東有個司空學士的花園，十分齊整，內中千紅萬紫，十分可愛，且主人甚賢，每每說得投機，即便款留。相公若要要子到是那裡，有些妙處。趙如子听了道：「既是此園有些景致，就先去看一看，再思量往別處未為不可。」遂等吃了飯，叫家人在庵中照管行李，自家却帶了僕婦漫漫的向城東而來，緣走不得一二里路，早看見或三五個或六七个，或在前或在後

都絲、誦說是去遊司空園的。趙如子便不問人，竟隨着衆人走去。又走了數里，方走到了因定。神方緩步而入，細玩園中風景。但見桃三攢杏四簇，花間紅樹鶯百轉，燕千啼，鳥弄管絃，東數行西數行，楊柳分垂綠幕，高几片低几片，落花亂砌錦裯，左一折右一折，盡是朱欄前一層後一帶，無非秘室所堂，聳秀玲瓏，巧石疊成山池，沼澄鮮清淺，活通泉作水，曉日映簾櫳，氤氳春色，東風吹征，踏襟踏花香，四壁圖書列海內，名公題咏滿堂玩好，皆古今珍重。琳瑯只就到處風流，何殊金谷。若論其中有美無異苑，酒。

趙如子看見園中風景繁華，十分愛羨，便隨着衆人東西賞玩。正賞到得意處，坐在一块白石之上，要打帳題一首詩以紀興。只見一個青衣家人走在面前，說道：「家學士老爺在後所，因看見小相公少年。」

儒雅要請去會一會趙如子忽然聽見暗想道主人與我素不識面為何請我因辭說道我乃返路間人因聞貴園名勝偶爾隨衆一遊並無介紹怎敢進謁夫人敢煩管家代我回覆一声青衣家人道家老爺甚是愛才今既已看見小相公儒雅風流諒是多才定要請去一會怎肯等閑放過趙如子還要推辭早又是一個披髮童子走來請道家老爺立候相公去一會趙如子見主人再三邀請無可奈何只得隨着家人童子走了進來緣走到塔前早看見司空學士行到方中立在廳前迎候趙如子見主人有禮忙趨到所前深深一揖道晚生小子孟浪遊園正愧唐突有罪乃反辱名賜登龍何幸如之司空學士連忙答禮道声氣未通本不當輕屈識荆然珠玉照人又不忍失之當面故不避小嫌率爾邀駕今幸得親丰範方遂鄙懷揖

畢拱入所傍一間亭子上來原來亭子上已先有七八個少年書生坐在裡面又一個門客陪着衆少年看見司空學生又邀了一個少年書生入來遂俱立起身來相見相見畢各各叙齒坐了左右獻上茶來茶罷司空學士因問趙如子道尊兄既蒙賜顧台姓貴表并尊居萬里見教趙如子因打一恭道晚生趙白賤字非玉借居縣前觀音庵裡匆匆不及脩刺為罪司空學士听了大喜道好個非玉趙兄連城妙境果然非玉之可比司空學士一面說話衆家人早一面脩了三四個攢盒酒脩在亭子中間司空學士就邀衆少年去飲趙如子因同衆少年辭謝道輕造寶園得親芳菲已自過望怎敢又叨盛款何以克當司空李士道兼園得蒙諸兄過賞三徑生輝草草薄醪聊代賣漿之敬衆少年見主人多情只得叙坐而飲正是

人為

看花雜商來 花因客賞更爭開 誰知詩酒留連意 却是東
君暗選才

你道司空學士為何設酒留衆少年而飲原來司空學士有一愛女
年方及笄欲選一婿以坦東床之腹一時未得其人故借此遊園之
便叫家人只檢少年人物風流者請來一會再托杯酒盤桓以探其
有才無才暗為選婿之地已非一日故這日又邀了衆少年到亭
子留飲到微醺之際司空學士因說道我學生最愛詩酒今既賴
花鳥與春光有灵得屈諸兄如此小酌可謂有幸矣然人心苦不知
足更欲邀諸兄少留數行珠玉於筵間以志一時之勝不識諸兄能
忘主人之不賢而概賜一題否衆少年正飲得興頭忽見司空學
士要他們題詩便默然皆不出一語趙白看不過只得答應道詩酒

乃文人之衣食有何不可但恐巴人下里不能入陽春白雪之目故諸兄逡巡不敢耳司空學士听了大喜道金玉決不作瓦礫之鳴諸兄若肯賜教自在漢唐三百之上我學生也不敢輕听請先飲一巨觴以代洗耳何如因叫家人篩了一大爵拿起来对衆人一飲而乾道我學生量本不洪勉飲此者聊以表求教之急耳衆少年見司空學士喫了酒苦逼題詩知難回他却又自做不出只得同推到趙白身上道趙非玉兄既以詩酒為文人之衣食應有佳句以應司空學士之命且請先吐瓊瑤以謔詩興或者晚生輩得其鼓舞以步後塵未可知也司空學士細看衆少年已注意趙非玉如孤鶴之在雞群一時不便單索他題得衆人一推便乘机說道既諸兄同推非玉兄則非玉兄之珠玉不容再秘矣但無空求之理因叫家人奉酒一觴

以潤詩筆又各斟一杯以陪又命家人送上文房四寶趙白一來也要試才二來面皮怕羞也回不水因受了道既承賢士人之命又辱諸兄相推安敢固辞但請司空老大人命題司空學士見趙白竟不推委滿心欢喜因說道非玉兄美少年自具新穎之才若出一陳窗之題便不足以窺其妙衆少年俱贊說道老學士所論最為有理且請教題詩如何便不陳腐司空學士道我想禽為與人同情人既願得佳偶物亦宜然故我學生欲將薦求友三字為題以求非玉賜教不知如何衆少年俱隨口贊道好一個薦求友又恰合時令正好索趙兄佳句趙白听了也不贊好也不道嫌也不推辞但默拂開一幅花箋提起筆來輕而寫先寫題道

賦得薦求友以應司空老學士之教

春情悄悄，逗芳心。逗得黃鸝也不禁。只覺自孤花外轉，不知誰是柳邊尋。愁他無意藏嬌舌，咲我多情空好音。倘得交，還噤，雙飛雙宿過春深。列眉村晚學趙白非玉氏題

趙白題完隨即雙手呈與司空學士道：「俚言聊以塞責，污目之罪萬望見原司空學士見他落筆便寫，先已驚倒。及見他頃刻做完送來，便覺駭然，接了展開一看，早吐舌道：「清新俊逸，原來非玉兄是個才人。再讀到中一聯，一發贊不絕口，道：「意中意外淺，深，無一字落人齒牙，真匪夷所思。及讀完結語，不禁拍案大喊道：「幸今日無意中得遇非玉兄，這等仙才真快事也。叫家人斟了一卮酒，親自出席送與趙白道：「趙兄美少年相，去二八也還不遠，能讀書，兒何就能如此風流儒雅，真是天聰天慧，使人起敬。趙白听了忙謙說道：「後生小

子孤陋之學荒誕之才只合弄文村野怎敢當老先生如此青目不
勝內愧司空學士道我學生豈妄諛人者趙兄佳作不獨清新占菊
苑之高而又嬌艷奪香奩之秀寔非等閒所能及也又讀一遍又贊
賞一回方傳與眾少年道請諸兄一看以為何如眾少年彼此傳看
無不交口稱揚趙白因說道小弟拙作無非拋磚後來居上還望諸
兄揮灑一番以形予醜眾少年因辭謝道趙兄珠玉在前小弟竄縱
搜索枯腸亦自慙形穢矣此時司空學生一片神情已經注在趙白
身上料想眾少年沒有人勝似趙白故不復索眾少年題詩故眾少
年痛飲了一回遂各各辭去司空學士也就不甚苦留任他去了惟
趙白起身了三四遍司空學士只是不肯說道天色尚早還有一事
要求教趙白因又辭道晚生天性原不善飲今飲醇過多不獨心醉

身已醺，無主矣。司空學士道既是趙兄不欲困于酒，怎敢相強。因立起身來，且到內書房去。煮茗解醒，何如。趙白心下雖要脫身，當不得司空學士殷款洽，一時難於苦辭，只得隨他。又到書房中去，只因這一去，有分教：花有清香，月留淡影，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二回

青眼誤借彈詞款婚姻

俏心深偷和詩送消息

陡遇奇才醉心已注紅絲，欲縛相稱譽。苦辭寒素，劣書生齒牙。齒逗清新句。試問誰傳謙言有孺寸心，已肯陳蕃寓憐才。默吐動才人影兒，留下從容去。右調踏莎行。

話說司空學士見趙非玉少年人物風流，又且詩才高妙，意有所屬，故苦，又留到書房中，叫家人煮茗解醒，與他攀談。趙白恐怕露出

本像來几次起身要辞去司空學士因又留下道學生再三留趙兄者盖有一句心腹之言欲與趙兄商量不知可敢唐突否趙非玉道老先生有何教諭晚生自當拱听司空學士道我學生有一小女今年纔一十六歲若論姿容我學生也不敢自譽薄、還有可稱頗為愚夫婦所鍾愛往々蒙同官親友來求因富貴中統縲居多無一人可稱王謝故紅絲赤繩尚懸而有待今見趙兄少年風流儒雅又慧才天縱洵當今之荀倩也天使親接芳青未免動一企慕之心故勉強流連欲有所請不知寒門弱息可能少留趙兄之意否趙白听了暗咲其誤却只思量脱身因忙打一恭道山野小子只合求偶村姑怎敢妄想天姝仙子若蒙格外垂青真不世之奇遇也安敢自外但今日已久矣敝寓觀音庵尚遙々數里且警告退容詰朝齋沐再請

何如司空學士听了大喜道趙兄既不鄙夷推拒則爾我一家荒園雖陋豈無一榻以留賓何必匆匆而去不暢所懷趙白道主人投轄固是深情但恐陳蕃之榻非坦腹所宜居还是辞去再謁不至涉於流蕩司空學士听了愈加欢喜道趙兄不獨才美風流而又能持身以礼真快婿也趙兄既欲辞歸不可不帶春色况天色綵昏歸途咫尺不妨盡醉因命家人去重脩酒趙白復辞道晚生初至貴地昏黑路生恐涉屢不便司空學士道這個不消慮得縱使深夜亦自有灯火有輿相送正說不了家人的酒樽早已取至趙白竟辞不脫只得又復坐下对飲、不得教杯趙白又要辞去司空學士笑道趙兄苦不肯飲想是少年重於声色不喜靜飲我學生有一小婢名喚小紅慣彈琵琶待我喚出來彈一曲以侑觴或者趙兄肯開懷遂一

面命家人去叫趙白忙辭道蒙先生懷情已勝於公瑾醇醪十倍豈
在声色但恨溝壑易盈萬里垂諒司空學士又咲道此豈以趙允重
声色哉不過借此欲留連趙允耳正說不了只見家人已喚了一個
小女子出來只好十二三歲雖當頭挑起一個鳳翹却四圍髮尚披
肩身穿着一領淡々黃衫單上個綉花比甲紅々白々打扮得十分
俊俏手抱着一面小小琵琶剛走到前面司空學士就分付道我
你出來非爲別事只因這位趙相公不肯吃酒你可細々彈一曲好
琵琶與趙相公听若是彈得好奉得趙相公一杯酒我就賞你一顆
珠子你若奉得趙相公十杯酒我就賞你十顆珠子你若不是彈得
好奉不得趙相公酒我就要罰跪了那小紅領了學士之命因放下
琵琶忙斟了一大杯酒双手送到趙白面前放下因說道趙相公請

酒待婢子彈一曲奉侑但彈得不佳趙相公休笑趙白接了酒忙說道酒我自飲琵琶固所願聞然怎敢勞動趙白一面說那小紅取了琵琶輕々彈動低々唱道

山坡羊變調

郎君俏郎君俏不

脂不粉偏勝如花貌如花貌宜嗔宜喜還宜咲一臉兒盡皆文字嬌滿身上都是風流竅花見了早魂消鳥見了應驚叫人見了誰一個不心歡樂若是肯相隣情願與他同偕到老

那小紅口中唱手中彈齒牙之音又嬌絃索之声又俏緊一陣漫一陣踈几声密几声殊覺動情趙白听了極口稱贊小紅唱完立在面前催酒趙白雖量不加然到了此際只得勉強飲乾小紅見酒飲乾因又斟了一杯奉上依旧又取琵琶去彈趙白連忙止住他道佳音妙手非不傾听快心但恨賤量不勝杯斝焉敢復勞那小紅那裡肯

听他說竟撥動琵琶嬌，媚，又彈唱了一曲，彈唱完便立緊催酒。趙白寔不能飲，因再三推辭。司空學士听了，因詳說道：趙兄既量貴，不欲多飲，然詩才高妙，除非賞一首彈琵琶詩，則又勝於飲酒多矣。趙白听了大喜道：若蒙免飲，情愿獻醜可也。司空學士見肯做詩，更加欢喜，因命家人奉上文房四房，又叫小紅立在面前催詩。趙白遂展開花箋，先寫題目道：贈紅姐彈琵琶 其一

花前覓念奴 江頭憶司馬 既愁彈者稀 又慮知音寡

其二 春風起纖指 明月滿懷抱 尊前倚醉聽 只覺絃

声俏 其三 齒音鶯語嬌 手影花枝倦 最是使人憐

低彈不遮面

趙白寫完，就叫小紅送與司空學士。道：醉後散言，聊以免飲寔不足。

以盡紅姐之萬一幸勿見呵司空學士忙接在手展開便讀繚讀的
兩三句早見他滿臉都是笑容及讀完了因贊美道可惜非玉兄生
在今世若生在唐時豈容太白獨擅清平調之名若論此詩之妙該
賀千鍾無奈非玉兄苦推辭若竟不飲豈不辜負也罷也罷今止
奉十杯非玉兄止飲三杯做我學生不着代飲七杯何如隨叫人斟
上趙白見了忙推辭道三絕原不成詩止不過為免飲強呈醜耳既
呈醜又不能免飲則呈醜之謂何還望老先生諒而免飲司空學士
笑道題詩是免琵琶侑觴之飲既已免矣今之飲是為賀詩如此佳
作若不痛飲相酌則筆墨之氣何能得吐小紅可再彈一曲以侑趙
相公之飲小紅听了因而重撥冰弦低低彈唱道 山坡羊衷調
才情妙才情妙題詩縱筆一似風雷到風雷到起唐跨漢齊周召

一句々無非風與騷一字々都是名和教筆頭尖花正嬌墨池裡
龍潛躍錦箋上亂絲々珠玑落彈琵琶文運交忽然道此風流品
藻

小紅彈完即放下琵琶走近趙白面前催酒道白一面強飲即笑問
道紅姐的佳音妙手固已快心悅耳妙不容言矣但不知所唱之詞
還是旧章還是新製小紅道旧章陳腐老爺厭听婢子所習皆是大
相公花前月下所製之新詞趙白听了一驚又喜因对着司空學士
說道原來紅姐所彈之妙詞皆是令公子長兄之新製晚生乍一傾
听就疑非等閑所及今果出公郎之彩筆古今才美真不虛也但可
恨遠人耳目疎淺又奴々草々不曾請得一見殊固為愧耳司空學
士道小兒司空約雖也從事重門但疎指揮筆墨便思吞吐風雲等

開之殘編遺唾皆不挂其眉睫老夫屢戒之竟不知有最可笑者
今年十九婚已及期而朱門嫌其無寔美金屋疑其徒虛名媒妁紛
紛一不應承而轉托名游學東西浪行欲訪芣羅之旧迹覓桃葉之
遺踪今竟不知何處痴顛之狀豈不令識者胡芦可惜不曾見得趙
兄若見了趙兄年又少他才又勝於他人物又秀美於他自應心
折而不敢作狂奴故態耳奈何偏相左可謂無緣趙白道俗言現
於海者難為水令公即天縱美才而尋常韞線固難入眼何況晚生
又襪線中之一線焉敢妄視芝蘭然不親芝蘭不知香之幽永今雖
雖不能面識荊州而笥藏之珠玉借觀一二猶識荊州也不識老
學士肯賜一覽否司空學士道小兒才雖謏劣而揮毫敏捷吟咏寔
多老夫恐益其狂每置而不覽故無以應教若不遺詩非小兒書房

中紫頭壁上定多存者趙兄何不下榻於此或或醜細覽而定之使彼知所從適則受益多矣趙白以此來原為訪一前听琵琶二朝風流香艷私心已動後又見司空學士數其恃才之過若非才美則何所持又未見其人因索其詩既許觀詩又何辭下榻因乘杭答道下嚶鳴之榻覽切磋之詩穿後學快心事也但孟浪遊園不勝唐突一罪也過叨杯華日暮不休二罪也今載枕籍五車縱觀四壁芻蕘小子豈不犯分三罪也况無端入室枕秘密窺餘罪擅上恐觸公郎之怒寔不便送命還是誓且告歸再來為正司空學士咲道書房乃補讀之所又非內室學者共此斯文又何秘之竊况父留之賓豈避於子且小兒雖傷於狂傲然狂傲者皆不生敬畏之人若見了趙兄詔一片服膺愛慕之心又過於老人趙兄明日相會自知趙白道老先

生既版之垂愛小子小子若再苦之推辭便是自絕於天了况婦途
八夜寔不便行只得要大胆措寓了司空學士听了大喜道趙兄既
肯下榻快心事也須秉灼春圍以观桃李之夜粧為何如此時趙白
面前賞詩之三杯酒初苦醉不飲後又談及司空約之才美情有所
注又因紅兒在前低之催促早不知不覺已飲乾七八司空學士見
了大喜因又叫紅兒辦新詞奉酒說之笑之直吃得趙白果有九分
沉醉之意方叫家人移灼送趙相公到大相公書房裡去宿正是
蘿善纏兮藤善牽 東邊忽接到西邊 此中雖說無援引 照

照生情信有緣

趙白到了書房中見其詩書滿架琴劍分懸案頭的玩器與四壁圍
畫甚是富麗真令人觀之不盡賞之有餘然而趙白的意不在此單

看司空約的佳作觀看或詩或賦見了凡首雖迥不相屬然詞意清
新俊逸無一句一字襲人齒牙吟咏數遍甚覺快心董子又送上茶
來吃了兩杯一時沉醉不覺盡醉不恐就寢因而撥案又將案頭的
篇章細細檢閱忽在書中檢出一副錦箋那錦箋上有七言律一首
細細看去題目却是 初美 曉色花柳不溫存 慶云風流
是鶯痕 醒眼看昏真入夢 驚情若完假銷魂 容珠閉月焉
生愛 盼不睡青誰感恩 橫塞朱門與金屋 不知何處守離

村

趙白細細看了兩遍又驚又喜因而暗想道細觀此詩訪婚親切殊
不減我禪塔但可恨秣馬秣駒徒思好宛偏不識河洲之跡而橫中
有美空輜深山又若無炫售之階却將奈何沉吟了半晌因又想道

此人詩才之美與十九之年已有雄據矣至於人物秀美雖其父繼
曰不如我今想來寔未必不如即使精遊而男子丈夫之去取及不
在此我兩人雖風馬牛不相及今忽觀此一詩未必非御海中之紅
葉紅葉既無傳彼之心則此紅葉又安知不能傳我之心何不知他
一首適個消息使他知香奩尚自有人庶不歎守蘿之不知何處也
主意定了因見前詩之綿箋甚長遂和一律于後先寫步原題前的
香必香奩香自存 豈知花月淺留痕 無因無想休尋夢 不
識木知空斷魂 玉杵搗成仙女聘 桃笙派出洛媒恩 苧蘿
涎慕柔於古 西子而今別有村 列眉村趙如子奉和
題白題完又前後吟誦了數遍原唱既欣賞不休和章亦續而自喜
把玩多時恐書童倚立伺候只得將詩裝在原書中忙上睡了到了

次早起來杯洗畢就即辭出書童忙留仕道老爺尚未起小的怎敢
睡放相公去還求相公少候片時趙白道我候自不妨但恐老爺知
我守候寢之不安轉忙忙為我而起豈不相碍何不待我且回寓去
一看候老爺起身時再來相候庶几兩便書童道趙相公若是去了
就來寢為兩便倘或去後又有別事稽身不得閒來老爺一時要人
却叫小的那裡來尋相公趙白道我初到此間一人不識那有別事
况老爺曾許我有婚姻之約此終身大事也正要事媒作合焉肯自
誤而反有不求之理你但放心原來司空學士與趙白講小姐的婚
姻時這個書童正在傍边伺候是親耳所見的今見趙白說還要
求媒來講親便信以為真道趙相公既是這等說自然是要來的了
請便可也趙白見書童肯此花帶了僕婦轉緩緩的照旧路走出園

來一路暗想道司空學士誤認求婚我昨日滿口應承者只思一脫
身便改換頭面你東我西不復相見無處子言之責何必又頰口角
不料訪婚之詩又出其乃郎多情之筆墨華墨之多情則一片之深
心自在風影中求寔際矧彼之所求又正我之所願售倘同聲相應
一旦成全則鼓鐘琴瑟搃是一家異日何以相見則此時之君子又
不得不早為異日淑女之地一路算定了主意回到庵中忙取了一
幅箋紙題了一首七言絕句於上用封筒封好了交與庵僧道我去
復司空老爺家倘有人來尋我可將此付之一面又稱了三錢香資
謝了庵僧遂叫老家入收拾了行李竟飄然而去正是

誠問遊魚何所求 忽然擺尾忽搖頭 漫誇香餌安排巧 誰
識吞鉤是下鉤

趙如子匆々而去且按下不題却說司空學士自見了趙白以為風流儒雅可煥門楣故苦々留飲以醉其心再三留宿以致其情到了飲完送入書房時自己大醉故不曾分付得書童叫他留下趙相公故次日起身就問趙相公何在書童回說去了因驚問道你怎麼不留下書童道小的留他、說要去央媒來求婚故小的放了他去原說老爺起身時他就來的司空聽見他提起婚姻也信以為真以為必來不期等到午後竟不見一痕踪影等得不耐煩因叫一個家人領了書童到觀音庵來尋問庵僧回說道趙相公早回庵即收拾行李回去了止留下一封字兒在此因取出付與家人道可以此回復老爺罷家人與書童無可奈何只得拿了這封字兒去回復老爺只因這回有分教費盡猜疑奈不透個中啞謎百般揣度看不破暗裡

視閱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三回 趙如子恐錯過兩題句引句 司空約要分明一訪列眉村

行道欲覓嬌娃聘雕鳩空叫声無應慕地暗驚呀枕源路未賒幽

蘭空谷裡彩鳳深藏已尋識若無門教人欲斷魂 古調菩薩蠻

話說司空家人與書童同到觀音庵來尋趙白不期趙白去了止留

下一封字兒與庵僧家人與書童無可奈何只得拿了字兒回後老

司空學士見說趙相公見了滿面生嗔暗想道婚姻美事也從與不

從只消寔說誰來強你為何竟自去了莫非痴心妄想也與小兒一

燈或者別有隱情且看他留下的書上如何說因而封筒折開抽出

書未要看那裡是書却是一幅箋紙上題着一首七言絕句司空學

士忙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憐才既許結朱陳 應為堅持

淑女身

兩榜若標郎姓字

洞房花灼自生香

司空學士看完詩方回嗔作喜道原來不是許婚竟有志功名恐怕
匆草草不成模樣故飄然而去此志士之所為殊可敬也但可惜
彼此許可不曾說個明白既又將詩看了兩遍因又想要道若據他應
為堅持淑女身這句詩看來不獨許可且有劝勉之意在其中斷非
妄言無意者只得留此詩以為證而待之且他薦求友詩上寫着列
眉村但不知列眉村却在那一鄉須等大兒回家與他說知叫他去
訪他還有些細心肯東西尋問想罷只得去開正是 來時生愛去
生嗔 啞謎題詩想殺人 若問眼前蕉與鹿不知誰假與誰真
原來司空學士這個大兒子叫做司空約表字默愛生得骨秀神清
儀容豐俊望之凜凜然使人生敬親之又温温然使人生愛且聰慧

過人在十四歲上就文章出衆案首進了鹿水縣學到了十八九時
舉止風流宛然一個玉人、見了都道是衛玠復生詩文高妙落筆
疑帶風雲人看了盡驚為青蓮再世具此才美故眼空四海看人不
上常、對人說道不逢歐陽脩之主司必不登第不遇西子之佳人
必不議婚以此父親替他議婚皆一概辭了因恐在家父親又以此
事相迫故托名游學東西遊賞因慕西子之名此時正游到西子湖
之上誰知西湖之比西子是贊西湖山水之美有如西子不是說西
子湖就是說西子司空約東遊西遊只見西湖並不見有西子情與
早成了一半再看見香車內緩飄輕薄尽是綺羅画舫中淡抹濃粧
無非脂粉求一春山之黛秋水之眸了不可得賞玩到此愈覺情興
索然欲要回去又恐怕後有絕色一時錯過因而又捱了許久忽一

日遊到以泉亭只見亭壁之上有人題了七言絕句道 誰定西湖
西子名 蓋憐水性與山情 若真要識夷光面 還向蓬萊細

品評

司空約看完暗々喫了一驚道此詩恰像是為我而作不知何人因
看詩尾却寫着列眉村小月老牛馬走司空約看了一遍不禁又驚
又喜細々思量道此詩若說不是為我而作怎我肺腑之事皆被他
道出若說是為我而作我的心事又從不曾告人他怎能知道得這
般親切況且這小月老乃媒人之稱牛馬走是太史公之號又不知
寔是何人這列眉村却在何處與我毫不相關怎詩中有寓指點的
甚是分明真不可解莫非他人之心與我之心暗合這且漫論但所
言西湖徒有西子之名其寔欲識夷光須向蓬萊細訪此言却似確

有據我今在西湖上尋訪久矣並無踪影有意無意但以此詩為讖
且歸去尋訪一番再作區區遂有個打点回處州之意雖說打点而
無奈六橋三竺游女如雲閨人似水朝窺陌上夕覽端 只管耽
閣、不期一日忽遊到斷橋傍邊一個臨湖的大酒樓上只見樓壁
上又有人題了一首七言律詩在上道 好將青眼大開 休

泥虛名想又猜 一日羞花雖是貌 千秋咏雪却須才 但求

彩筆無慙色 莫歎香奩安在哉 四海求皇若無踪 桃花涼

水小蓬萊

司空約看完又吃一驚忙看詩尾却仍是列眉村小月老牛馬走九
個字不禁滿心欢喜因朝着詩深、一揖道此詩我之恩人也再三
指點不啻耳提面命明日歸訪蓬萊倘有此風影若非天意便是鬼

使袖差真僥倖也。算計定了到次日一刻也不留竟收拾起身回處州而去。不數日到了家中拜見父親。司空學士就問他道：「你這些時遊學在於何處？」司空約道：「在於武林西子湖上。」司空學士道：「西子湖乃浙江名勝遊覽的佳人才子半天下，不知你曾訪着幾個佳人？幾個才子？」司空約道：「孩兒要直說父親大人又要責備孩兒狂妄美人無非珠玉裝成名士，盡皆浮詞套習。至於天安國色飽學鳴才，寔不見一人。」司空學士听了大笑道：「你東西奔走却訪不出，就坐在家中到訪着一個年紀比你還小兩歲人物之美如花如柳如金如玉，也不形容他不盡說來，你還未必肯信我，也不說了。」至於詩才信筆即題，却又吐新抽細，匪夷所思。因叫書童取出鶯求友并贈小紅彈琵琶三詩送與他道：「你細看自知。」司空約接在手中，揀着得三五句早

驚得吐出舌來看完了又看直看了三兩過方纔說道若論贈小紅
鞦韆琵琶這三首絕句雖說風流香艷若叫孩兒屬和尚可勉強支持
至於鶯求友這樣呀物題目却做得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出神入化
真令人閣筆甘拜下風矣司空學士听了大喜道我兒你如此說來
還可謂之服善但你一向不服人者是無人可服耳我前日因見這
趙白人物風流才情敏捷為你妹子動了個選擇之心我因留飲與
他言及婚姻他已滿口應承不知為着何事到次日竟不別而行及
我着人到寓處去尋問他去便去了却還留下一首七言絕句回報
婚姻之意因又叫人取出與司空約看司空約看了道報婚姻已甚
明白但不知忙忙而去却是為何司空學士道我正為此蓄疑一時
分想不出今喜你回來家了可為我細細一想司空約應承道容孩

兒慢、想明回復父親司空學士道既如此你且去歇息司空約出到書房中坐下且不想趙白為何而去且先想這列眉村却是何處怎西湖上二詩寫着列眉村為何家中几首詩也寫着列眉村莫非湖上之人題詩就是家中這個題詩的趙白若說是一人地方相去數百里時俱不久怎麼分身得未若論是兩個怎麼恰恰的都住在列眉村真令人不可解想了半日再想不出只得丟開到晚間吃夜飯又吃了几杯酒微帶醺酣之意因想道才子雖說難得今却又有這個趙白怎女子中訪來訪去竟無一人真可嘆也因持起筆來要做詩感慨忽然想起我前日已做過一首夾在書中不知是怎生用意今已妄記若要再做不至雷同方妙因在書中檢出打開一看不看猶可看了忽吃一驚只見詩後早有人和了一首未看詩先看和

詩是何人恰又寫着列眉村趙如子及至再看其詩中微意却是爭
作人自有而深訛他不知訪來看、詩又想、緣由却沒頭沒腦弄
的滿肚皮都是狐疑因查問館童道我不在家這書館中有誰來往
怎連我做的詩都被人偷和了去你竟不知道館童道書館中並無
閑人敢入止是數日前老爺留趙相公宿了一夜他便東看、西看
看若說偷和詩除非是趙相公再無別人司空約听了又暗想道他
既曾留宿於此這和詩自然是無疑但不知為何不寫趙白又寫
如子或者如子就是他的別號他詩結句又明說出西子如今別有
村若非果有其人怎好如此下筆但湖上二詩又指点我到蓬萊去
尋訪莫非這列眉村就蓬萊左邊兩處詩意勸我尋訪若有同心但
不知小月老牛馬走又是何人想了半晌忽然有悟道原來小月二

字再加一走字原是一個趙字其餘無非助詞使人猜疑如此看趙
末則兩地之詩提是姓趙之人在我司空默愛可謂大有情矣既時
暗為我用情我若漠然不知雖辜負了他一番用情也還於心無愧
今既察出其情而不知感激又不能尋他一謝則草木之不如矣怎
還敢以才子自負而妄想佳人以為婚好細美將來湖上之小月
老既是和詩之趙如子和詩之趙如子既是趙白小月老與趙如子
既屬風影而趙白雖不知去向却寔有其人為今之計只須尋訪趙
白此事方得分明欲尋訪趙白只須查着了列眉村方有著落美計
定了因叫一個能事的家人去訪列眉村在於何處家人去查訪了
兩日方纔回來報道城中地方自無村名鄉下地方推有都畝好查
若問村名知者甚少小的再三訪問並訪問不出今早在縣前遇着

一個交錢糧的老人家問他列眉村地方知道往東南上去約有百
里以外是三十五都二十七番地方直在蓬萊山背後俗名叫做趙
家坳列眉村乃古時的名號故近日後人知道這老兒說便說得有
些相似却不知是與不是小的欲要自到地頭去訪問明白來回漢
往回却要兩三日二夫恐怕大相公等的心焦故先來說明然後好
去司空約所見說在小蓬萊山背後又聽見說是叫做趙家坳十分
中已有八九分對帳便滿心欢喜道這老兒所說大約不差不消又
費兩番手脚你明日可叫人備馬就跟我同去罷家人答應去了正
是 情急心忙處 渾如箭在絃 千重與萬疊 恨不一時穿
到了次日司空約起個絕早竟騎一匹快馬帶着家人出城望東南
而來家人得了底脚一路上問一聲列眉村無人知道改口問趙家

坳無人不知故一村一村問來皆不曾差錯曉得馬快急，趕到趙家坳天色早已昏黃，矣就在村內尋個人家借住了急，收習了夜飯吃而鄰下人家俱已閉門閉戶矣無人訪問只得睡了到了次早一起來就先問主人家道你這地方有一位趙相公名字叫做趙白瓏是非玉我特來拜他你可知道住在那裡主人道我這趙家坳雖說姓趙的頗多却都是種田務農之人連讀書的也無一個如何得有趙相公與相公往來莫要差悞了不是這裡司空約道明明白白，是這列眉村列眉村既是趙家坳怎麼得差只怕這村裡趙姓人多你還知道不盡主人道這地方又不是通衢活路有人搬米移去或者不知道這山坳裡人家都是積祖相傳不增不減有數的人家某人叫甚名字某人住在那裡某人是長一輩某人是小一輩某

人鋤那一塊地某人種那塊畝田就是另分出一房或是生了一個或是死了一個也是都曉得的怎麼出了一個讀書相公驚天動地反不知道相公若不信我的言語請吃了飯再細到別家去問司空約听了說竟呆了不好再問果然吃了飯帶着家人又到各處去訪問誰知或東或西四下裡都問過盡皆回說我這鄉村中都只以耕種為生並無一個讀書之人就是偶然天生了凡個識字的能人也只好認得百家姓與上大人罷了怎麼敢稱相公這是斷乎沒有的相公不要空費了神思氣力只怕這個姓趙的不是趙家坳人不是說錯了就是听差了還湏回去問個明白方纔好尋司空約尋了半日並無踪影一團高興掃得冰冷只得回到主人家叫家人沽了一壺村酒悶得吃得爛醉滿肚皮無聊漫處發泄因叫書童在

拜盒裡取出筆硯來磨濃了墨就在大牀傍一個小庵前一堵粉壁
上題七言絕句一首道 既吐情絲百尺長 應傳消息付春光
如何訪過蓬萊跡 不見菀花流水香

訪友不遇黃嶽司空約默愛題

題完了又自讀了兩遍正低徊嘆息忽見箇長鬚道奴手托着一個
方盤却供養着一尊小小的鬼谷子的神像一双手裡拿着一個
課筒搖來搖去口裡念着吉凶有准禍福無差在面前走了過去司
空約看見忽觸着心事因叫住他道老師父可替我起一課那道人
就在小庵前一塊石頭放下盤兒取出課筒裡的三個銅錢遞與司
空約叫他向天禱告了然後手裡搖着口裡念着先排成了內象三
爻却是折單一個巽卦又搖又念後又排成外象三爻却是單

單一個乾卦合起來却是一個天風垢卦因問司空約道此卦相公
要問何事司空約道我自郡城特來到此要拜訪一個朋友却再三
訪問不出不知有此人沒此人是此地不是此地不知還是說差了
還是我來差了老師父替我說個明白道人道此卦應爻甚旺其人
如金如玉怎說沒有不變不動正是此地說的也不差你來的也不
差但此垢卦婚姻之卦也相公此來談為婚姻怎麼說是訪朋友若
是訪朋友便陰陽相左自然不能相遇却喜青龍持世伏變六合今
雖不遇終須大遇斷不可因今日之不遇懈怠尋訪之心司空
約道此來雖說是訪友訪友之情却寔是為婚姻見道人起課說着
了他心事不勝驚訝因說道我來訪友者原為婚姻也今既訪友不
遇只怕這婚姻就要錯過了道人道垢者遇也原該相遇因被日

神冲破了故遇而不遇然日神之冲不過一日垢之終身直包些身
那裡得能錯過錯雖不能錯過但伏而又伏冲而又冲變態多端一
時不能即合須寬心待之又上緊求之方萬、無失還有一說性
卦官鬼為媒若金榜題名戴了紗帽去求更妙司空听了滿心欢喜
因叫家人稱二錢銀子謝了道人然後又復到主人家裡此時心下
稍、寬此因叫家人又沽了一壺來想一想吃一杯又吃得半醺情
興復生因又叫家人移筆硯依回到庵前粉壁上題七言律詩一首
道 舒眉尋訪且勞神 啞口周旋更苦辛 雲裡月光明又暗
鏡中花影假还真 無端指引偏憐我 有意相親却哄人 若
慮不堅忍試驗 千迴萬折不嫌煩

題完詩要回城晚了只得又在主人家借宿了一夜到次早方纔謝

別了主人回去只回這一回去有分教柳無條而天色花不見而生香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四回 趙如子苦留意再題句引句 司空約不放心二訪列眉村

三番四裏明勾引神交題尺風流蘊消息倩東風知音耳早聰。

尋踪重再訪姓字非無証顛倒小蓬萊春光梅已開 右調菩薩蠻

話說司空約親到列眉村尋訪趙白不遇回到家中沒頭沒惱又不
好回稟父親欲要丟開又因起課的說後來大好又不敢放下每日
思々美々甚費躊躇且按下不題却說趙如子自在司空學士家辭
出因他求婚便要脫身回去只因又見司空約的求美詩又風流又
有深情屬意其人故悄悄的和了一首透個消息使他好來尋訪又
打听得他處州本鄉本土沒有絕色又慕西子湖之名故托名游學

竟到西湖上去尋訪恐和詩中這個消息一時不得到他眼耳中做他湖上別語了配偶則我和詩這番情況豈不虛費且我回家株守空山毫無用處且西湖天下中名勝既要在詩文中弄風雅則西湖咫尺安可不到若憲改裝怕霧我想一處不霧則處處自然相同借此訪他也到西湖上去一游不但觀覽風景倘能遇巧再透一個消息與他也是一件快事其計定了遂催了一隻小舡而去不數日到杭州就在西湖上租了一間小小的寓處住下也不訪僧也不交友每日只是獨往獨來流覽那山水之勝只見寶馬香車三竺六橋的遊人不絕彩舟舳舳裡湖外湖內的鼓吹不休人千人萬怎能得知司空約在何處這個消息却怎生傳遞想求想去這想出個象中傳信的箋計來故題兩首挑逗之詩一首七言絕句寫在冷泉亭

壁上一首七言詩寫在新橋的大酒樓上看不出滋味的不過徒讀一番罷了若遇着有心之人觸業其中痛癢便自然閱情要窮源究本初題詩甚以為計過了晷日又不知司空約看見與不看見未免又費躊躇然而無可奈何又因心愛求美之詩注意在司空約身上無心復去他求料難久住也就買舟回去回到處州郡城恐怕撞見司空家人遂不敢入城竟在城外轉了回身看、到列眉村口便遠住下到次日絕早先打點老家人并僕婦先拿了行李回家自己却以為女兒在家無人認得故仍是男裝候天微有亮影便從村口走了入來不期緣走到小庵前早看見庵壁上有人寫了龍蛇飛舞的十數行半真半草的大字在上面心下暗驚道此村壁如何得有文人的字跡忙走近前一看方知是兩首詩前一首是七言絕句後

一首是七言律詩大驚以為奇事急看是何人所題却又正是司空約名姓吃了一驚不小因想道如何反在此題詩驚疑不定只得細看詩看完了詩參詳詩意方知司空約兩看消息俱已傳到故來追求尋訪恰又不遇因而題詩致意趙如子看得分明不禁滿心歡喜因又看一遍點將詩記了不敢久留遂忙走回家去却喜山野僻靜竟無人看見既到家衆家人婦女來見畧問家事便先開了書樓走到上面取筆硯將二詩錄出再細玩味因解說道說情絲百丈長與無端指引是指西湖上二詩而言也他說啞口周旋是感激我暗題詩也其餘桃花流水與明暗假真哄人諸句方是不遇而少致其怨我前一見他求美之詩做得得纏綿親切便知他是一個有心多情之人今見了我湖上二詩便急來尋訪尋訪不見便

再三致怨又恐我是試他不堅復自表其誠若非多情若非有心焉
能及此且所題之詩細密如蚕吐之絲清新如澄江之練而筆香墨
綠字可人愈令人放他不下但可惜男女嫌疑難於會面斧柯隔
絕無計開通却如何區處又想道他到此尋訪了一遍見無踪影自
看得從前許多指點俱屬荒唐矣豈不將他一片熱腸都弄冷了為
今之計除非借他試驗之言再通一個消息與他方妙又想道若要
通他消息不須另生枝葉只須將他題壁二詩再和個分明他便不
復生疑了算計定了便先和他絕句道 雖說山長水又長 如

何寸寸論春光

苑花流水依然在

尋着源頭自吐香

又和律詩道

才美雖然交有神

其中滋味半甘辛

花心深

隱休尋錯

柳眼低垂要認真

但願心中知有我

不須牙冷

笑無人 河洲何事桃夭美 全賴東風吹拂頻

趙如子和完錦箋寫出後落款是列眉村趙白秦和司空默爰兄過訪不遇有感之作因想道詩已和了寫已寫了但怎生能教到他眼中若要又改裝自到郡城去尋門路只覺得太自輕了欲要托人寄去却又並無一個往來之人欲要叫老人家送去又怕露了行跡被人跟尋將來窺見底裡欲要借名投了進去且就走開只覺躲躲藏藏不甚公龜尋思了半晌忽然有悟道我有主意了只須叫老人家送到前番寓的觀音庵裡只推說不認得的司空學士家裡轉將寺僧送去便來委任情而不相碍矣美計停當因將和詩用封筒封好上面寫着送司空太相公開拆又注着台字默爰又分付了家人這書可交與庵僧收了你即信走了回來不再又被人看見老

家人領命而去到了郡城此時是五月天氣日子漸長到了觀音庵天還不晚恰遇着庵僧就取出封筒來遞與庵僧因說道我家相公向日在此打撓今有一封書兒要送與司空老爺家大相公因我認不得他府上住在那裡欲求老師父着人替我轉送去去明日我家相公來批謝罷庵僧接了書道不打緊明早就替你送去你相公兒時未天將晚了你就在這裡住了罷老人家人道相公也要就來我還有事要出城遂忙辭了出來別處去宿了正是

明人做暗

事 半露半遮藏 若問能何在 机閉是休忙

到了次日庵僧受了趙家人之托不敢怠慢因自己將書送到司空學士家裡交付與管門的家人道這是列眉村趙相公着人送來與大相公的因他認不得府上故轉托我送來大叔可收明了交了入

去不要差池管門人接了道知道了老師父請司張庵僧自去管門
看得平常只等大相公起來吃過飯方纔交了入去司空劬初接了
也不知是那裡的及折開細看方知是趙白和題牆的二詩果滿
心歡喜仔細看詩見詩休尋錯要認真等句皆是責備他尋訪得
不仔細之意愈加歡喜道如此看起來果是我尋訪得不仔細既是
列眉村沒有個趙白則此三詩却是誰人和的若說這趙白不住在
列眉村為何列眉村口題壁的詩他就看見細想想來還是我前日
粗心浮氣訪得不詳細鄉下人耳目粗淺識人不廣故致我塵往還
了一番轉受人之訛誚倘或再往又是如此却將如何因想起道他
送書來畢竟有人細問其人自然知道因叫管門的家人進來問道
這趙相公送書來的人今在何處管門人回道這趙相公送書人不

曾來是現音庵和尚代他送來的司空約道既是庵僧送來你可去問他庵僧趙相公的管家還在麼如在可同他來我有話問他管家人領命忙去問了來回稟道趙相公的管家因不要領回書故投過書就回去了司空約听了甚是懊悔道他既有人來就該問他個詳細豈不為妙偏不巧又放他去了明日去尋訪未免又要費力因又想到這趙白前日突然去了父親曾命我訪問消息打着落因尋訪不着故不曾渡得父親之命今他既送此二詩來雖还未見其人然二詩具在便是消息便是着落豈可不通知父親因拿了二詩自走到後廳來尋見父親說道前日父親曾分付孩兒想趙白無端而去故孩兒一時也想不出因問明了列眉村即是趙家孩兒因親到列眉村去尋訪趙白再三尋訪只是不見一時心不細因題

了一絕一律於村口壁上以致懷疑焉有之意不期道列看村中原
有個趙白見了孩兒二詩甚是不悅故和了二詩叫入送來與孩兒
深怪孩兒諷之不細一兩說一面就將二和詩奉上父親道請看便
知司空學士接了一看不勝大喜道此是趙生果然之詩其人既果
在列眉村則去不為虛妄矣司空道他去來雖不為虛妄然兒
雖通聲氣却窳未見其本意欲明再再去一見倘前言不與將妹
的婚姻肩申定一番豈不更妙司空學士道我前要你推測者恐
他指東劃西其言不足憑耳今列眉村與趙白其久其地俱寔則金
榜標名與花灼註春一詩亦已置之矣夫何煩再訂再訂反覺多事
况今秋鄉試在途莫若讓他與你鄉試過看中與不中再作道理若
無官去職未免有傷女家之體司空道幼前了道某朝所教甚是且

放下再處遂退了出來又暗想道父親已定者乃趙白與妹子之婚姻也若是趙如子和我求美之說許我西子如今別有村至於西湖上小月老指我小蓬萊之踏分明又是我的一段婚姻却緣現得一影尚不知形在何處若不急去訪豈不失之千里就是趙白兩首和詩說刺我訪求不細心亦無非還要我去重訪耳測其要我重訪之心未必正圖一識其面一叙寒溫耳定然有美玉鑑於積中要人識取耳我若茫茫漠漠不知領會豈不辜負了他三番四度之深意其人若只尋常也還罷了倘是個絕色佳人豈不自誤莫若瞞着父親還去一訪看個有無好醜也好放心主意定了遂推托有別事又悄悄到列眉村來尋訪消息正是

有消息不煩尋
消息全無怎放心
不放心尋消息在
放心消息竟沉

趙如子得了老人家送去詩的回信以為二詩到了司空約那边定
未重訪要仍與他一個不見面不獨要將他重來尋訪之興掃尺竟
要連後面婚姻之話俱阻塞斷了則從前兩番和詩俱屬無用若真
真與他欣然接見將前後事一一說明又恐怕太容易了使人看得
等閑後來做事便不欽敬便不猛勇只打点取個巧微露半面以為
龍首使他窺見驚喜信以為真却深藏半面以為龍之尾使他
不得見猜疑以結婚姻之大案則從前指點足令人生感向
後功名又不敢不勉矣這些机關皆是趙如子平時打点在胸中本
自正當其時只得要用却又喜得他恰又有一個寡居伯母王氏又
沒有兒子雖有此田產因所用不多竟不料理耕種所收甚薄與如
子却是親房遇得甚好一月之中到有六半月住在如子家裡見如

子長成日，爲他親事着急，如子因將這段婚姻之事，俱細對他說了，要他作個引頭，又喜得他恰住入村來的大路上，正好挑邀這伯母王氏一一俱開明白了，便回家去日，坐在門前守候，只候了七八日，這日將晚方看見一位少年官人，生得風流俊秀，穿着一身紗衣，騎着一匹駿馬，從村口入來，後面跟着一個老人家，一個小童，子又一健僕挑着行李，王氏看見，知是那一竅便故意現身走到街中，使他看見，此時是五月二十日，家裏耘種甚忙，又天氣初熱，路上行人甚少，司空約遮得村來，便勒馬叫家人去尋，回寓的卡人恰的旧主人夫妻都下困去了，門是鎖的，家人見了，只將向前尋入家，遠遠看見有一婦人，立在街中，因忙走上前，向着那婦人道：「我家相公有事到此，因天晚了，要借你家暫住一夜，明日還謝，何如？」

人故意看了一看道我家又不是飯店如何下客但看你相公是個
貴人不妨得請在老身家下停住即叫家人將行李搬進來那婦人
連忙將茶送上吃畢司空約即問道你此處有個趙白相公可認得
麼趙媽道既有其人如何認不得司空約道既是認得為何我前
次來村頭村尾都問遍了也無一人知道趙媽道這不知定有個
緣故你且說來待我老身與你認一看司空約道這個人姓趙名
白表字非五年紀像十七八歲生得人物清秀就如荀彧一般明
有人為何再問不出趙媽道若問趙白莫說外姓沒人知道就是
我老身同一姓姓也不知道就到家講上去查也沒個趙白相公又
說定有人難道是說謊此中差錯有個緣故司空約道有甚麼緣故
趙媽道見教趙媽道待我親與你訴只因這一說見面勝似聞名

聞名又不見面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五回

司空約訪假名真着急

趙媽、明勾引細

趙媽、明勾引細

兒女情心腸弄盡機關嬌時露閨中好字香驚喜方知密
久憐知識拜今非少欲窺無計奈如何百丈情絲繞
右調卜算子
話說趙媽、被司空約逼緊要問訪不出趙白是何緣故只得說道
人有真名真姓也有假名假姓若問是真名真姓自然一問就知道若
問假名假姓却叫人如何曉得司空約道一個人斯、文人又不犯
罪為甚改了名姓趙媽、道相公有所不知太凡鄉間人生出來父
母取名多近村俗及長大了要充做文人入城拜客小時的村俗名
字難於出口故改個新鮮名字好去裝模做樣相公若執此假名相
詢如何有人知道司空約聽了沉吟道這也說得有理因又問道若
果係假名這是斷、乎訪不出的了趙媽、避遠也還有問法或是

排行或是混名或是乳名或是小名若與他相厚得知他的這到一間就有人曉得司空約暗尋思道我又不曾與他會面他的混名小名如何得知因嘆了一口氣道我來這一番多分又要落空了遂不復再問連酒也沒興吃只吃了夜飯趙媽就送他到一間乾淨房裡叫家人鋪了床鋪就睡了睡了一覺醒將來左思右想再不能復睡因睡不着只得又想忽想道這趙白非玉四字文雅像是個改的故問不出這和我求美詩的趙如子這二個字雖不村俗却還古朴不像個造作出來的明日問一問看是如何因想出這條問路水心纔定了方又睡着了次日早天一亮就起來梳洗梳洗畢就叫童子入去請出趙媽來先奉一楫相見過就問道趙白既是假名訪問不出且闔開一邊罷了但還有一個姓趙的也是趙媽一

族却定要求趙媽，見教趙媽，道相公既如此下問，若是認得的，再無一個不說之理，不知相公還問何人，司空約道：還要問一個趙如子，趙媽聽見問趙如子，不覺吃了一驚，呆了半晌，不言語，司空約見媽吃驚，像是有點認得之意，不勝歡喜，既他不言語，忙又問道：媽，既認得，萬望見教我好去進拜，為何轉不言語？趙媽道：趙如子，是有一個，只是與相公一天一地，大相懸絕，怎麼無因無緣，忽然問起他來，真不可解。司空約道：他就是前朝宰相的嫡派子孫，我們詩社人家，也可交接他，既多才，我也從事筆墨，怎麼就問他不得？趙媽聽了，不覺大笑，將起來道：相公錯會了意，我且請問相公，這趙如子，相公曾與他會過，西廂司空約見問，沉吟了半晌，方說道：實不敢瞞趙媽，我與趙如子，惟在詩文中往來，可稱神交，却寔

未曾會面趙媽，聽了方咲說道：「這個纔是司空約道趙媽，這等說來定是認得的了。」萬望見教趙媽道：「這個趙如子就是本族趙姓疎遠些，也還有不認得的。」惟老身與他是親房，故知道的親切。但有一說却寔，不敢對相公說明。司空約道：「這是何莫非怪我初到此間，不曾盡得個薄禮，便只管瑣，奉瀆說罷，就要叫家人去備禮。」趙媽忙扯住道：「老身還有飯吃，豈為禮物？」相公既是這等罪我，我老身只得要直說了。因邀了司空約進到內一層，方對低，他說道：「這趙如子不是男人，就是老身嫡親的姪女兒。今年纔十七歲，從來未曾出門，不知相公為何知道他的名字？」諄問及故，老身吃驚。司空約聽見說是女子，不覺也喫了一個大驚，竟呆了半晌，暗想：「道怪道他和我求美之詩親，切許我香自存，西子有村，我還認。」

作別有所指誰知皆自道也皆自荐也這段深情屬意於我真覺花
月留痕之為淺也想到此愈想愈覺多情滿心歡喜趙媽道人身
粗人他的性情怎能深識此皆是含姪女時常對我是這等說故老
身得知傳說與相公聽他的自安自樂老身一時那裡說得他盡相
公若不嫌絮煩待老身畧舉數端說與相公聽着司空約大喜道老
親毋若肯見教勝於錫我百朋矣趙媽道第一是粧盒中脂粉從
來不設又且鬢髮如雲並不屑髻總一總雙髻堆鴉挽一挽盤龍盤
鳳光可照人影能奪目真令人愛殺至於不言不笑氣自溫然言笑
自如而端莊莫犯又令人起敬莫說綺羅生媚就是一件常布之衣
一穿到他身上只覺比錦綉還俏麗三分一隻小腳腳有三寸長行
來穩重絕無燕子輕狂之態畧言其人物雖去是絕世却是天生非

他所能增減這還可解若論性情不獨今人少有只怕古人亦稀見了詩書就如性命看到得意處連飢餓都忘了或是題詩或是覓句一弄到筆墨便終朝不倦午夜無暇若有一字不聚一句不安便推敲再四寢食俱廢必妥必安而後已若做了一首得意詩或得了一快心之句便對鏡中也致喜色夢裡亦聞咲聲沉酣於筆墨如此若是一個男子取功名只須唾手耳就是居室雖無函棟雕探却一塵不染有如仙苑就是一飲一饌雖不烹鳳庖龍即炊藜藿震而精美不減上方就是昨夜供相公的鷄黍也是舍姪女處去移借來的老身家裡莫說沒有就有也不能烹庖遠相公之口相公你道這等一個女子人家娶了去豈不享盡終身之福司空約聽見趙媽說出趙如子許多好處不覺都喜得痴呆了因又問道今姪女既如此才

美自不出鄉為人爭娶畢竟還靜守香奩而待字趙媽道舍姪女
雖生如此却韜光諱彩老身所說的這些好處不獨各村外姓不知
就是左右近族亦知之不細惟我老身與他是至親姑娘姪女也不
瞞我凡事俱細說與我知我總略知一二不知相公有甚前知之
法忽然到此問起他來司空約道有個緣故本該相告但此時礙口
尚不敢輕言且求少緩說罷外面請吃飯司空約走了出來吃過飯
就叫家人封了十兩銀子與兩匹尺頭叫童子拿着依舊走到內裡
尋見道媽與他說道我晚生此來拜訪如子只認如子是個朋友
不妨通名姓進謁不期竟是令姪女弟女嫌疑怎敢妄想本該安不
退回只是我聞如子之名有如春雷灌耳我思如子一面有如太旱
雲霓一時阻隔久便回已是不能計必今之裝若親垂愛指示

許多才美愈令人放他不下欲求老親毋用情又因草草而來不肯
備得一片以申敬不敢輕求今萬不得已先具些須薄禮以表誠望
老親毋存之勿以為罪方敢有請隨叫童子將銀子與尺頭送上
趙媽見了因笑嬉嬉說道相公有何卜付只管說來空當効命厚
賜決不敢當司空約道老親毋若拒而不納便是痛絕晚生使晚生
不敢上請了趙媽道受是斷不敢受相公既如此說權且收下待
事後再返璧罷了因將銀子并尺頭送了入去復出來問道相公寔
寔有何分付不妨直說司空約道晚生也無他請所請者金屋在內
麗人在外無計窺令姪女之一面耳欲求老親毋開恩或所院西子
之紗或所鑿東隣之壁使餓眼微一飽便感恩無盡矣萬望老親
毋見憐而為之設法趙媽聽了直沉吟了許久方纔說道論起這

件事有些繁雜他從小就不曾到門前來須要這浣紗之過不須提
起他住居雖非朱門金屋却也深；數重迤東壁那裡去鑿窺木該
一口就硬；的回了相公但思相公一個貴人再三以礼求我若不
委曲設個法鬼使相公偷窺一眼只覺不安若要為相公弄個巧只
想人口嘴不穩明日舍姪女知道了豈不怪我司空約聽見趙媽
有些口風忙；上前一跪道若蒙老親毋垂憐指示一路出老親毋
之口即入晚生之耳有誰得知應他口嘴不穩萬望老親勿惹趙媽
媽見司空約情急跪求忙咲嘻；挽他起來道見一面雖也快心却
只好當做行雲流水相公怎就這等着急相公既這等着急我老身
也顧不得他怪了但這件事不是我老身誇嘴說除了我老身任是
踏萬重生牢房再世也笑不出甚麼妙計來司空約大喜因再三問

道不知老親母是甚麼妙計萬望見教趙媽。因近前一步低。對司空約說道這也不是甚麼妙計只因你思量要鑿壁却鑿不到的內裡你思量要他出來院紗他却絕不出門惟我老身與他既是親房又過的相好我老身一年四季到有三季住在他家他一月中也常到我家來看我一兩遍相公若要見他只好將我家做個院紗之地庶幾取個巧兒得能一遇司空約聽了滿心歡喜道老親母這一真真神不知鬼不覺妙不容言但不知幾時方能發得誘令姪女到此趙媽道我那好女兒他的性情聰明警察不過我昨日叫人去問他借酒舖去他已知我家有過客借寓他如肯來若要他來相公且速。搬移到別處悄悄去住兩三日不可露影動人耳目老身却假裝有病他自然要來着我打聽定了他來看我的日子我暗

楮先邀了相公來將相公藏在草堂傍邊的柴房裡他來時少不得
要到草堂上來坐相公就可在柴房隙裡飽看子司空約聽了不勝
大喜道老親毋嫌此莫來則我晚生快觀仙姿似乎有三分儀儀但
人心苦不知是既得離又望蜀老親母早間說令姪女沉酣於筆墨
題詩直如遊戲不知到這日可能令他到草堂上弄弄筆墨與我晚
生偷觀其揮灑之妙趙媽道只怕他在家貪戀着詩書筆墨不肯
到我家來坐粘彈說家常俗話若是肯為我來了我先在草堂上鋪
設下紙墨筆硯不消我去開口邀他便自然要題長題短了但他
自題不知是真是舊相公見了未必垂青相公既要看他的才情筆
跡何不先打點三四個難題目待他來時我問他當面做了與相公
看相公方知他才情不虛等閒司空約聽了愈加歡喜道得能如此

又是萬不倖倖了老親母既如此不付我晚生且暫時移去再暗來討信趙媽點點頭道只得要如此了司空約遂忙走出外堂來與家人說道這趙相公既訪不出我們只得回去了家人聽了遂忙將行李收拾起來又將駿馬牽出門外脩了鞍轡司空約假辭謝了趙媽走出門來上了馬帶着家人童子竟出村而去正是明去又明去誰識來明去不明不是三回煮四轉如何顯得出人情

司空約出了村遠處的另尋個人家住下且按下不題却說趙媽說打發了司空約出門便急來見如子將前後事俱細與他說了一遍道如子聽見司空約苦要見他一面至於重札跪求知他是個多情有心之人甚是歡喜又是感激趙媽因勸他道他前來

一箇空了回去已甚苦了今菴若不與他偷窺一面便覺不近人情了趙如子道見是怎麼不見只是一說就見一來似乎大易二來又不知他心堅與不堅還要伯娘善為之詞稍緩他十數日他若甘心守候不生怨尤則其用情不又加一等乎倘躁而急就則又當別論趙媽道啾道賢娃女怎也曲折都一一笑到可謂心細如髮矣既是這等說我只得試他一試看遂辭了回家過不得兩日天已黑了趙媽正要闔門只見司空約換了一身舊衣情情的走了入米朝看趙媽道深道一揖低道問道老親毋打點的事情怎麼了不知可有個定期麼趙媽道見了忙答道事情雖已是穩的但有事耽擱日期却還未定候得十數日方好只怕相公性急等不得却將奈何司空納味道老親毋怎說此話我曉生只愁事有差訛若事可望莫說十

數日便是一月便等一年我晚生也不敢性急老親母但請放心但
前日老親母所說的題詩我晚生已擬了四個在此老親母請先收
下何如趙媽道這個使不得我若收下倘他明日信筆做出你道
是我預先傳題不顯他的才能了相公請原收了到當日臨時付我
可也司空約聽了欣然而去只因這一去有不教美喜碎心才驚破
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不解

六回 窺半面消魂欲死 現全身信筆題詩

詞曰既已漏春光寧不甘心守權宜持正絕無痕線是鶯求友

彤管驟風雲題得花和柳准擬烏紗百兩迎牽盡紅絲偶右調下笑子

話說趙媽以窺壁之日期未定要守候十餘日以試驗司空約之
心堅與不堅誰知司空約甘心守候不生易悔趙媽傳與如子如

了方欣然許見及至定期相見司空約已痴痴的守候了十餘日到
了臨期這一日司空約起個絕早喫飽了就遮遮掩掩的閃到趙
伯娘家裡來趙伯娘接着隨即將他送到草堂西半邊一同堆柴草
的廂房裡來坐下因再三囑付他在內不可聲響司空約應承了隨
即將所擬下的四個詩題遞與趙伯娘趙伯娘接了忙忙出來將廂
房門鎖上此時是六月初間天氣纒熱池內的荷花都開了趙伯娘
叫人採了許多乘檢好的插了一大瓶供養在草堂之上自却假粧
做病後新起的模樣却在草堂傍邊賞玩草堂中間却橫鋪着一條
長書案書案上一頭却放着一方大石硯石硯上却斜橫着一塊香
墨石硯傍却是一個筆筒一個水注筆筒裡却監着三四管毫筆
筒傍邊却是一條書界尺壓着七八張箋紙書案中間却是小古銅

爐現燒香案棹上早放下兩個茶瓶一個僕婦却在草堂上東半邊靠着前檻的壁間煽風爐烹茶事俱端正的只候如姑娘到却不見來因他是自來看病又不好去催只等到將近小日中方纔一乘小轎兩個田夫擡了來因是一家宜擡到草堂前方纔歇下趙伯娘看見忙迎到堂前叫僕婦替他開了轎門請他出來趙如子走出轎來內穿一領半舊半新的白紗衫子因是來問安不好穿白外面却又罩上一領玄色的花冰紗衫子下面穿一條素灑線的荷花裙子却不為金蓮遮掩而金蓮之舉更覺不明頭上烏雲盤成金髻但橫插着一枝碧玉簪兒與一根金挖其餘珠翠並不飾裝望將去竟是一片空青支將來恰似一泓秋水空約在廂房隙裡看見只驚得神魂都斷了身子將酥了早聽見趙如子走上堂來對着伯娘說道

開知伯娘飲食違和三四日前姪女就要來問候不期有事耽擱成
來尋了望伯娘勿罪伯娘道連日身體偶然有些不爽也非大病怎
麼又勞你記念來看我說罷就請他在東半邊靠着書案坐下伯娘
就坐在西半邊陪他僕婦送上茶來他因是一家人又不分賓主又
是時來慣的茶到面前他也不拱不請拿起來就吃僕婦又捧出些
菓子來他也不為禮只檢可口的便吃了半晌茶方放下茶杯說
道伯娘雖感天好了但天氣漸炎還要保重也不可十分勞動伯娘
道勞動是不放勞動但睡在房裡殊覺悶氣心下欲喜出來散去却
愧毫無知識不能開蕪幸今賢姪女來看我正合我意可替我閑談
閑談使我心中爽快如子咲道姪女思蒙幼小曉得甚麼伯娘反要
問我伯娘道諸事且莫論只這兩首詩我見賢姪女朝夕吟哦不去

口其中若沒些會心的滋味決不貪恋若此賢姪女不妨對我說
使我歡喜如子道詩之為教聖賢取其美刺居六經之一其中立意
甚深姪女一閨娃雖曰酷好如何得知底裡既伯娘下問只得竊據
所知者而推測之大都人有喜怒哀樂之七情皆欲暢遂而不欲閉
塞故此有所感有所觸不能一一告人故借吟咏以宣之吟咏不能
遍及故借筆墨以傳之此詩之所以為性情所貴也姪女的性情幼
失父母又鮮弟兄其不能暢遂而閉塞為何如况孤獨一身凡有感
觸又無人可告若不於長吟短句中發泄其一二則此喜怒哀樂之
七情不幾枯死耶故姪女於朝夕間吟咏不釋者非博名高不過欲
救活此七情耳伯娘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賢姪女今日的七情還
是死的還是活的可要救；如字聽了不禁也笑將起來道姪女的

性情今正在半生半死之際伯娘若有意垂憐替姪女故，也好伯娘又嘆道我心雖要救你却恨無妙藥今喜得半月前有一個少年過客在此借宿他想了姪女之病口裡不住聲的吟哦臨去匆匆却遺下一個題目的藥方在此我老身不在行不知好與不好賢姪女可看，若不大浴可發興題他幾句與我老身看，，我的心眼也不辜負你來看我一番如子道題目在那裡伯娘遂在銅界尺壓的箋紙下取了出來遞與如子看了見一個是落日池上酌一個是清風裊下來一個是荷風送香氣一個是竹露滴清響俱是賦体如子看完十分驚喜道此詩人美題也又合時宜只得要奉伯娘之命了遂移過筆硯來就有個要題詩之意伯娘忙止住道且慢吾聽見人說李白清平出之醉後張旭露頂方傳草聖豈有個香奩生

韻形管構思而無一卮潤，筆墨之理一面說一面僕婦子拿出一盤家常的菜品饋饌來擺在案上，又一個僕婦便斟一杯香醪奉上。又斟一杯與伯娘相陪，如子雖案杯在手微，而飲因屬意在詩上，便不甚說話，飲不到兩三杯，胸中詩興發，作便推開了面前炒香筆物，取過一幅長箋來鋪在案上，忙舒纖指磨起墨來，提起筆來輕揮，酒有時免起，有時鶻落，有時停毫而注想，有時淋漓而縱橫，有時得佳句喜而啣杯，有時搜枯腸空而闌筆，題詩之幽情俊態無不堪。画堪描，伯娘坐在傍邊細觀，看見他風流百出，還打帳催熱酒來助他之興，早見他喜孜孜，放下筆對伯娘說道：「幸不辱命，伯娘見了大喜，因說道：『賢姪女題詩怎這等敏捷，可惜你伯娘是個土木偶人，全不知味，空費了一番心想，說便這等說你，既如此做了，也須朗讀。』」

一遍與我聽；使我病本霍然也不枉了賢姪女來看我一番如子
四詩做得；意正要吟味一番宣暢其妙恰值伯娘叫他朗誦正合
其心遂取起詩箋來先念題目後念詩念一句就解一句直將詩意
之微妙都解得出來連伯娘聽了也有眉歡眼笑以為精妙入神如
子正要高談闊論使人傾聽此時六月不期一陣狂風吹起一天黑
雲欲做大雨之意兩個擡轎的田夫忙；進來催道天要下大雨了
快；回去罷再遲了便走不及要住了如子聽了便立起身來看；
天道這雨只在頃刻了伯娘只好再來看你了伯娘恐怕留下他遇
着雨許多不便只得聽他慌；張；上轎而去正是 病裝邀至誰
人力 雨意催歸却是天 若不濟；還轉；安能成就好姻緣
如子去後趙伯娘方開鎖放了司空約出來司空約走到草堂上一

聲不做先深，的向着趙伯娘大拜了四拜。趙伯娘忙，扶起他來。道：這是為何？司空約道：我司空約虛生了十九歲，無一日一時不思量美人與才女，却不曾見一個不塗脂粉之佳人，與一個拿得起筆來的才女。每，嘆沉魚落雁，俱是謊說。咏雪題蕉，無非虛言。若非老親母今日開恩，使我鑿東壁而窺，那裡得知人世上原有如此之美人。這般之才女，今日雖死，也不為虛生了。趙伯娘聽了，就讓到如子坐在位上，坐下，咲說道：相公一個大貴人，怎說些小家子話。今日舍姪女人，雖看得不明了，只怕詩是遠聽，不仔細，幸得方纔慌張，而去詩稿，忘在案上，相公可再細看。果是如何？司空約道：詩稿我見令姪女，攢在手中，只道他帶去了。正要托老親母暗，抄來，不期遺忘在案頭，真快事也。忙，取過來，再細，一看，只見第一首是：

賦得落日池上酌 影轉炎終去 萍開風早來 思涼先到酒

手滑已擎杯 水氣夕如動 荷香晚更催 快心深淺酌

未使玉山頹

第二首是賦得清風松下來 蒼陰聊偃息 涼氣正颼々 觸耳

帶濤意 拂衣飄翠思 阻礙吹欲鬢 隔葉到何遲

起立

就高枕 炎煩了不知

第三首是賦得荷風送香氣 忽從蘋棹起 悄々竊蓮心 投魚

宛知已 遺芬如惠音 戴人情不淺 撲鼻意何深

只恐

南薰息 池空沒處尋

第四首是賦得竹露滴清響 夜氣濕蒼翠 滿林垂綠珠 凝枝

停木鐸 漏籥咽銅壺 冷韻嫌泉急 閑聲厭雨粗 此君

天籟靜 聽有只如無

司空約看完了又看直喜得滿臉笑却堆將下來道古來相傳才女之詩不過一句一聯而已從未見賦體之詩頃刻之間竟做了三四首者且無一字不香不艷不切於題誠詩人中之大匠也怎敢人不敬之愛之而痴心妄想也此時案上簪核尚未收去趙伯娘因叫人送上酒來道相公若不嫌殘請飲一杯賞；四詩何如司空約接了酒道仙人餘瀝勝似瓊漿這明愛我何敢嫌殘同一飲而乾僕婦斟工又飲而乾於是看詩又吃了；了又看一霎時就是十數杯直吃得醺然忍不住又出席向趙伯娘一跪道我晚生有一句不知進退之言要求老親毋垂聽不知可收上告趙伯娘忙扶他起來請他坐下道既已相知相公有話不妨直說司空約道我晚生雖幸幼

不才却愛才有如性命一向無人尚奔馳四海去訪求今既見了令
姪女西子復生之仙貌杜陵再世之美才生也於此死也於此斷不
他圖矣不知老親母可肯垂憐將紅絲一繫趙伯娘道相公貴介舍
姪女村姑若欲再作浣紗之遇亦有何難只可惜相公說遲了舍姪
女已有所許矣司空約聽了不信道那有此事這是老親母明々拒
絕我了趙伯娘道我若要拒絕相公爲何今日又裝病哄他來與相
公偷看司空約聽了方喫驚道正是呀若果許了人我司空約就是
死了遂驚慌半晌又說道這且慢論且請問老親母令姪女既有所
許所許的却是何人趙伯娘道這事連我也不知道只因前日與舍
姪女閑坐勸他早々遣人他說不消伯娘費心我已許與人家了我
問他許與甚麼人家他說不是村中人家說出來伯娘也不認得此

時且不消說後來自然知道我又問他人家不說也罷了且說是那
個的媒人他說媒人不是人却是兩首詩我又問他兩首詩如何做
得媒他說一首原唱隱々求我々一首和詩明々許他豈非媒人我
又問他詩既如此唱和不明想是會過面了他說這男一女婚姻尚
未結成如何見面我又問他既未見面又無媒妁通言那裡去行財
行聘那裡去問姻期此乃渺茫之事如何認真他說婚期我又有詩
訂了道金榜若標郎姓字自然花灼洞房春司空約聽見趙伯娘所
說皆是他心窩之事真喜得眉歡眼笑手舞足蹈因又問道老親母
所傳說的令姪女這些話果是真麼趙伯娘道若不真我那裡得知
司空約聽說是真更加歡喜因又問道老親母可知這題原唱的詩
人是那個趙伯娘道舍姪女以為事雖暗約尚未明揚不曾說出其

人我怎麼先知司空約笑說道這個人老親母不知我晚生到先知道了趙伯娘哄道這個未必莫要哄我司空約道凡事正要求老親毋周旋焉敢哄騙趙伯娘道既不哄騙你就說這個人是誰司空約道不是別人就是我晚生趙伯娘聽了喫驚道怎麼到是相公司空約道令姪女這首和詩現在我處怎麼不是我趙伯娘聽了又驚又喜道和詩既在你家為何不早認司空約道和詩雖在我家只道出之他人焉敢妄認今據老親母說的原唱與和詩緊々相對方知和詩正是他原唱正是我老親若不信待我細々念與老親母聽一聽方知是寔因高々先念出來求美的原唱來念完了又將他依韻奉和的也朗々的念了一遍趙伯娘聽得不明不勝歡喜道這等看來果是一痕也不差相公恭喜了司空約道是便是了但俱是詩中無

端的意竟未曾有意一言况我之原唱雖是求美却是泛論未嘗深
々注意於他々の和詩西子有村雖明々指點却出之偶然焉敢以
為寔據今幸蒙老親毋無心中說出令姪女許可之高情我晚生在
春夢中方有所感悟然細々想来他之高情與我之感悟俱屬空懸
無一寔際不知老親毋可詭菱一慈悲將兩地若展尋個巧机道破
使他知我之存誠令我受他之垂愛多端的歸於一定豈不彼此俱
有個着落趙伯娘聽了連々搖頭道這個斷使不得司空約因問道
為何使不得趙伯娘道相公你不知我那姪女兒的性情最難捉摸
縱是多情必須持正他正在相公面上和詩可許雖不無君子好逑
之思然未見其人却非私意我老身若於其中長添口舌巧弄机關
倘被他慧心察出不獨向後無增只怕轉要於前有損司空約聽了

喫驚道晚生短見若非老親毋提醒幾乎做出沉吟了半晌因又說
道據他金榜洞房之詩諄々勉勵敢不努力而前但思秋春兩闈一
去經年漸疎漸遠倘此中之高材捷足又生他變教我如何放得心
下趙伯娘道此事相公但請放心我姪女兒做事認真一言訴來毫
厘不苟若無堅忍力量他父母亡過久矣一個十餘歲女兒且莫說
他治家之才日有所增只就讀書而言若操三歌五不終始如一安
能至此至於婚姻一道他既心上有人焉肯變而苟就豈至今日相
公只管放心努力功名遂他之望其餘都在我老身々上相公若再
不放心可題詩一首將心中所縝細々寫出交付老身等相公去後
倘有風吹草動我便悄悄送與他看可也司空約聽了不勝歡喜道
老親毋所教言々金石敢不如命因取過筆硯磨起墨來題詩一首

求美常愁美不知 何期流入俏詩脾 題雖黑 八行字 已
是紅 一縷絲 唱出鬼神先遣也 和來天地寔聞之 好將
百輛安排定 少待烏紗御不遲

司空約寫完 雙手送與趙伯娘 道晚生心事盡於此 詩求老親毋取
巧呈與令姪女 一覽則感恩無盡矣 趙媽 接了道這都在我相公
不消慮得 今秋闈甚近 只消努力功名 令婚姻早遂也 可完佳人才
子相逢之一案 司空約聽了不勝之喜 見有酒又放量飲了數杯 此
時下過一陣雨 天已晴了 遂起身謝別趙媽 道此時正在嫵疑之
際 我老身也不敢強留 遂送司空約出門而去 有不教心上人無夢
落 傍白有情不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刻骨鏤心無暇鹿鳴先報喜 憐才注意忽聞有女且停驂

詞云相成約秋風且喜升騰躍升騰躍杏花有待報知閨閣。無
端嗅味山溪壑離巢又作青冥鶴青冥鶴默觀舉動笑無虛着

右調憶秦娥

話說司空約自躲在趙媽家窺見了趙如子之美貌美才便歡喜
無盡一心一意竟專注在他身上到后来又查出和求美的詩人恰
正是他更歡喜不勝以為婚姻有望因趙媽勸他持重不要露像
恐被如子看輕故辭了回寓住過夜次日起個早竟回郡城一路上
思量道我父親因他題鶯求友詩題得妙認他是趙白男人故留他
宿了他因留宿方和我的求美詩既是一人為何不落落趙白之款而
寫如子之名細想想來這趙如子二字是他女子真名和我求才美
之詩要以美自顯故不寫假名恐為後日婚姻之一玷故趙白之人

再四求之而不得而今日偷窺已與如子覲面矣由此再思而男女
真假已了然明白故回覆父親的那首七言絕句父親還以為是為
妹子孰知他堅持淑女身金榜標郎姓字皆是和了求美詩為我而
言也想到此處滿心的歡喜以為這段婚姻大有指望因又想道我
看他一個千古的佳人與絕世的才調莫說他諄々以金榜相期就
是他無此意我一個青年才子若不戴個烏紗着件金紫也沒本事
到他家去娶因思想的快活欣々策馬未晚就到了家因回復父親
道前日父親所說的那趙白孩兒細訪原來不是個男人却是個女
子假充了出來要賣才游戲故訪來訪去再訪不着司空學士聽了
又驚又喜道原來是個女子我就疑男子中那裡有這樣美貌者故
我叫小紅彈琵琶奉他酒他雖題詩贊美却不十分注意就是我議

及婚姻他口雖含糊答應却只苦々辞婦及至問起小紅所彈之詞
是你做的又問知你青年多才就要討詩文看因我說你書房中有
他方纔肯留宿了故次早即去原來是個女子細々想其行藏毫無
疑矣但他留別之詩為何又叫你妹子堅持淑女身待郎登金榜司
空約道這不是說妹子是孩兒有一首求美詩他屬和了大有許可
之意故回復父親之詩淑女身是隱々自指金榜題名是脫々烏孩
兒也司空學士聽了大笑大喜道原來有這些曲折他既是女子則
妹子之婚責備他不得了他既有意和你的詩此乃美事我見當努
力功名速成其事萬々不可遲了司空約見父親許了滿心歡喜因
而辭出正是 才之求美々求才 都在心窩擺不開 一旦訪來
消息好 這回頭不要安排

司空約自此留心功名且按下不題却說趙如子題詩歸去之後過不到晚趙媽、自歎了司空約出門便拿着他的那一首詩來見如子先將他許多驚喜嘆服之言說了又將他求婚回他許了人家及細問和詩方知兩人正是一人婚姻有在故喜而去努力功名以為婚姻之地自不放心臨去又題了一詩以寓懇求之意說罷因袖中取出付與如子如子細、看了見其詩語質朴不用一痕指粉而別弄天姿風流絕世因對趙伯娘說道斯人有才若此姪女不嫁更嫁何人但不知上苑春風終可能吹到此趙伯娘道賢姪女這到不消慮得我看他一去奮發功名之念皆為姪女婚姻而起那裡更去別想說罷去了正是 愁來無處覓 喜得又生疑 除見良人久 皆為輾轉時 過不多時已值秋闈之期司空約努力向前三場得意早高中了

第二名經魁榜繞掛出報繆到了他且不去吃鹿鳴宴忙叫去家人
買了三尺紅綾來他題詩一首於上道 有餘不盡感春思 先報

秋風第一枝 若問許多驚喜意 請都畱待杏花時

寫完封好叫前日跟去認得趙家的那個家人連夜送將去又另封
了十兩銀子作一封并送與趙老親娘然後方去料理他中舉的正
事這個家人領了主人之命那裡敢停留一刻便只檢近路走去不
四五日早趕到趙家坳此時八月盡問趙如子以為秋闈的得失正
在此時城東這一帶又絕無一個讀書人家就是城中報了也無人
報到此深山家來又無親切處怎好叫人去打聽未免心中懷悶趙
伯娘見他鬱鬱又近重陽因接他到家來消遣這日如子纔進到房
中坐下忽外面司空家人早送到銀信趙伯娘忙出來相見接了銀

信細、問他方知司空約已中了第二名經魁就以飲食款待番他住下忙、入內報知了如子如子忙將信折開一看那裡是信却是
一首報喜之詩讀完了見他注意諄、不勝之喜欲要和他一首又
思量道兩心雖愛慕相通却在冥、悄悄、只好暗會那裡明宣就
是他今日報喜無非報與伯娘以寓其意我若和詩便非閨人之体
因而忍住聽伯娘收拾銀子自打發他去臨去時伯娘只說道拜上
相公多謝厚儀相公恭喜尚未及賀我老身又不曉得寫回字可對
相公說這邊的心事都在我身上只要相公春風得意也要像今日
早、通個信來便見他始終不忘貴賤不棄的高義了家人應允而
去回到郡城衙裡此時主人尚未曾回老家主學士問道你為何先
回家人道小的是大相公差往趙家坳趙家去報喜故此順便回來

學士聽了不禁大笑道好個痴兒子纔中了連家裡也不說一聲轉
差人先到趙家去報喜可咲之極咲了一咲因又想到這女子若果
是趙白却也怪他不得了待他回家時到不如我替他做成了罷免
得他去赴春闈要記掛筭計定了等了半月有餘司空約方纔
事畢回家回家又忙了半月有餘方纔稍暇學士因對他說道人生
於世凡事皆當聽命惟婚姻之事要在盡力圖之你今苦志讀書功
名前一半已經到手後一半自然要去努力不消我為你用力了至
於婚姻間你各處訪問並無一人今既訪着趙白是女子又與你唱
和中暗相許可這是婚姻之最美的了彼時就該行聘因你還是一
個白面書生未有寸進恐不足動他愛敬之心故因循下來今幸你
高登秋榜已露頭角我何不為你托題達能人行厚聘去定這趙白

雖才甚美却生身材野今見你新貴去求我想再無不從之理聘定
既安使你無憂無慮安心進京去春鬧鑿戰便自戰勝倘模糊而去
卑憑兩首唱和之詩執以為據此去快亦半年半年之中倘有一變
虛砂難爭豈不悞事你以為何如司空約道大人所論可謂擊抬婚
姻之主腦矣但在他人則可獨此女子却又不然學士道這是為何
司空約道這女孩子兒窺他雖說是個美人却是個美人中之君子
故自恃才美只要求人才美人他之意又性定情一始之所注即終
之所存其餘浮豔似乎動他不得況他前次回覆大人之詩已有兩
榜着標郎姓字之句孩兒今當自期之詩又有少待烏紗御不遲之
句今纔一榜尚未帶烏紗若懶張就去行聘未免要為美人所
哄還猶可只恐他道孩兒不是個大受之人轉了一念便無及矣

望大人姑且置之且看孩兒春闈之際遇何如若復僥倖烏紗請命
恐他也不能轉口倘或失利那時再求大人挽回方不差訛學士道
我所憂者蜂蝶顛狂忍花不能自主你既拿得穩只得聽你說過也
就罷了不期司空約既中之後知他未娶求親的一發多了司空約
初還緩頰而辭到後來被人苦纏不過便不免厲語而辭再纏之不
已竟至出惡言毒語以拒絕之誰知來求之媒既已受人之托不敢
生怒心又以為成全婚姻美事任你惡言毒語他俱不放在心上只
是來纏司空約被纏不過想出主意來凡來求親竟斬之截之一口
回他聘定過了媒人問他是那一家司空約道不是顯達人家是鄉
村小戶說來也不知你問他做甚雖回去了一半却還有許多朝夕
閒來瑣々司空約無耐只得拜別了父母竟擇吉日早々の走進京

去赴春試了正是 求美惟愁不足觀 誰知辭配也煩難 托名

只道推開去 不道其中起禍端

司空約被纏不過只得借已曾聘定之名脫身進京而去且按下不題不科因辭婚言語唐突觸怒了一個鄉紳姓沙名鵠雖是一個舉人鄉官却曾做過一任御史故此在府縣也還行得通因有一女蘭得司空約已中秋魁便思量要將女兒嫁他再三央人來說司空約只是不允到後來又回說已曾聘定沙御史見二三其說不肯深信司空約雖已進京去了他還放心不下暗差人出來在司空約學士家前後細打聽不期跟司空約到趙家坳去的家人童子仍跟了司空約進京去了學士在家的家人却無一人知道故以御史家人未訪問俱訪問不出只有繚中了就差家人到趙家去報喜因學

士決了一番故傳得家人盡都知道遂被沙家訪去報與御史御史
因想道他既報喜到鄉間比不得城中一個新貴女婿自然要驚天
動地而傳到是鄉間去訪容易得知遂叫了兩三個能事家人分頭
到趙家勸去訪不期趙家報喜之事惟趙媽、與如子得知其餘人
家那裡曉得些影兒故沙御史家人訪來訪去並無消息這一日忽
一個家人看見趙媽、立在門前因閑話說起道一個女兒招女婿
女婿又中了新科舉人又曾差人來報過喜也要笑做一件興頭為
人羨慕之事又有地方是趙家勸又有姓名是趙家不知為甚村前
訪到村後只訪不出趙媽、因在旁插嘴說道這趙家勸地方寬廣
東一灣西一曲那裡得一時便能訪遍况鄉下人老寔的多那裡管
這些閑事你們城中人既要明白何不竟到這新中的新舉人家去

一問便自然知道為甚沒頭沒腦的只管在此瞎撞那家人聽了不覺將咲起來道承指教這個訪法難道我們就不知道但我們的訪法利於暗不利於明故情愿在此瞎撞來撞去少不得要撞出個頭來我們訪不出着落地方也要訪出來地方訪不出叫縣官行牌也要查出來愁他怎的趙媽透出的大意來便再不多言慢慢的走開取個巧暗的將此事報知如子如子因說道此無他不遇是因已之婚姻不遂亦的將人之婚姻打破但我之婚姻尚在有影無形之際故他不得不在此捕風捉影而逞其精神也說便如此說但惡人之為害最不可知避之宜早去之宜速况司空此去急急榮歸也須明年春夏之交我孤處於此未免要憂波及况我男粧又慣何不仍改做一個儒生也去觀上國之光一來遠禍二來也可休

察体察司空之舉動不知伯娘以為何如趙媽道好是好但慮你
閨中弱質忍受不得遠路風霜却將奈何如子笑道女子要煉成男
子的氣骨那裡怕得風霜如子算計定了遂在家打點收拾出門不
題正是 吃嗔四境奸人計 靜女机関只寸思 流水行雲拿不

住 冥々悄悄々許誰知

却說司空約自謝絕了這些求婚之人脫身北上以為春闈若是得
意則婚姻亦有可望於是一路並無他想欣然前進一日行到曲阜
縣地方驛轎就要抬了過去司空約道聖人官牆咫尺安可不瞻謁
而竟行因檢個大飯店住下齋戒沐浴了到次日起個清辰備了香
燭步行去瞻禮瞻禮過方走出廟門來只見齊々整々的兩個老家
人手裡拿着紅帖子從旁斜迎着當面走上前來叫一声司空相公

老僕有一事要稟上相公求相公少停玉趾司空約突然看見摸不着頭路欲要揮斥他却又見兩老僕諄諄醇醇不好輕發輕立住脚怡然回他你是誰冢有何話說那老僕方朗朗說道老僕乃中極殿遺大學士家的家人因學士老爺在日勤勞歿於王事不曾生子嗣惟生得一位千金小姐虧夫人撫養至今已是一十七歲不幸前年夫人又歿了家中事祇惟小姐一人支持幸得小姐才能出之天性府中之事治得井井有條又且感恩濟州府中內外大小無一人不感其德而畏其威這還說是粗事就是女紅精美絕倫也還不足為奇惟有詩書筆墨之事真不可解在五七歲時老爺在家常指點提揆他一二後來老爺駕身綸閣我家這位小姐又無師又無友只因聰明出之天性又如朝觀夕覽竟讀成個佳入中之才子往

題詩候問老爺老爺都被他驚倒如今年已及笄求親的絡繹不絕他如今上無父母中鮮兄弟都要在他自家主張故凡來求親者他也不回允只請他來隔簾坐下出詩題考試做不出與做的不美的自然自家含羞受辱而去不敢開口因此曲阜一縣不論在城在野再無一人敢來求婚矣人雖不敢來求然小姐的婚姻却尚無着落故小姐又想一縣之人才有限而天下之人才無窮故着老僕們在外打聽若有青年才子或求騰仕或上公車或好學出游或報恩思省倘花生絲筆不畏雷題毫吐珠璣敢於爭座故小姐有名帖在此請去隔簾一會以逐詩場之鹿若匆匆道路逐逐風塵只知金穴之榮不識香奩之味便請及早揮鞭不能久留捉轄老僕說完了許多話便將手中的名帖送上與司空約看司空約接了一看見上面寫

的是中極殿趙大學士遺女趙宛子拜求詩教十六個大字司空約
看了又驚又喜因暗想道論起來我之婚姻既已定於列眉村之和
詩則今日之事竟行可矣不當又去纏擾但一南一比忽同一趙姓
而如子宛子又恍若聯枝則此中天意殊覺甚奇况他又謙有禮全
非喧嚇之求何不隨招一往觀其動靜若果秀黻香奩靈留形管豈
不又添閨閣中一番佳話倘涉迂談笑而謝之亦未為不可也策計
定了因對兩家人道原來趙小姐才美若此又殷々下求若此本該
趁侍簾前遙聞珠玉但恐潭々相府過路書生焉敢登金屋閨仙而
白面徵詞難於上讀老人家人道這個不妨求趙府小姐題詩選婿之
事府縣皆知行之已久相公但請放心不須過慮司空約道既如此
說登堂求教可也但此時太早恐粧鏡未完過於催促期於傍午來

謂何如兩個老人家一個先回去報這一個便隨了司空約到下處去等候只因這去有分教較才論美是一是兩辭婚求聘愈出愈奇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回 百拜香奩自愧書生命薄 經年選閣甘憐淑女無緣

詞曰心堅已築簫思入情人耳情人耳隔簾對較一番驚喜 情緣占却眉村裡筆尖寫滿鸞箋紙鸞箋紙料應無福婉辭連理

右調憶秦娥

司空約聽見老人家說出趙冤子請考詩之事一時驚喜不定又恐錯過才美故滿口應承到下處吃過飯將近日中老人家就再三請他去考詩司空約因見趙小姐有名帖相招只得也用了一個名帖上寫着浙江處州府麗水縣新中式舉人司空約拜領詩教二十個

宇叫家人拿着竟隨着老人家人望相府而來不多路到了府門前司
空約定晴一看只見牆闕肅靜雖無炎々之勢却氣像潭々尚不至
於冷落先前告示俱已零落見照牆上實帖着告示一張司空約忙
走近前一看只見上邊寫的是

山東巡撫為禁約事照得趙少

師半世忠勤歿於王事上為天子之所哀憐下為臣民之所痛惜
最可悲者子嗣無承宗支欲斬今惟金屋一珠瓊樓片瓦推恩別
姓啣忠視之餘朕繼志詩書展良相之遺才語追風雅無人不拜
手香奩句畫漢唐有美皆輸心彤管但紅絲未繫不能請命於嚴
慈連理欲諧聊托良媒於筆墨此選婚之變体而合乎名節擇婿
之奇思而終歸於正故本院嘉其得情合節因命其垂簾舉行之
但恐地方奸人不遵相府選婿大休見良人酬唱出入吉士廡和

往來借端生釁以肆其奸者着地方指名報稱府縣仰府縣逐名拿解大院以憑懲究不貸

司空約看完方走到府門前叫家人將名帖遞與老人家道煩你去通報一聲老人家接了道請相公進到大廳上坐下老僕好入去通知司空約只得隨他入到大廳上坐下老人家入去不多時早同着先婦報信的那個老人家又領着兩個小童子進入後廳到了後廳兩個老人家便立在廳門口伺候不敢進廳惟兩小童隨他入到廳中竊竊立下早有兩個老僕婦從簾裡走出來對他說道家小姐在簾內候教請司空相公行相見之禮司空約聽了忙深：對着簾子拜了四揖：完兩個僕婦就移過一張金交椅來請他對簾而坐司空約此時又無人相對用不着謙遜：只得安然坐下早又一老

僕婦在廳旁捧過兩杯茶來送上司空約忙取了一杯在手老僕隨
將那杯茶送入簾去隨即拿着空盤出來對着司空約說道請相公
上茶司空約聽了忙對着簾子打了一恭欣而飲完老僕婦接
了杯去先前的兩個老僕婦就擡過一張書案來橫放在司空約面
前書案上硯池筆墨并大小箋紙都安排的端端正正司空約見了
就打帳題一首絕句送入請教還不曾動筆簾內早又出一個中年
僕婦來對着司空約說道向來考詩小姐恃才往信筆戲詩今聞
司空約相公才過李杜又係蟾宮貴客不敢等閒着筆故命老僕婦
請命相公還是限韵不題還是言情問答司空約因說道小姐才名
已轟播於四境小子膺服不遑何敢摹擬有請但小子既係路人
又屬新進今幸蒙下招謹當領題以俟考而小姐過於謙讓不獨不

出題賜考轉欲不題對較小子何人烏敢當教欲竟推諉而退又非
來意萬不得已聊獻數言以博閨仙之一哂此時案上硯池之墨兩
小童已磨得端端正正司空約因取過一幅小箋來信筆題一首七
言絕句於上道 何幸高登宰相堂 簾前如海觀春光 自慙落
落一枝桂 香近香奩不敢香

題完就捲一卷遞與僕婦道心雖無窮才調僅此而已求小姐不妨
叱教僕婦持了入去只好一盞熱茶時候只見那僕婦早將小姐和
韵的一首詩箋持出來送與司空司空接了展開細讀只見和的是
謾美青雲接玉堂 細看終是外風光 河洲綠筆成知己 始
覺闌睢千古香

司空約初來之意只以為相府閨閣有名無寔及見了和詩見其畧

去功名但求才美識已過人而和詩又敏捷如聲之應響方驚倒半
胸說不出話來正打帳再題一詩以明敬服只見那僕婦早從簾子
內又送出一幅詩箋來忙接了一看那又是一首七言律詩不禁又
喫一驚因而細看只見上寫的是 是耶非耶請留評 何事低
徊感又驚 明鏡窺人應對照 啼鶯求友定嚶鳴 花枝正惜
身無主 道路誰知春有情 若使其中灣且曲 何妨直示一分明
司空約看完了詩見美人注意甚深詩才清空一氣直如說話驚喜
得心窩中都是奇癖那裡還敢說謊只得直和詩一首道
大聲只作鼓聲評 一旦聞雷敢不驚 雖喜浪身終對照 却
悲痴口已先鳴 為貪柳絮因風句 負此桃花潭水情 肝胆
吐完無可吐 不明終恨不分明

司空約題完忙又付與僕婦送入因高聲隔簾說道肝胆盡矣求小姐垂諒僕婦接了入去不頃刻僕婦又持了一箋出來付與司空約司空約展開細讀却又是一首五言律詩上寫道

花枝既占春 非朱豈是陳 芊蕪在何地 柯斧倩誰人 有甚紅絲引 曾窺王貌新一詞無假托 方信事為真

司空約讀完見詩意諄諄細問恕他是假托愈不敢遲疑因又取過一幅箋紙信筆而寫道 天水葵鮮春 從他飛燕陳 列眉村是

地 詩月老非人 慨許烏紗聘 偷攜青眼新 雖無形可擬 一片已真 司空約一面題完即一面叫僕婦送了入去因又想道律詩述事無非大意敘述不明只疑有隱因又題柳梢青詞二首道

列眉村裡有美趙家如子巧扮書生往來花下細求連覓理。

詩逢知己和將來早吐柔情滿紙精心潛訪。出嬌貯方驚方喜

其二

良緣有以一片痴魂定矣惟望烏紗但思金榜欲結風流首尾。
何期到此忽從天又覩仙宮桃李福難兩享才不雙全多應是死
忙。題完又付一僕婦送了入去詞雖送入只以為語近推辭多應
觸怒未必復答不期頃刻之間早又和二詞叫僕婦送了出來司
空約接了一看却和得韻脚。一字不苟寫的是

東昌城裡妾是趙家宛子姓既相同名仍相逐人事似存天理。
人。有已細思來隔別無過一紙他緣得就我再強成應多悲喜
其二

若詢所以我自甘心已矣捷足既先稜蹄再逐未免成龍見尾。

莫嫌多此才場中有杜何嘗沒李洞房花燭白面烏紗別長生死
司空約讀完二詞見其用意情有為情義有為義而吐詞又不謙不
強且下筆如風馳雨驟並無沾滯無論閑閣無人就求之才子中恐
一時也未見其人不覺私心又一時服倒只得又題一首七言律以
表服清之意道 聞才始覺筆鋒尖 讓美方知花性恬 只認
娥眉隱見影 何期彤管作龍清 後先同鹿悲先逐 大小皆
喬恨兼 到此有言無口說 惟應九叩謝垂簾

題完又付僕婦道煩致上小姐說我司空約命薄緣慳不早來此多
感小姐垂簾盛意特此中謝也不敢再勞小姐賜答相府渾々不敢
久留請克行矣僕婦持了入去司空約正打帳立起身望簾拜謝不
期那僕婦早又持一紙和韻的詩箋出來付與司空約道小姐說小

姐的情意盡在和詩中請司空約相公細玩自知事既不諧也不敢
又番相公請竟行可也司空約又接了詩箋忙又展開一看見上五
寫的是 一時驚喜上眉尖 夢醒誰知睡未恬 春色枝頭雖

早占 天香雲外豈能潛 兩心只要才相合 二女何嘗羨不
兼 且捲且垂不內外 聽他明月上珠簾

司空約讀完見詩意深微直透骨髓一時驚喜欲狂此時廳上群婦
林立肅然又不敢露出狂喜之態竟坐坐著就像個痴人一狀但
自己說出請竟行矣小姐又傳語不敢久留無可奈何只得立起身
來朝着簾子深深拜了四拜又內外不交談無言可說雖遲步低回
無過片刻只得忍着苦心悽悽涼涼走出後廳來到了廳外早有兩
個老家人接着送到大廳外方有自家的家人接着同出府門照原

踏回去一路嗟呀嘆息殊不勝情回到店中呆坐著並不言語
他吃飯畧吃些就不吃了催他起身進京但搖頭說且慢坐在店
中昏悶悶的過了一日到了次早還打帳延相當不得轎馬人大
苦催逼無可奈何方纔起身而去到臨出門時猶題採梢青詞二
首於臥房壁上道

筆花飛瑞自認一時無對不料香奩澤風酒雨使人驚悵。貪心
已遂才美兩峯登最何意垂簾彤管娥眉又來爭位其一

一揮一灑早又做成五彩情繫絲心迷醉怎生佈擺。前盟
難改後約敢申山海且逐京塵百狂千結聽天不解其二

落款是黃巖司空約題完方纔上轎而去且按下不題却說這道
小姐自垂簾考詩以來徒無一人一詩可當其意今日忽見司空約

人物既青年如玉之潤詩調又落筆如神殊覺屬意不期談及婚姻
又早有人因體面而不敢苦強爭只得謙遜讓便讓去只
覺放他不下若要再求一可對之人却又絕無影響未免憊困倦
有些不爽眾僕婦看見知道為司空約婚姻不成之故因暗囑咐
老僕上心去尋訪過路的少年貴客一日老僕忽尋訪着了一位張
都堂的公子進京去謀選這公子是江左人物到也生得清秀
年纔二十一二雖胸中無物只因筆下寫得出幾個字兒又借父親
的聲名便咬文嚼字認做文人在人前施展誰敢道他的酸綻這日
老僕遇見他見他人物也還不醜遂將這小姐隔簾考詩選婚之意
對他說了這張公子已有親連兒子亦已生過却瞞着只說沒有
却欲虛虛又換了一身華麗衣服竟跟着老人家人搖擺到相

府來考詩到了后廳垂簾之下也不知行相見之禮也不問作何考
法見有一張交椅對簾放着便公然坐下也不開口說了小姐隔簾
看見知是一個蠢物欲待他題詩取笑幾句又恐怕失眠於人傷於
艱薄仍正々景々題了一首七言絕句叫僕婦送將出來廳上伺候
的僕婦見送出詩來便又忙將放紙筆墨硯的書案抬了到張公子
面前放下便將小姐送出來的詩安在上面張公子見了忙展開一
看見是一首詩因認得上面的這兩三行的字兒便裝出詩人模樣
高聲朗誦道 閑花野草若逢春 枝也精神葉也新 試問簾
前題紙筆 不知可是畫眉人

張公子誦完連聲贊道好詩好詩果是名不虛傳送詩出來的僕婦
立在旁邊見他贊好便乘機說道小姐的詩公子既然看得入眼請

公子屬和一首也見得公子的大才張公子聽了歡喜道小姐這樣用古典的妙詩除了我張公子恐也無人和得他來既如此說待我和來因磨墨舒紙要寫心下却暗想道他問我可画眉人画眉定是画梅花了為何却寫這個眉字想是古字通用我何不 正了見得我有才因提起筆來搖頭擺腦先起一個草稿兒做了又塗了了又改弄了半晌方纔另用一幅箋紙騰出真來道 不須別自去尋

春

請看翻、裘馬新

若問梅花誰画出

學生正是画梅人

寫完又自讀了兩三遍甚是得意因付與僕婦道此詩乃我依小姐原韵細、和的一字、都針鋒相對湏請小姐晋心細看便可當得一個媒人僕婦接了送入簾內與小姐一、說了小姐展開看了不覺笑將起來因暗想道如此醜驢本該取他一番使他知辱纔好但

光少師謝世門庭冷落與這些土木較甚麼短長輕重因又依原韵
題了一首絕句微寓諷調叫僕婦照舊送了出來與張公子道小姐
說公子之詩妙不容言但錯請媒人還須另換一個張公子聽了着
忙接詩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當年筆黛悄生春 却是灣

用樣新 忽爾服稍橫枝影 這梅不是那媒

張公子讀完雖說面皮老辣被小姐冷飆熱請早不禁滿面通紅萬
不得已轉勉強笑道我是一時游戲小姐怎麼就認真起來欲要再
做一首詩遮飾却又心慌意亂做不出欲待撰作幾句却又內外隔
絕無處生爨坐了半晌見衆僕婦默々的林立伺候自覺沒趣只得
立起身來說道小姐既怪我錯請了媒人今日且回去明日另請了
一個來何如也無人答應他說罷只得冷々落々走了出來走到相

府門外方有自家的家人接着請他上馬線離了府門不上一箭之地忽遇着李吏部的公子也騎着一匹高頭大馬滿身華服家人簇擁而來張公子的父親在京做光祿卿時張公子隨父在京與李公子原是相好的弟兄今日一個進京一個出京忽然如此撞見甚是歡喜因而兩人俱跳下馬來作揖相見先叙了幾句別後的寒溫然後問及今日到此却是為何彼此一省各各會過意來不覺都咲將起來李公子因說道這等看起來自是小弟無福來遲了想已被吾兄高才捷足先得之矣張公子皺着眉搖着頭說道沒相干全不在此我因來早了摸不着頭腦受了他一場悶氣正無處發洩揔是吾兄的造化我對你說了條細包管兄後來居上李公子聽了又驚又喜道兄受了甚麼悶氣又有甚條細萬望傳授於弟倘能成了感激不盡張公子道待我說來只因這一說有分教暗裏裝材明裏出醜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回

豪華終日不識丁

現任公卿直言無隱



詩曰生長豪華蠡牛嘗學戲驛走不知自醜強要求婚媾

引古

稱誇哂嘆終朝嘔嘆入口尖尋細剖方覺顏兒厚

右調點絳唇

話說張公子被李公子立逼着要張公子傳授考詩的脩細張公子一肚皮悶氣正要借李公子替他糞泄因挑他說道這趙宛子小姐容貌雖不曾窺見若論詩才却寔有幾分過人之处但可恨他眼底無人不識貴賤信着筆一味訛誚於人我今日去得匆忙不曾打听得他為人尖酸見他做了一首詩出來只認做是詩文交接的好意因信筆也做了一首和他誰知他於詩中暗用古典投人的白字以賣弄他有才我想新慕名來的宿客繼有一差二誤也該包涵就和盤托出竟不顧人的死活木當蕪作他冤句又因他是個相公的

女兒又隔了簾子雖說訊誚却無聲無色沒人知道因此忍耐了出來暗氣暗惱吾兄若進去我小弟傳兄一個心法任他題出來只笑咲受了要求婚切不可做詩和他便任他尖酸却就無奈我何了李公子道他一個死相公的女兒縱有才取笑於人也只好取笑那沒來歷之人若是兄與我大臣之子就是趙相公現在却也不敢輕落何況死沒之遺女怎敢取笑於人他若弄嘴兒我就與他一個沒休面張公子听了大喜道如此方妙不然則你我貴介俱無崖岫矣今日暫時別去候兄考詩後看光景再商量說罷就拱了手各自上馬意氣揚々或來或去張公子回寓且按下不題却說李公子到趙相府門前下了馬兩個老僕就要問他討名帖李公子因說道朝廷能有幾個吏部尚書尚書能有幾個公子我李公子誰不認得這名

帖忍亦不消了。遂昂然竟往裡走。到前所內老僕婦只淖。又引他到後所到了後所兩個老僕便左右立着不敢入去。他便不帶好歹也竟走入去。及走到所中也只兇開大屋。却關係窄狹。體統只覺深、沉、肅、穆、別自不同。李公子揆一張椅子坐下。見兩傍雖列着七八個僕婦。却悄然無一人敢上前說話。李公子坐了半晌。見無人揪採。只得開口向一個老僕婦說道。我是北京吏部尚書李老爺的親公子。今年纔二十二歲。聞知你小姐的詩才高妙。特慕名而來。要請教一首。萬勿見拒。老僕婦听了。忙傳命入簾而去。不期小姐此時已在簾內窺見李公子的行狀。大都肥頭胖臉。是個酒肉氣象。絕無文章趣味。因他傳語求詩。欲要取笑他。兩句又見他口裏更却聲。公子知是一個狂妄之人。惹惹是非。遂含忍住了。轉稱贊道。

他一首七言絕句使他當不起而生慙愧因題道 醉中往々自稱

仙 曾在長安市上眠 若果清平題不愧 筆花應吐作青蓮

小姐題完因叫僕婦送了出來與李公子道小姐詩題在此要求公
 子和韻原來李公子是個酒徒往々吃醉了便倒街卧巷胡言亂語
 吐得滿身穢污人都呼他做齷齪李酒鬼只因人惧怕吏部威勢不
 敢盛傳他却自家原也曉得今忽見小姐之詩開口就說他醉就說
 他市上眠就說他吐又有了張公子先入之言只認做真是取笑於
 他一時之間直急得他暴跳如雷大声亂嚷道我一個活尚書公子
 與你死閻老的女兒也相去不遠你就知道我齷齪李酒鬼的渾名
 也不該就題詩當面捨白這等可惡正還要發作只見簾內走出一
 個僕婦來對着李公子說道小姐請問公子這詩看得是那一句那

一字傷觸了公子指說明了之世作也不遲若是詩中之好石尚有
不分明只輕信人挑撥之言而胡塗跳叫未免遺識者之笑李公子
听了愈加焦燥道我李公子無書不讀連文章也做得錦繡一般終
不成這一首歪詩就看不分明你說我胡塗跳叫我今說破了着可
是胡塗這詩開口就說醉中豈非取笑我是個酒鬼又說我在長安
市上眠豈非取笑我醉後曾跌倒在街上又說我吐作青蓮我酒吃
多了吐是時常不免但我李公子滿腹皆魚肉珍饈又不食酸糞野
菜那見得便吐作青蓮豈非傷觸於我今一說破了再有何說
只見簾子內又走出一個僕婦來說道小姐說公子所論字字皆肝
胆之言甚是有理但恐詩有別趣不是一人一論就可說得尽的倘
公子有高明的好朋友不妨再請教一位若論這詩也如公子之言

小姐情愿囚首到公子行臺來謝罪若是推尊不是訛誚還求公子
凡事謹慎李公子道我如此說明他還不服也罷我就再煩個朋友
你做証見也不難但我是過路之人相識朋友俱不在此曲阜朋友
我又不認得惟王撫臺在此做官除非將此詩去夾他看個好歹便
彼此沒得賴了不知你小姐可有胆氣與他看去只見簾子裡又走
出一個僕婦來說道小姐說此詩若蒙王憲臺一評則死生惟命今
日且求公子暫存厚道李公子在前已蒸作了几句後見小姐一未
溫和不唐突又約定請撫臺看詩那裡好說狂妄之言只說道
我今且去明日自有撫臺作主說罷依旧昂昂然走了出來到了寓
中又細細將詩看了兩遍見說他醉中市上眠吐作青蓮愈看愈惱
到次日清晨就收拾袖了詩騎着馬來見軍門到了軍門前竟不顧

好歹竟撥通撥通的擊起鼓來守府門的職役看了驚忙來問是吏
部尚書的大公子又不敢十分發作只得好々款住叫人暗暗傳信
八六王撫臺聽見是吏部尚書的公子從京中出來不知為着何
事只得先叫差官出去請公子到賓館中坐下然後遲了半晌方走
出來相見遜坐了就問道賢契榮歸不知為着何事這等匆匆來見
教木院李公子道朝廷政事道路閑人何敢預聞惟境內大臣之女
巧借考詩名色而取辱過蹉大臣之子似乎有傷老憲臺大人之雅
化王撫臺听了着驚道樞賢契說來恰是為趙少師令愛而發但久
知此女無論才學出群即其為人亦謙謹異常絕不以筆鋒之利而
傷剝貧士何況大臣之子不知賢契有何所見而憤々作此不平之
鳴萬々不可信人過耳之言李公子道晚生隻身過此並無同人因

久慕趙小姐詩名因往求一詩以為榮雖未曾具祝敬其過失於草
 草亦不為大過奈何竟信筆題詩四句將晚生在京師醉吐醜狀俱
 細、描寫出與人作笑話惡毒之情其寔難堪無人可訴只得來控
 稟大人少為戒飭王撫臺道只怕沒有此事李公子听了含怒道晚
 生如此受辱老大人猶溺愛為之不信幸而其詩尚存請大人一覽
 辱晚生不辱晚生自見矣一面說一面就在袖中取出趙小姐的原
 詩稿呈與撫臺撫臺忙接了展開一看、完不禁大咲起來道本院
 就說趙小姐一個多才有趣之閨秀決無取笑辱人之理此詩乃賢
 契一時性急看差了李公子道四句詩又無甚深意明、是說我好
 酒醉了往、跌倒、在長安市上吐了滿地就似画的青蓮一般老大
 人就要與他遮飾恐也遮飾不來王撫臺又咲道本院忝列督制焉

肯為遮飾况此詩字々出於古典引借賢契才美皆可考也何用遮飾李公于道老憲臺就說醉倒市上是贊晚生奸邪請問老憲臺這倒市上稱仙又吐出青蓮是那一朝那一位才子的古典王撫臺道大凡詩家贊美今人不便稱揚往々借前朝同姓才子以寓推尊之意今趙小姐因男女考詩難於面加譽美因賢契姓李故借引唐時太詩人李太白之高風俠况以表揚賢契之高風俠况此加厚於賢契之美意也賢契為何轉疑其取咲豈不差之毫厘失之于聖李公于听了吃驚道拋老憲臺這等說來這李太白也會吃酒也會吃醉了睡在市上也會吐作青蓮王撫臺道杜工部飲中八仙歌盛述李太白自稱臣是酒中仙又稱其長安市上酒家眠又因李太白別號青蓮故贊賢契筆花吐氣應作青蓮非言吐酒也賢契奈何轉認做

取笑豈不辜負這女子待賢契一團好意李公子听了沉吟了半晌說不出話來王撫臺因又說道賢契不須沉吟若疑本院存私黨護可將此詩呈與尊翁老先生一覽則其好歹彰彰然明白矣因將原詩送還李公子李公子見王撫臺論詩鑿鑿有板言事侃侃甚公口緣軟了因說道細聆老憲臺老大人諄諄曲論看此判是晚生多疑有罪了本再詰趙小姐簾下少申荆請只緣進省甚急不能久住統容進京自塌誠致謝可也說罷即別了撫臺出來正是

詩情豈許俗人知 胡乱看來羞可知 縱是秦人顏面老 也應削去半边皮

李公子被王撫臺解出詩中好意帶詎帶笑甚覺沒趣回到寓處也不敢去見張公子竟悄悄的起身往北去了張公子在寓還要候李

公子之信後訪知他錯看了詩見軍門討個後巡捕去了自覺無顏也湏得悄悄去了正是

小人弄輕狂 多在熱鬧處 及到決撒時 又會潛逃去

李公子考詩之後憤而去趙小姐不放心叫人打听方知虧王撫臺解明詩不相傷自抱羞慙而去因自想道我只以為考詩選才定逢吉士誰知考了多時竟不獲一可見只一司空不期他先已有聘大都是我命中不該配合佳偶故強求無用莫若甘老閨中以死先少師數年之脉若叫我以珠玉作瓦礫苟且從人這是萬不能就是李公子之事王撫臺見詩雖知非我之罪然一女子不安分閨閣中而垂簾考詩亦未免多事何況考來考去未嘗有一寔際因分付老人家道自今以後考詩之事我不行了不但不去尋訪就來領考

者也湏一概辭去。老人家道：「既不許人考詩，則撫臺老爺這張告示貼在照牆上也是多事了。可要洗去？」趙小姐道：「洗去更好，免得留時。」衆家人領了小姐之命，正走出府門，要叫人用水去洗，告示忽見一個少年正看完了告示，喜孜孜走到府門前，對着老人家拱拱手道：「我學生一踉訪來，聞知府上小姐許人考詩，故特走來要求。」老丈通報一聲感激不盡。老人家忙回復道：「小相公昨日來還好，今日來遲不湊巧了。」那書生听了吃驚，因問道：「這是為何？」莫非考詩原是虛傳？老人家道：「考詩行了許久，怎是虛傳？」只因近日有一位貴公子來考詩，不合生了些口角，故小姐惱了，分付我門從今日為始，凡有來的一概謝絕，不許再傳。正說着，只見又是兩個老人家一個提着一桶水，一個拿着一張梯子，到對門照壁上去洗，告示那書生看見。

是真連，跌脚道我怎這等無緣急，趕來偏不前不後恰收告示，又想了一想因上前對着老人家深，一揖道我學生雖說來遲，尚在未收告示之先，敢求老丈用個情兒入稟，一声倘或小姐念遠來之苦，開恩一考，也不可知，若定不破例，我學生去也，甘心，老人家見那小書生苦，求他又見那小生，游俊秀異常，也怕失了对頭，因答道既是小相公這等相托，只得大着胆入去，稟声小姐，免與不允，我却不能專主，那書生道如此多感，老人家遂轉身入內，不期小姐不在後所，已入內閣，老人家不敢入去，只得轉叫一個僕婦到閣中去傳語，道外面又有一個書生要求小姐，賜考，小姐听了大怒道：我已分付過，叫他一概辭去，為何又来纏擾？僕婦不敢進言，忙走出後所，回老人家道：小姐怪你纏擾，甚是不喜，还不快去，辭了老人家。

討了個沒趣急走到府門外先搖着頭對着那書生道相公請回罷
考詩是萬々不能了那書生听了慘然失色然無話呆々的立了
半晌方想出主意來忙叫跟隨的家人開了拜匣取出筆硯并一張
箋紙來題了一首七言絕句付與老家人道小姐既不容考我道豈
之人怎敢相強只得快々去了但求此一番無限深情而不相照豈
不辜負萬不得已留此一詩待我去之後敢煩老丈傳與小姐一覽
雖也無益笑得一時行雲流水的影了老家人見那書生眷戀殷々
不好又搶白他只得胡塗接了那書生見老家人接了詩箋方拱々
手凄然而去正是
才與才交自合宜 相逢一定燥詩脾 誰
知不通空歸去 眼慢眉低行步遲

那書生見了老家人接了他那幅詩箋就要送進去因見小姐綠怪

他纏擾若再送詩人去豈不又是纏擾更益其怒欲要閣起不送入去又恐怕有看見的報知小姐又怪我隱匿了想来想去忽想道纏擾之事小不過罵我几声罷了倘或隱匿候事便罪重當不起笑計定了便將詩箋拿到後廳來依旧交與僕婦叫他轉送人去僕婦道小姐方纔怪你纏擾你怎麼不知事又來纏擾老人家人道不是我歡喜纏擾無奈我命裡悔氣星進宮恰：撞見這纏擾之人回已回絕了不料他臨去之時又題了這首詩火煩我送入若不送入明日小姐知道一蕪要罪我僕婦听了只得替他傳了人來趙小姐此時考詩之舉一時止了却選婚無路未免情思懨：只焚了一爐香在那裡細玩司空約之詩忽僕婦送到詩箋他看見詩箋也不問長短竟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的是：一首七言絕句未看詩先看字早見龍蛇

中隱帶簪花之体十分秀美已自喜動顏色再細看詩時却是

柳也嬌柔花也紅

如何戀只司空 若非筆墨緣相對 定

是娥眉画不工

小姐看完不覺吃了一大驚暗想道他詼諧我態相對画不工這都罷了忘我戀々司空他都知道這人定是個奇人了方問僕婦道這詩箋是那裡來的僕婦道我不知道是玉用叫我轉送進來玉用現在後所候信小姐要知詳細湏去問他小姐听了那裡还等待的即起身走到後廳未問老人家人端的只因這一問有分教才聯班謝義結英皇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十回 觸目驚心急向蛾眉爭坐位 輸情到底何妨月老定双栖

詞曰白生月相隨月中藏得深心意吃驚詫異番作風流婿○兩事

皆宜才美後無忌良媒議切頒牢記等待上林試
大調點絳唇
話說趙小姐因詩箋上只戀々司空道破他的心事心下着驚要知其人因忙々走出後廳求叫老人家問道這題詩的是個甚麼樣人見老人家道是個小小書生年紀只好十七八歲生得身材面貌比花还嬌比玉还潤老奴初奉小姐之命正出去洗告示恰々遇着他來求考老奴已再三辭他々那裡肯听只苦々的打恭作揖懇求老奴替他代稟一声老奴被他纏擾不過又見他人物非凡故大胆傳稟小姐後見小姐發怒方總嚴詞厲色也將他趕遂去那書生無可奈何去便去了却像有萬千心事不能对小姐說的一般在府門前嘆々氣跌々脚就轉折了有几千百遍後忽笑計自開拜匣題了這首詩箋再三央我傳入見我接了詩箋應承他送入他方纔去了老

奴憐他苦情故又大胆替他送入小姐道這書生你可曾問他姓名今寓在何處老人家道老奴一言不答他還纏個不了若再問他姓名寓處他那裡就肯回去趙小姐道這不怪你皆是我一時性燥不曾問的脩細倉卒中唐突他去了但此人題詩甚奇我今急欲見他你須莫辭心苦可為我細細找尋了去必要尋着了請他來隔簾一會我自重、有賞源要用心說罷小姐入內去了正是

差之只毫厘 失之便千里 凡事須小心 不可隨怒喜

堯家人領了小姐之命又不敢推辭只得走出來與衆弟兄商量道他一個小書生又不是品官又不曾問得姓名曲阜一縣不知多少人家叫我那裡去尋衆弟兄道他是個過路之人未必有親戚朋友要借住不是庵觀寺院就是飯店况去此不久今日決不能起身了

要走也得明日可夾兩個認得的弟兄一個守南門一個守且門池豈能插翅飛去然後你在各處找尋包你尋着老人家人听了欢喜道這個說得有理因夾了兩個相好的弟兄去守南門二門自却同着兩三個認得的分頭去找尋你道這小書生是誰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趙如子一來因沙御史在趙家坳地方上東西作橫眼尋踪跡二來又恐怕司空約在一時游意改變初心自隨左右便好提撕點醒三來帝都風景不可不觀因此自仍改了男粧依旧叫老人家照管行李僕婦扮做家人隨身服侍一打听司空約址上他就悄悄的進京而來一路上觀山玩水行住到也不甚辛苦一日行到址邊地方雖听得有人傳說曲阜縣趙閣老家的一位小姐不但生得美貌又大有詩才因垂簾招人考詩以為選婚之地如子听了自以燕

趙佳人姿容秀美為或者有之至於考詩之說只怕還是虛傳其名以高聲價也还不心忽一日行到曲阜縣因要打探趙小姐的詩才消息便就早尋了飯店中住下及問起趙小姐的考詩之事無人不稱贊得天上有地下無如子听了見稱贊俱出之俗人之口也还不足深信因候飯吃僕婦鋪開了行李請他去到店房中少憇如子走到房中还未坐下早看見東壁上有人留題寫得龍蛇飛舞忙了走近壁边去看方知不是詩却是兩首柳梢青詞見細玩詞意見其內中有香奩潭灑使人驚愧大有服膺之意又看到彤管蛾眉又来爭位並漫一詞細想其意道彤管蛾眉是替女子此詞題在此處一定是甚麼才人推尊趙小姐之意趙小姐雖不知可能當此事推尊然此二詞却字字風雅自是才人之筆不知何人及看後面的落款

却寫着黃燬司空約不覺大驚道原來还是他心下暗着忙道他
既如此屬意趙小姐則我之婚姻危矣及細看見有貪心已遂
並前盟改後約敢申山海之句方畧放心道觀此數語尚未盡變
初心沉吟了半晌忽又想到他朱門我蓬戶已自懸殊所恃者數行
詩耳今看此二詞趙小姐之才司空約已自服倒則數行也詩又不
足恃矣所恃者前盟耳但我與司空史俞盟又無是拋不過在和詩
微存一線耳有影無形認真亦可若不認真亦無遠與他爭論細想
到此則這段婚姻危如朝露低相了半晌忽又想到事已如此急也
無用趙小姐既許考詩莫若隨衆也去一考考有環隙可以指擇再
當別論倘果霸佔香奩爭他不過只合甘心退听故吃了飯隨即帶
了僕婦問到趙相公府前來要求小姐考詩不料正收告示再三拒

絕不可無可奈何因一時憤激故題了這首七言絕句悶悶回來無
興進京要打点次早南還听天由命進到客房纔坐不久早听得店
主人在房門外問家人道相公方纔可曾到趙閣老府中去請考詩
家人答道去是去的却是不曾考詩店主人道正為未曾考外面趙
府中有一位老掌家要請相公補考趙如子在房中听得慌忙走出
房來問道果有此事麼店主人道趙府的老掌家尋不着相公慌
乎急殺現在外面怎麼不真正說不了那老人家入等不得到房門外
來一眼看見了趙如子早喜得眉歡眼笑道造化造化一尋就尋着
了原來這個飯店乃曲阜縣通衢上的大店故往來住客多佳如此
此時趙如子見是來請考詩直歡喜得喜氣洋洋問道你府中小姐
既不許人考詩却又來尋我做甚老家人道我那裡知道自送進相

公的詩箋去與小姐看了小姐說我誤事便急殺人叫我来追趕相公我只愁趕不着還要受他責罰今幸大造化趕着了相公可快去其中事故相公到那裡自然知道如子听了暗喜不敢裝腔竟隨着老人家重到趙府而來正是

心不抽不細 情不扯不長 虛處再三嗅 方知別有香

老人家將趙如子引到府中大所上坐下恐小姐怪他不問姓名就問如子討一個名帖入去稟知道題詩的相公已尋請到了有名帖在此趙小姐聽見說書生尋到了忙走出後廳取名帖一看只見上寫看 黃蠟列眉村書生趙白頭首拜求盟考

趙小姐忽看見列眉村三字又見書生姓趙不覺暗喜吃驚道原來這個書生也是黃蠟列眉村人所以認得司空因又想道但司空詞

上指摘是趙家如子這書生却叫做趙白莫非就是他一家可請他到後后廳簾下來問個明白因傳語請趙相公到后后簾下相見趙如子到後廳簾下要就對着簾子行相見之礼早有僕婦止住道相公且慢小姐尚未出來因移一張椅子請他坐下如子終坐定只見簾子裡又走出一個僕婦來手拿着他的原名帖向如子道小姐請問趙相公既住在列眉村又姓趙則列眉村裡有一位才女趙如子想自然是認得了趙如子突然聽見開及趙如子不禁滿面通紅一字也答應不出只呆了半晌方勉強支持道認是認得但如子乃一女子又不出戶庭與小姐南北分途相去二三十里不識小姐為何知道無端問及僕婦正答不出只見簾子裡又走出一個僕婦來道小姐說小姐若認不得趙如子則趙相公前詩中為何知道小姐恋

恋只司空趙如子听了道此事其中委曲甚多非傳語所能詳除非
面見小姐方得明白但內外隔別萬々不得只好待我聊題數句咏
其大概罷了僕媯听了忙將放筆墨箋紙的棹子抬到他面前放下
如子見了展開一幅花箋提起一枝筆來也不說甚麼竟題詩一首
道 和詩默々識司空 才美相親結始終 此事列眉如子事

是誰傳說到齊東

如子題完付於僕媯送入送入不多時早又送小姐和詩的花箋來
遞與如子如子接了展開一看只見上和的是 有杖有葉事非

空 江上峰青曲已終 若更聞名思見面 齊東應變作河東

如子看完見趙小姐信筆應酌意中意外無不曲盡知是真才司空
服膺不為容溺因暗想道我之憐才與人之憐才無異我既屬意司

空焉能使趙小姐不屬意司空若使司空因我而拒絕趙小姐則何
異司空因趙小姐而棄稱於我况他朱門我蓬戶已不相懸所恃者
才耳才既不可恃而才已矣今感司空雖不變心然人情變態多端
焉知今日之不變能保後日之終 變哉變而再加收拾晚矣莫若
就才美之情義而約以双栖不獨趙小姐遂心而司空之喜可知矣
主意美定因又題七言律詩一首以致意道

形容才雅既美哉 何況花從相關開 觀海司空應笑水 聞
名如子自驚雷 雙生才貌非無意 三占風流豈不該 南址

分途誰作合 列眉趙白是良媒

如子寫完與僕婦送入不多時僕婦又送出和詩來如子無護道
詩送河州已美哉 道途連理敢旁開 順心慰我有如水 道

耳愁他不受雷 若肯雙眉容並面 便虛一席也應該 但思
月老紅絲定 難作紅鸞添設媒

如子看完深服其應酬敏捷分斛入情因只想道如此才女閨中師
友也若私存林殺則未免傷於妬而流於忍矣豈憐才之本心因又
題一首道 才美相憐性所甘 自來一說兩相貪 雖然道諾

分南埜 料想心情無二三 妬忌排場如我占 風流擔子倩
誰擔 他時潦倒英皇夢 方信良媒事不懸

如子題完仍叫僕婦送入既送入去如子却暗想道如此險韵難道
又能和出吾不及也正想未完僕婦送出花箋道小姐和詩請趙相
公細看如子接了不勝驚服因細閱其詩道 蕊滑牙酥苦也甘

我絲輪敢味於貪 後先已自差分寸 撮合何勞說再三 不

多女集 一
遊良言疑漫語 反將喜信作憂擔 若能果續紅絲後 百拜
紅絲也不慙

如子讀完大喜因又題五言一絕送入道

雙栖既不遠 獨占又何心 請以此為定 佳期待上林
詩送入不一刻又送出和詩來如子讀道

婚姻一時事 義盟千古心 後今枝葉歛 不復鳥窺林

如子讀了大喜因對僕婦道小奴既有此美意乃終身大事非信口
之言可邀深信煩請小奴至簾下待我趙白大拜四拜以表此心此
事之不為僕婦領命而人頌史又出來傳說道趙相公既認真有此
好意更加吹喜請趙相公少坐片時容備些三牲紙灼隔內外各盟
盟天地以為終身之托如子听了大喜靜坐不多時只見眾僕婦三

性香灼紙馬俱以安排的端了正了請如子在外所拜小姐在內廳拜了完天地然後請如子與小姐隔簾對拜了完竟要請行小姐叫僕婦留下道福物喜酒不可不少飲一卮如子所見說福物喜酒不敢苦辞恐動小姐之疑因坐下吃酒竟歡了喜了吃了數杯微帶醉意方纔謝別回寓約來春有信正是相逢原不識何人愛美憐才一旦親雖近乍歡还乍喜其中認得十分真

如子回到寓處曠了細想道我之才美自負當今一人任了不放在心上誰知皆空淺眼就是今日走来还只認趙小姐是個相府閨人易於炫美誰知竟是一個今古高才的奇女子我之首唱言情說事已脩極委婉和荅自難不料他情一事和荅的更委婉如何怪得司空服殺如今想来司空苦了辞他猶知念我也要笑做一個不

負心的古君子了。但愁他愛才念重到底不能謝絕。况趙小姐之才清空一氣除去婚姻。寔是閨中一好朋友。若必以妬忌私心而計絕之不獨傷上天生才之心。即我平生愛才之念不覺自悖乎。况我既不以妬而棄人。又烏知人不可以妬而棄我。棄我棄人。供非美事故我方纔與他隔簾定了。雙造之盟。使他不設想我可安心。大是快事。但不知司空在京近作何狀。莫若且進京去打探他一個寔信。且作道理。因到次早即起身進京而去。正是

情無寔際焉能放心

若虛懸恁得安

雖說到頭無一變

於中偏有許多般

趙如子進京且按下不題。却說司空約自見了趙小姐許多詩詞。雖說不敵一時。負如子之盟。而再三辭謝。然一片身心未免朝夕。為其所繫。忽想道。我才求美久矣。恁數年之中。絕不能過一奇才。

女子今忽逢此千古未有之二奇真奇事也前只一人到也死心塌地不作他想不期今日又忽遇此人欲待置之不理爭奈他題韻詩詞風流秀艷字字消人魂魄却怎生放得他下欲待再作痴想只覺於前事有碍想來想去並無妙想忽又想道我想如子愛才不減於我除非將趙宛子詩詞一一寄與如子去看僥倖他一時生愛慨許双栖便是一天美事却又恨南土睽違憑誰寄去又憑誰致此殷勤若要自致他須待春闈之後借報捷而畧露机関此時如何突然去浮春闈雖也不遠又恐怕趙小姐相府芳名播遠遂以天下少了豈無高才捷足倘一旦先為得去豈不可措躊躇無計只得按下不題却說李公子歸家為妻子有病急趕到家中而妻子既死哭哀了一場殯之後便思量續娶一時太鄉宦人家雖爭來議親李公子却

想着趙小姐名頭又聽見王都院感稱他詩才之美又見解明了前詩是贊美他不是訛誚他遂痴心妄想要娶他為婦欲要自求玉撫臺為媒又因此一番想他推阻因想進京稟知父親要父親寫書來托他使他推托不得筭計定了便忙了進京來稟知父親要父親出力只因這一說有分教八座威嚴不能屈一弱女九重明旨究竟成就閨娃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十一回

奸人描美計可瞞天

淑女深心巧能回護

奸人只欲畜弄巧如簧弄舌求婚好一旦遮天聽音書下有功
憐才心更悄悄使人曉極力為周全周全種玉田右調菩薩蠻
話說李公子死了妻子要娶趙小姐續絃欲待自去托王撫臺為媒
又因有前看詩一番錯誤恐他看輕不肯出力因筭計朦朧父親去

他為媒便壓定他使他不致推諉遂忙々趕進京來對父親說道孩
兒不幸媳婦死了不獨中饋久虛而嗣續一脉尚無以副大人之望
今訪知己故趙少師之遺才女而且美今欲父親大人致書王撫臺
央他為媒與孩兒續了這頭親事使孩兒琴瑟和詩安心誦讀以繼
大人之書香一脉萬望大人垂愛李尚書道這頭親事門戶到也相
當但我聞他這個女兒大有才名已立盟娶考詩選婿只怕默々不
肯嫁人就是王撫臺去說他若不聽王撫臺亦無可奈何李公子因
說道孩兒不敢瞞父親大人前日孩兒遇曲阜已經考過詩了既是
蒙他垂愛故孩兒方作此想大人若不信現有趙小姐隔簾題贈孩
兒的詩在此可以為証因將前詩取出呈與父親李尚書接了一看
見詩中借李青蓮稱贊於他雖亦是詩家常套却無一字輕苐也要

笑個好了因問道他既題詩贈你；可曾題詩和他李公子要謹說
題和又恐怕父親索看呆了半晌只得笑說道孩兒因怕他眼高寔
不曾和他李尚書道不和到也看不出淺深罷了但只是他考詩
擇婿若不見詩恐無以服其心李公子道趙小姐雖說考詩其寔見
詩甚少若有好詩得婿久矣豈至今日尚低徊簾下覩其題贈孩兒
之詩寔有几分羨慕門楣之意父親大人若肯倩王撫臺往執斧
柯定然樂從望大人勿疑李尚書听了又沉吟半晌方說道我吏部
体面後不求人求人為媒雖不關係朝廷固自不妨但恐兒女不識
大休一概支吾便未免近褻我兒既定然要娶他莫若待我上一疏
請旨着王撫臺去為媒便覺冠冕而無阻撓矣李公子听了欢喜不
勝道若請得聖旨便萬無一失矣就催父親上疏李尚書一時溺愛

便不体諒人情竟上一疏道

更部尚書李仁謹奏為懇恩賜婚事臣待罪銓曹尽心簡拔既春復秋淹忽老矣僅有一子又壯年喪偶箕養一顧殊覺寡矣今訪知已故少師趙懿有一遺女賢淑多才正堪為配凡欲遣媒往聘因念少師已故又失慈親納采繫絲竟無一主臣因少師既為國殞軀不及為遺孫作主而皇上憫念勞臣若不降旨作主令其遺孤得所豈不令勞臣傷心于地下乎是以微臣具疏懇祈聖恩勅下撫臣着其往傳聖旨細諭臣恩使其遺女欣然從鐘鼓之樂則不獨少師脚感於九原即臣父子竭力犬馬亦不能報鴻祿於萬一矣事出于肅臨禁不賺主臣待命之至

這本上了早有趙少師一班故曰傳知甚為不平都說道怎麼趙少

師這等一個才女，轉要落在醜醜李酒鬼之手，你傳我傳，忽不覺傳到司空約之耳。司空約听了，甚是着驚，因想道：若論趙小姐之才，便是李吏部親身自求，也還推托得來。今忽下此聖旨，却着俺一時矇矓，隳隳了，却教他一個少年孤女，怎生佈擺？又打听得這個李吏部，鬼子是個酒鬼，甚不成人，倘落在此人手中，這冤屈却那裡去叫欲要為他出一分氣力，却又未曾會過，試尚係一個書生，怎敢與吏部尚書作對？左思右想，只得隱忍住了，過不得數日，因李吏部關中情熱，早到下聖旨來道：

趙少師殞身王事，遺女未嫁，朕甚念之。今李家宰有子未婚，似好，速也。着直隸撫臣王懋往襄其事，倘情理相宜，即請琴瑟，毋辜朕意。聖旨下了，李尚書父子十分吹喜，以為這頭親事拿在手中，只有司

空約聞了此信直驚得啞口無言滿肚皮氣苦又不敢向人訴說每日只是無聊無賴吐吐書生歎息而已忽一日出去打探消息回來看寓處的家人稟道相公纔出門就有一個老人家送了一封書來說是机密緊要的叫相公看過千萬留心問他是誰在那裡作寓並不肯說只說看了書自然知道放下忙去了司空約听了摸不着頭路及折開書來看時書中並不寫姓名又不叙寒溫只寫道

才難才難自古歎之即遠在天涯猶思樂就何況僅隔一簾詩詞相接而竟漠然不省心何忍也雖別有所念不敢負心是君之義然君既念人而人誰無義豈不念君况才之慕美不啻美之慕才聞兩才相愛已許双栖誓不改移好合之期擬於春榜之後不意突遭强暴於中作崇一時雷霆赫赫雖不能動淑女之心然指事

陳情未免引前盟以為証恐君不識而淑女之用心一時氣餒不敢應承致淑女坐虛而好人得以借口則為害不淺矣特此通知當事若未肯相詢幸明言之不可疑貳至囑至囑

司空約看完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覺大驚又不覺大喜暗想道這書是那裡來的却又無姓無名若說是事外之人却怎得知詳細如此若說是事內之人如何得有此人且說兩才相愛已許双栖誓不改移若是兩才相近情或有之但如子浙東宛子燕北寔係風中馬牛雖夢魂有機亦未知來去之踪焉能慨許双栖盟之一字此詎甚似荒唐若認荒唐却情親意切若歷歷不爽真令人莫解趙小姐簾前之約我若一口應承今日遭此強暴便可挺身爭辨正悔當時瞻前慮後失此灵机若兩美果願双栖便是我司空約終身之福但細

細想道人情世事大相懸絕怎能如書中所說只不知今日此書從
那裡說起沉吟多時又想到我細看此書之言甚是有理他說才難
我想人才到了趙小姐夫豈易得書中又責我在簾下詩詞相接而
竟不知惜心何忍也責得我真至痛切寔無詞以對書中如此開
情着力莫說是真心相為就是誑我之言却字字關於婚姻便誦之
受害亦義所當為何湏再計但聖旨總下王撫臺不知作何區處趙
小姐不知作何分辨我怎好輕易出頭決裂其事且打探個的信再
作道理况會試在途莫若且捱過了倘能僥倖有所理論又易於听
了遂忍耐住但朝夕著人打探王撫臺奉旨後的消息原來王撫臺
接了聖旨知是李公子自知曾出醜不敢復裝体面因攜掇父親弄
此手脚壓倒趙小姐不敢不從却暗想道這趙小姐是個大才女考

詩選壻也不知選過多少詩人並無一人中意何況李公子一字不識如何能肯曲就况又有前番醜態函了自供却教人怎生挽回但聖上不知就裡被他朦朧了我若奏明便是與李吏部作對頭了若奉旨竟行却教趙小姐一孤女如何佈擺我今先差一役暗去先去通知趙小姐看趙小姐如何舉動再作區區因差人先悄悄去報知趙小姐且說趙小姐自從與趙白隔簾訂盟之後便謝絕考詩之事每日只在深閨之內守候金榜之期過了些時並無影响有帖身的侍妾時常提撥小姐道前日那個隔簾與小姐定盟的趙相公人物又生得美麗非常年又青才學又好既來考詩又入得小姐之眼怎不自求小姐作配却苦心的勸小姐與他妹子同嫁司空相公這是何意小姐道這個趙相公年雖青却是個至意君子他知道我與

司空相公兩下裡詩詞已相愛慕止碍着妹子先有成議不曾許可
故力劝双栖以定才美婚媾之案不欲做破人利己之事或者少年
之志大意不在我亦未可知我怎好棄前之愛慕忽移為後之愛慕
使人看破箇倖以辱少師老爺之閨範衆侍妾道小姐所論自是不
差但我們所慮者怎怕這趙相公年紀小說過的話有口無心不知
記得記不得却教小姐在此痴痴的等信小姐道你們不須多慮他
原約金榜後便有分曉今去會試近矣且待會試過再做道理正議
論不了忽門上老家人送進一封書來說是那裡一位趙相公因重
資托報連夜打來的緊急侍妾接了傳與小姐小姐忙接開一看書
中却無名姓只寫道

前盟已定准擬金榜題名欣然踐約不意突遭惡宦昧心又恃爵

位之尊朦朧聖旨欲橫占婚姻竟不思玉杆玄霜非頑金蠶玉之所可搗玉音一到諒非小姐之所樂聞若無權在意中定然變生意外再四為小姐裁斷若苦推辭是違聖旨如直言好醜豈不觸怒權奸為今之計莫若竟引考詩之詞賦作明徵已許司空之婚姻為寔批後先有定邊早分明此朝廷禮法名教之大倫雖聖旨亦無如之何矣所慮者司空之盟未曾面訂恐小姐之氣餒而不敢慷慨出言特此報知前盟已縷諸司空之肺腑雖大廷召對鼎鑊相加亦不易其詞矣請小姐放心直認不獨免禍且可轉禍為福矣慎之慎之

小姐看完雖又驚又喜却一時摸不着頭路喜的是前盟已入司空之肺腑驚得是惡宦朦朧聖旨却不知惡宦是誰正費尋思忽老家

人又忙；進來稟道王都老爺悄悄；差人要見小姐說有甚麼緊要的話小姐听了知就是這件聖旨的紫作了忙；走到簾下喚都院的差人進至後廳隔簾問道不知都老爺有甚言語着你來分付差人道今有北京吏部李尚書老爺要為公子求小姐結親恐小姐不肯輕易應承因上疏求萬歲爺作主今萬歲爺倒下聖旨來着都老爺為媒成全此事都老爺恐怕小姐不知明日又不知聖旨到來無辭以對故着小人先來報知請小姐好打点小姐听了道這等難為你了因叫人封了三兩銀子與他作賞封道你回去煩你稟上都老爺說我賤妾感激不盡只好事後來叩謝了差人去了小姐回到閣中復暗想道誰知那個一字不識白丁弄出這等大禍來若不是先得了這封書有此一說可以為辭明日聖旨到來王都院自然要為

步女系 一一四
三
媒却將甚麼言語回復他因此時天已晚了因在灯下細寫了一個稟帖煩都院代奏稟帖上寫的是

已故中和殿大學士如少師臣趙懿遺女臣妾趙宛子謹稟為遺孤薄命考詩擇婿已定不及仰承聖恩怨天轉奏事念臣宛子幼失先少師及母錢夫人筑孤立河洲不識誰荀誰衛恐誤招惡少以辱少師故不得已而隔簾考詩以為選擇之地不意才確淹忽經年並無一英一秀至前某月日恩吏部尚書李仁之子李最賢至臣妾簾下求考詩以結婚臣妾以其貴介自應多才倘能詩文作合是所願也因先題一絕贊譽求其屬和不意最賢見詩勃然大怒以臣妾引李太白詛誚之言竟一字不和怒罵而去臣妾自是少師遺女因孤立而受辱至此豈不可憐故復至今某月日

有浙東處州舉人司空約赴京會試道過曲阜聞臣妾之名亦來請考不意對考之時分題有禮唱和分明不愧好逑無慙風雅臣妾正當受辱之後見筆墨中之紅絲歛然牽繫遂許結朱陳允諧秦晉已告之先少師與先夫人而謹閉閨閣以俟百輛之迎矣不意皇恩浩蕩憫念先少師無嗣而賜婚大臣貴子遺孤誠不世之遭逢也但恨臣妾命薄已受聘書生人倫所係名教所關安敢貪榮以廢朝廷之禮法謹具此稟明懇祈憲天大人轉達九重收回成命至于辜負天高地厚之洪恩臣妾死不足以謝臨稟不勝惶惶待命之至

趙小姐寫完了本因分付老家人叫他明日絕早可到都院衙門候都老爺一開門就煩門上執事官吏入去稟明小姐既奉聖旨有喜

憲天只怕理該匍伏墓前以仰承聖命老家人到了一次早果然去矣
執事入去稟明封了回信來回稟小姐道都老爺說朝廷聖旨雖為
小姐而下原非有碍于小姐却是命本院為李吏部之子求小姐之
婚姻嘉札也本院自當來宣聖諭那有個褻賣之理就是本院來亦
只隔簾相見盡嘉札也小姐道隔簾相見雖是撫公存厚道既存嘉
札又有先少師之体因叫家人在前面大所兩半邊掛起一簾子與
小姐存身大所中間都齊：整：設了公座請撫臺南面而坐打点
停當不多時王撫臺因王命在身却不敢遲留竟排執事望趙府而
來到了府前早有一班家人開了中門齊：跪稟道家小姐遵老爺
憲令不敢出迎請老爺憲駕直至大所王撫臺搖：頭道宰相所堂
豈車而馳驅之地遂下了八座舉步而入到了大所之上早有一班

老成侍妾齊，跪稟道小姐既遵憲令已在簾內跪接請老爺台坐
容小姐隔簾叩拜王撫臺道小姐既在簾內禮應相見遂對着簾子
作了一揖，完便高声說道本院此來乃是奉皇上之命，本院親
執斧柯為吏部李尚書長公子李最貴求小姐之婚學士冢宰俱係
朝廷元老門戶相當故聖命特降此小姐之至榮大喜宜欽承聖命
拜謝皇恩以便本院好傳諭李吏部使其早擇日行聘以成嘉禮諒
小姐所樂後也撫公說完趙小姐即隔簾朗答應道聖恩隆重敢
不欽承但恨臣妾命薄未奉之先業已許配書生謹具下情上稟憲
天大人求憲天大人電覽恭詳朝廷禮法斟酌名教人倫代臣妾回
天使臣妾笄，孤女不至貪榮喪節以辱先少師而為朝廷之罪人
則感憲天大人之鴻恩過于再造矣一面說一面就叫侍妾將手本

送上與都老爺都老爺接着細細看了一遍假做吃驚道原來小姐
未奉之先已經考詩定了司空約之聘却怎麼又沈吟了半晌忽又
說道這事果真麼小姐隔簾答道事關朝廷倫理安敢妄言王撫臺
道既是這等就是本院也做不得主張只好拋寔奏聞看聖意何如
再來說道小姐說罷就走出府門上轎而去只因這一去有分教線
逢苦李又遇強挑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十二回 少年及第垂涎有女之家 醜婦洞房却恨貪杯之客

金鞍白馬青錢選才高果是驚人眼急欲耀門楣誰知醜是兒○
心中徒自恼日夜鬼相炒只道酒消愁相嫌為楚囚 右調菩薩蠻
話說王府臺接了趙小姐的手本知道他已許了司空約事有把臂
不至墮在李公子陷坑中暗歡喜回到衙中就托他的手本替他

出疏奏聞朝廷且按下不題却說司空約坐在京中踞朝夕為趙小姐之事暗裏着急却抓不着沒處用力只好四下裡打探消息不期倏忽之間會試場到了只得隨衆人人試三場已畢候到揭榜幸喜文星照命高，的中了一名進士到了廷試又殿在二甲第一選入翰林院遊街三日金鞍白馬年又青人物又風流見了的無人有愛在他入見了無過欣羨一番也就罷了不期遇着一個請告的兵部尚書姓晏名黻就是址直隸人為人耿直任性在兵部也曾為朝廷出過些力做過些事蒙近因年老請告在家有一個女兒是他鐘愛小時人物也還俊秀不期後來出了痘子弄了一面麻臉親戚中看見了就起他個混名叫做吃蹄麻佳人有人家子弟貪他富貴要來娶他晏黻或指他官小低微或嫌他人物鄙陋不肯許嫁及至遇了

賁介兒郎有些才幹情願攀他；又訪知麻臉之名不肯來娶所以
遲了到二十三尚不曾出閣這一日進士遊街晏尚書親眼看見
司空約年又青人物又風流又探知是處州府司空學士之子家世
門楣種；人意又以為他南人未必便知他麻佳人之名不勝歡喜
因央了房師吏科給事中張侃來做媒張侃因與晏尚書有些瓜葛
推辭不得只得請司空約到寓與他說知婚姻之事司空約滿肚皮
要吐露他與趙小姐婚姻之事正苦沒個門路不便對人說起今忽
房師又為晏尚書來做媒就打動他的機關便朗朗說道老師台教
敢不听从但門生進京之時道過曲阜遙遇趙少師之遺女宛子考
詩擇婿門生一時驚異其名偶隨衆一考不意婚緣有在借筆墨之
靈竟許諧秦晉之好公事稍暇便當往踐其約不意晏大司馬又有

此一段冰清之高義愧一書生不能兩就敢求老師臺代為辭謝張房師听了道原來賢契已有此佳偶了但不知齒叙錄可曾刻上原來司空約因有了李吏部之事在心一中了便叫人在齒叙錄上刻了趙氏如子與趙氏宛子之名此雖為吏部而蕪不料又遠過晏尚書來議親遂叫長班取出一本送與張吏科以為徵驗張房師看完道宛子是了這如子又是何人司空約道如子乃本鄉所定宛子考詩時情愿双栖故並列于上張吏科道既有兩聘便難相強賢契請回罷待我回覆晏公就是了司空約辭出張吏科隨即寫了一封書言其已聘遂將齒叙錄俱封在內送與他去看晏尚書看了見稱其有聘便默然半晌開口不得又默然半晌氣不過因又取書看了一遍見齒錄上注的宛子趙氏是趙少師遺女忽然想起道我前日在

邸報中隱隱記得有聖旨着王撫臺為媒賜趙少師遺女之婚想來就是司空約了我還想說道聖上何厚于趙少師而薄于我就不檢個黃介公子賜個女兒再三細想却糊糊記得不真因叫家人查出邸報來看再細看了方知賜婚的是李吏部的兒子李最貴不是司空約因大怒道這小畜怎敢假刻齒錄哄騙于我若丹托張房師去說他師生間情熱自然要為他回護我莫若竟叅一本說他假刻齒錄違悖聖旨看他這進士可做得穩又想道這一首雖好只覺太狠了些莫若再着一個親信之人去將這些利害之言先通知他一番倘他害怕歛然允從成了姻親好事豈不為美他如不知好歹畢竟執拗不從那時再下毒手也未為遲因又央了兵部郎中左坦去說這左坦是晏駁的旧屬下又與晏公甚是相厚領了晏

公之命因來見司空約道老先生年少才高初登仕籍就如一雙美玉之碗什麼珍羞方令人玩之稱賞豈可擲之泰山之下與之相抗就是晏太司馬這頭親事屈体相攀也只是愛老先生之才美故再三撮合若成就了不獨閩中有宦家之樂就是翁塔間也還有許多倚借之處那些况不妙如此推阻就是偏執不願也須直了辭謝便無禍患怎麼假刻齧錄恰又倒與聖旨相悖因此破綻與人拿把竊為老先生危之司空約道老先生這話那裡說起我學生就是居鄉之時言行相顧也不虛出一言以欺朋友怎麼緣入仕途就假刻錄以欺朝廷而至于違悖聖旨不知老先生之言從何以來左郎中道來是有個來處此時且不必說但請問老先生晏大司馬這頭親事還是從也不從司空約道學生不是不從但恨書生無福先已聘

了兩個趙氏如何敢再辱大司馬之門楣左郎中道老先生既不肯直言我學生只管苦々瑣瀆未免有觸老先生之旨異日舡到江中有些滌漏方信予言字々是良藥學生今日且別去司空約道學生言々寔地怨亦不至江心望老先生不必為學生過慮左郎中見遜言危言俱不能入只得別了去回稟晏公晏公听了不勝大怒便要動本叅他又見他認得真寔全不轉口又恐怕其中別有緣故叅他不倒因又忍住了因叫人去打探王撫臺奉聖旨着他為媒賜婚之事怎生回旨再作區區原來王撫臺本雖上了閣中見本裡稱其已別有聘是個辭苟因與李吏部情熱遂為按納住情々通知李吏部叫作法挽回李吏部前見聖旨批准以為十全九便不用此情勢去關通王撫臺今見王撫臺為趙小姐以先有聘回奏便不勝大怒因

復上一木連王撫臺俱叅在內叅他以莫須有之事虛誣朝廷遺悖
聖旨晏尚打听了此信不勝歡喜道李吏部既稱趙小姐別聘為莫
須有則司空約齒錄上所刻已聘趙氏未免也屬荒唐了何不趁此
機會也叅他一本夾攻司空約一個書生趙小姐一個遺孤女子要
上本辨白有許多繁雜就上了本閣中情面不熱誰來替他作主趙
小姐若仍歸了李最貴則司空約不娶我女更娶何人筭計停當遂也
忙上的上了一本內稱司空約自恃新貴不願結婚朱陳辭婚可也
不台妄指皇上賜婚李最貴之趙氏是其原聘假刻齒錄以為徵而
上與聖旨相抗及臣細訪寔無考詩之事伏乞聖明薄其罪而今臣
在任犬馬微勞賜臣弱女為配則感聖恩如天如地矣本上了這見
得事体牽纏难于回護必須聖斷以便按納不住將本呈與聖覽皇

上先春王撫臺復本內稱趙宛子因考詩擇婿已許配處州舉子司空約此係朝廷名教所關不敢復為李最貴又執斧柯及再看李吏部之本內稱王撫臣為趙小姐回護以莫須有之事虛誑朝廷一時委決不下因細想想道趙少師忠勤素著又歿于王事又無子嗣止一遺女若果考詩擇了得意之婿朕再強他別嫁何以慰忠魂于地下目于禮法人倫未免有碍倘考詩是虛假此推托緣天子乃為兒女所賣却又不可欲要召趙召少師的遺女來面察真偽一時驚天動地又覺多事及再看晏尚書之本却是恭新進士司空約妄于假刻齒錄皇上賜婚李最貴之趙宛子為原配虛誑朝廷違悖聖旨罪在不赦又見晏敵所忝的司空約恰是趙宛子所稱考詩許配之人因喜道這易處了只消召司空約來一問便明白了因傳旨召趙

上在朝諸臣明日廷見到了次早諸臣齊集鳴立多時方纔見九重
之上簾韶並奏仙掌齊開早已聖駕臨軒諸臣次第朝見過早有當
駕臣傳旨宣翰林院庶吉士司空約上殿司空約承宣出班又至丹
墀五拜三叩頭然後躬趨入殿俯伏丹陛口稱翰林院庶吉士臣司
空約七駕願皇上萬歲萬歲萬歲天子在龍座上看見司空約年
正青春人物又聰俊非常滿心歡喜因問道你就是司空約麼司空
約道正是司空約天子又問道你與趙少師遺女趙宛子考詩許聘
果是寔情麼司空約道若非寔情怎敢虛刻齒錄以虛誑朝廷自取
不赦之罪天子道既是寔情你與宛子所考何詩可誦與朕听司空
約又奏道宛子與臣唱和數番詩詞頗懽恐臣口誦不清以汚聖听
伏乞聖恩賜請筆札容臣細錄出以呈聖覽天子听了大喜因命

侍臣給與筆札司空約得了筆札就俯伏在丹陛上展開龍鳳之箋
 提起兔毫之筆先從到所兩首七言絕句寫起寫完了絕句就將兩
 頁以言律詩也寫了寫完七言律詩又將兩首五言律詩也寫了寫
 完五言律詩又將兩首柳梢青詞兒也寫了然後將結局的兩首七
 言律詩寫出以明許配之意一寫完然後呈與聖覽天子見他俯
 伏在丹陛上寫錄詩詞一枝筆起落就如風雨驟至又見信筆
 寫去一字也不遺忘龍顏已欣有喜色及呈上詩詞來看了見撰
 句英華吐詞風雅更加歡喜但不知詩詞之用意因召司空約立近
 龍座前親問他道你既至他相府考詩為何只題一首七言絕句司
 空子道臣初至他府中還疑他是虛才不過略識字故但題一首
 七言絕句去試他後見他回卷的七言絕句畧去虛榮而早佔婚媾

之上乘又見他筆墨情態甚不尋常方知他竟是一個女才子急
要再做一首七言律詩的去請教他不期他早又題了這七言律詩
來徵露讎婚之意臣見他綵垂青眼便吐赤心臣寔居鄉有聘焉敢
欺他故以辜負之詞再三辭謝宛子忍臣推托故又做一首二言律
詩再三詢問臣雖亦做了一首五言律詩答他但恐律詩說三分明
故做此柳梢青詞道出姓名鄉村以明非妄後欲別又做大小皆喬
恨莫蒸之句以謝過感不嗔不妬宛子又做二女何嘗美不燕之句
方終訂了姻盟故人道際聖明一時僥倖方敢在齒叙錄上刻了如
子宛子之名李晏二尚書忝臣假刺臣思婚姻嘉札也一物不脩淑
女尚不肯干歸宛子乃宰相桃夭自諳閨訓又非桑濮臣如假知明
日百輛禮迎而宛子不應却將奈何萬望聖明鑒察天子見司空約

敷奏詳明龍顏大悅道汝與宛子考詩許聘之事朕已洞悉是寔不
須再議本當賜汝早結褵但恐二大臣所請不遂一時無顏尔且
暫退供職以俟後命司空約規承聖諭溫和詳盡不敢再奏只得謝
恩出殿退入原班天子見司空約退出然後又傳旨宣李晏二尚書
上殿李仁晏奏二臣聞宣急趨入天子就說道二卿所奏司空約
與趙宛子考詩許聘之事假刻齒錄寔係莫須有朕亦曾宣他入殿
細盤問他所考是何詩詞他竟一筆寫出毫無推阻朕又問他詩
為何而作詞又為何而作他又一一解明供有情理朕方信他是寔
赦他去了然朕細想宛子如子能詩亦非淑人之事司空約後生新
進未必便陳荀王今李卿有子既欲繁然寫寔晏卿有女又思坦腹
未床何不待朕做個月老二卿撮合兩相書門指頭要二新人才兒

出奇這段婚姻美如錦片矣不識二卿以朕此舉為何如李尚書肚
裡雖明知是尚書女兒是有名的麻婆子甚不情願曼尚書心裡頭
亦明知李尚書的兒子是個出類李酒鬼大不歡喜却當不得天
子竟當做一件大人情兩個尚書又同立在殿上那裡好說他的兒
子是個酒鬼又不敢道他女兒是個麻子天子突然說出又不曾打
點夫子立等回奏二臣又不敢遲延不對只得忙忙跪奏道做臣兒
女之事怎敢當聖恩垂念頑子劣女亦不敢攀八座門楣還望陛下
且勸止絲綸容臣熟商其宜再請恩命天子只認做是他二人謙讓
奏辭遂不降旨道此婚寔是相宜朕意已決二卿不必過辭此時許
多閣臣揚在殿上侍衛天子因顧問道衆卿以朕此舉有當于禮否
衆閣下忙跪奏道冢宰之子才子也大司馬之女淑女也是一時之

好速佳偶欣蒙皇上賜婚上合天心下協人望誠二臣之厚幸也天子听了龍顏大悅道衆卿亦以為然則朕非過譽矣因召欽天監問今日是甚麼日辰欽天監奏道今日乃黃道大吉之日宜結婚姻天子听了遂命侍臣徹御前的金蓮安灼與御樂井上方的許多金花綵緞面命諸臣代朕往襄嘉禮諸臣領旨一時鬧轟以為大榮李晏二尚書苦在肚裡那裡还敢再分辨一句惟有連三拜謝聖恩而已正是 倚官講肯賜婚姻 拿穩強他花灼新 不道天心原有合 仍留才子配佳人 其二 麻面婆娘酒鬼鬼 只恐嫁娶討便宜 誰知月老紅絲巧 恰不恁在一枝 李晏二尚書蒙聖旨賜婚一時金蓮御樂井百官親迎戈宜十分榮耀也便混過了到了結親之後妻子看見大夫是個一丁不識的酒

鬼丈夫看見妻子是個滿面圈點的佳人朝夕相對彼此如何過得
若是李酒鬼是情知才學不及司空約只該娶个跼踏麻佳人安能
消受的趙小姐况是小姐乃皇上賜婚的雖云貌醜也是欵賜还宜
和合為是晏小姐若是个知命之女曉得自家面孔不消安分守己
也可忍耐誰知晏小姐心中大是不然道我這樣容貌反嫁了一個
酒鬼總是爹了做錯不該去請聖旨只把司空約騙入家中強迫成
親不怕他飛上天去如今皇上什麼全大臣体而就賜起婚那司空
約自的被趙小姐佔去細想來到成就了他对我如何氣得過頭
尋个事端叫爹了擺佈他一番方消我恨正是

只怨他人巧 不知自己呆 閨中空策計 到底有安排

只因這一想有分教才子回家佳人會而畢竟後事如何且听下回

分解

須支治

一二五

三

十三回

司空約苦陳情無倫無常

趙如子感生

情

情牽絆問明底裡心方坦心方坦果訂雙棲感恩無綫藉情

右調憶秦娥

話說司空約蒙天子聖恩審明他與趙宛子考詩是真許婚是寔不
湏再議但恐眼前就娶未免傷李晏二尚書体面故令其以待後命
司空約雖感激聖恩却暗曉得觸了二尚書之怒定然要移禍于他
又見前書雖然烈依他而行魔就了一大好事却不知畢竟是誰
人寄的又不知道宛子可也知道趙宛子就是也有書通他知道了
與我一樣應承趙如子遠在東南豈能曉得定要怪我貪恋宰相門
楣竟不料理貧賤之事為今之計莫若上一本請旨省親暫辭回去

一可還鄉央趙老親娘辨明不得已之心事二可避兩尚書之暗禍
算計定了遂上了一疏請給假省親當事見他翰林無事也就擬旨
准了正是 從權承聖命 愁他未必知 誰知路途上 是你整

紅絲

司空約見聖旨准了假便忙忙打點回去一日回到曲阜要思量見
見趙小姐問他一聲出手本與王撫臺稱說與我已結婚姻可是他
的生意明日好對趙如子叙其委曲因此婚姻要待聖命正在嫌疑
却不好自往遂尋了一個冷靜下處因叫認得的家人悄悄去尋見
趙府的老家人叫他來細問個端的老家人見司空約已中了進
士未尋他定然為婚姻之事遂暗暗進去稟知小姐領了小姐回答
之言同日我與小姐考詩之時雖蒙小姐垂愛有個許可婚姻我只

為居知聘了心雖感激願成却答應得模模糊糊不曾清白就是小姐也說得是兩可之話不期聖旨為李吏部求婚時人皆傳說小姐朗朗烈烈出手本硬稱與我結婚姻叫我不敢不應承應承便勉強應承了恐怕內中不確雖喜聖恩認真了諭我待後命結親却未曾對會就至今日還叫我想一想心驚胆碎故今日特來請教小姐這事可是小姐自立的主意老人家聽了道這結婚姻的已有人兩邊說定又設誓拜天盟定怎麼司空爺還不知道又要來問司空約道我寔不知是誰來與小姐設誓盟定萬求告我老人家道前日有一位趙相公來與小姐考詩兩人考詩因考得兩下不相愛因說起司空爺的詩好我小姐與司空爺對考時原有個許婚姻之意無奈司空爺自說已與本鄉的趙如子結了婚姻不敢復又應承那趙相

公就說趙如子是他親妹果然許了司空其才不減小姐既兩才遇在一時何不結了姊妹共事司空也是一樁快事我小姐聽了滿心歡喜遂設祭礼香花灯灼隔簾內外結了雙栖方纔相別就說到京報與司空爺故前李吏部請了聖旨下來求婚小姐就出手本求王撫臺上疏辭婚又蒙聖恩准了此事人人皆知為何司空爺不知要問難道趙相公不曾來通知司空約聽了又驚又喜暗想因又問道這趙相公叫甚名字老人家道他初來帖子上我見他寫的是趙白司空約聽見說的趙白就暗吃驚道我向認趙白就是如子假托若果是如子假托如子一個弱女怎能走數千里絕遠之路定然另有個趙白若另有一個則前日投我的那封書不寫姓名自然是個趙白寫的了這等想起來這趙白既是個少年風流才情又與趙

小姐相憐相愛為何不自求轉為我司空約一力謀成双栖這段佳情美舉就之古人亦不能有真令人感激不盡因對老人家道這事是有書來說因他不寫姓名我說有三分疑惑今日方纔明白煩你多拜上小姐我在京恐仇人算計故請旨歸省且暫避幾時候朝廷後命下了方敢求薦迨小姐此時嫌疑之際不敢到簾拜謝萬望小姐念此深盟安心稍待老人家道小姐也因避人仇口禮節毫不敢行亦望司空爺垂諒彼此再三各申情禮方纔辭去正是

賸行只道全無謂 細想方知大有心 護道一時皆說破 誰知還有幾層深

司空約問明了趙小姐應了是真滿心歡喜但不知這趙白與趙子畢竟還是甚人忙趕到家中拜見父親就將中進士并進京

遇曲阜與趙小姐考詩相憐相愛詩
九醉又值李吏部為子求婚
請了聖旨去娶趙小姐趙小姐竟認與兒定婚出手本央王撫臺回
復聖旨以及晏尚書有女苦相攀之事後賴天子聖明臨軒審明
仍將趙小姐准配與兒却將李尚書之子賜婚了晏尚書之女一併
事方終完了司空學士聽了滿心歡喜道既是這等京中與曲阜相
近何不竟娶了趙小姐為何又告假出來司空約道此時李吏部正
掌銓選當權見趙小姐仍配與兒却十分沒趣天子雖賜婚晏尚書
替他遮羞却是麻面醜女其羞更甚孩兒若在京忙就娶愈觸其
怒定然取禍故告假出來聊以避之况趙如子婚姻在先焉敢負心
且趙小姐這頭親事兒與趙小姐寔未講清後朗應承皆賴趙如
子托兄趙白在中撮合今日事已穩成怎敢忘了前盟後面多少事

義而不先趨諂其秦晉故孩兒回來定省之後也就要請大人之命
完此一倫司空學士聽了歡喜道我兒你所論所行皆合情理聽你
自行可也不必拘于我父子商量定了司空約就不付人條了一
副厚禮先送與趙親娘央他轉報姪女會場中了之信自家便隨后
求他商量後事不期到了列眉村趙伯娘家趙伯娘接着再三賀他
中進才入翰林之喜就說道老爺如今是朝廷上的貴人了如何還
有工夫走到這鄉村來看我又燕賜此厚禮這是斷不敢領司空道
我晚生自見了令侄女之和詩即一心驚其才美而專注矣又蒙老
親毋賜窺半面則又不獨驚才而宛然天仙中不易得之天仙安得
不令人夢魂如繫而不能少解又至路過曲阜又不期天地精靈別
自有在又遇了相府一位趙小姐與之考較詩詞其才美不減于

姪女又名宛子自與令姪女皆是白雲明日中之第一流人我晚生
生來的瘦性酷愛才美偶遇了才美晚生安能漠然如土木而了不
動心就是趙宛子之才美雖然愛慕若議及姻親便寸心違々而不
敢貪許何也以有令姪女之和詩時々在念而不敢思也就是後來
到了京中遭了李晏二尚書強婚請了聖旨已拚獲罪幸遇諱白的
這位趙兄說令姪女是他的親妹子不欲辜負才美遂一力包庇勸
他双栖已與宛子盟神設誓決不相負恰遇李晏之變趙宛子就認
與晚生考詩結婚竟出手本煩王撫臺回奏趙兄又寄書與晚生要
晚生侃々應承不可壞小姐之事我晚生見朝事已急不能復來請
教令姪女又見晏尚書的本章坐守而待空之摹想這諱白的趙兄
令姪女行的權變只得就大胆見天子應承了令蒙天子賜婚

已定故特告假趕出來要請開明白這位趙兄與令侄女不知可
果是兄妹還是了人裝做男子以行遠出之權我晚生所說之言與
所行之事并非所存之心不但天日在上可以表白就是令姪女一個
慧心才女豈不細密怎麼老親母所說之話冷落冷落到我像罪我晚
生人另做了他夢的一般趙伯娘哄道我一個鄉村婦人見老翁貴
人怎敢冷落但不知老翁此來大意還是為何司空約道我晚生前
來既蒙令侄女和了求美之詩後又蒙令侄女題有兩榜標名洞房
花灼之句我晚生已感刻于心死生不忘矣此皆老親母一了所知
怎到今日僥倖成名轉問起還是如何終不然敢以一日虛名在大
才美仙人面前改頭換面趙伯娘道原來司空爺是個好人就是司
空爺不以榮辱驕人若與宰相之女對考過詩詞又相憐相愛原結

婚姻之事這又是最才最美之上乘豈不快心又何必向萬山中求
舍住女鄉村之才美若論和詩却又不曾當面明和若許金榜洞房
却也未嘗當面明許都還是隔着天未見面的猜測的影子就明
白。賴了還笑不得負心到不料司空爺還真心切。如此不忌我
如今只得要寔；對相公說了我家舍姪女初聞得秋闈來報喜寔
寔歡喜到得後來打聽得進京時在曲阜縣因詩考才美因與趙小
姐互相憐愛而議論婚姻定料其有成故將向日的虛和虛許俱丟
開一邊矣到後來又聞得聖旨不准李晏二尚書之奏但准了司空
爺與趙小姐結婚之奏煌。聖命舍侄女草茅貧賤焉敢與爭故早
已丟開半邊故司空爺來使我老婦人驚訝却不知司空爺已與趙
小姐議定又栖還有此一箇美意故今日又來舍姪女那裡知道我

湏去報與他知但不知這双栖之舉趙小姐是個宰相的小姐如子
是個鄉人的女兒成婚之時還是不貴賤還是不上下還是稱大小
司空爺可不付明白在我肚裡倘合姪女問起我也好答他司空約
道双栖者並栖也並者同也一般也怎不得貴賤與上下大小娶到
家中只好不為左右夫人罷了就是左右也只好就年紀生辰之長
幼分罷了趙伯娘道原來如此妙呀妙呀我已叫人收拾飯了司空
爺請照舊畧坐了我只去見一見合姪女就求司空爺千萬不可性
急司空約哄道舊時十數日也等了難道今日一日就等不得老親
母只領請放心去我自不妨但只求老親母見令姪女將我聊生委
委曲 約苦衷細了達上使令姪女知我晚生的木心却並無不別
便感老親母之厚德不淺矣定當圖報決不食言趙伯娘答應我知

道了就出門而去正是 裝成套子做成因 只恐人心有變遷

到得始終全不改 方知君子性情堅

原來趙如子在曲阜深愛趙苑子的才美不能割捨又感司空約只
以已聘為辭絕無貪新棄舊之情便忌如全消再三與苑子訂了双
栖之約又恐京中有變故忙；赶到皇都一來覽皇都氣象二來
又可打聽司空約之行踪不期遠遇着李晏二尚書之禍恐怕司空
約不知已定雙栖之約回旨錯亂便誤了一天好事因乘他出門送
一封書空名報知如子苑子已盟定了双栖之事又罵得真；誠；使
司空約在急迫之時只得拚着命大膽認了方感動聖心賜他又一
面命李晏二尚書別結婚好此雖趙苑子與司空約所行之事若論
三婚得成皆趙如子不嫉不妬暗；間全撮合之功及趙如子打所

得司空約請肯歸省知道他畢竟要來詢問遂忙一盪了回家既到
了家又慮司空約中了進士人奉旨聘了趙宰相之女想他一時驕
傲說出輕薄話來不如舊日便非君子之配故來時先叫伯娘試他
一試伯娘所以八門便先做個冷臉今見他細述前情與歷言後事
可真！切寔一字不苟故伯娘許了來見如子既見如子遂將前話
細細說了一遍如子也就喜歡又將一番話與伯娘說了叫他對司
空約再說伯娘聽得个明畧坐了一回方纔又走了回家來見司空
約正是 兒女性情多 老娘會舌巧 顛倒說將來 聽者也你好
趙伯娘回到家司空約迎着問道令姪女曾察明我晚生的苦情麼
趙伯娘道舍姪女初意只疑司空爺貪賁忘賤未免恨恨干心今被
我老身將司空爺與趙小姐遭此強婚必奏明雙栖之事不肯昧心

故今日司空命此來舍姪女方纔不怨但恐双柄者較之獨占僅居
一半不知鐘鼓琴瑟之樂可得完全司空約道不是這等論房幃好
合只怕異調而不同心異調露出從違便生嫉妬若果情投意合愛
惡一般你之所喜正我之所憐則房幃中之鐘鼓琴瑟之人調弄豈
不較之二人為更全乎趙伯娘聽了大喜道司空爺說得妙最關人
的狹窄心胸我細想想來這趙小姐與我舍侄女才貌定然各各有
才但不知還是同心還是異調司空約道大凡人之異調者定是你
有才整我無貌受你之欺故至紆參差而不相合也若是偶見一
才你敬我恭乍窺一貌我憐你愛兩心便自然一同安有二致趙伯
娘道據司空爺這等說起來彼此有才方自狀愛十彼此有貌安自
無愛貌但不知趙小姐之才貌與我舍侄女之才貌還是誰高誰下

司空約道若論不見而隔別着應酬論事又明白又親切絕不為詞
華所掩而稍留疑似又落筆如風雨驟至不稍停留就用時俗字眼
備古雅則令姪女與趙小姐婉深各有其妙寔不相上下
至于賦體五言則惟見令姪女四首超出漢唐趙小姐則惜乎未見
然而推測之定亦無慙今所懸特花想之容耳縱極美也未必能到
到得令姪女老親毋但請放心趙伯娘道司空爺既如此說來我寔
寔歡喜但請問兩下裡既議定双栖路途隔越却怎生同娶就是兩
地也不能共一媒人司空約道先許自然先娶媒人則各請其地之
尊趙伯娘道依司空爺所說則令姪女既先許就要先娶了不知此
地却請何人為媒司空約道此地去處州甚遠只好就便請縣尊
了趙伯娘道司空爺既是這樣事都打點了令姪女處我也須通知

多女系 一三五
他一聲使他也好早，打點司空約道得蒙老親毋垂情更感不盡。趙伯娘見司空約喜他又去只得假托承他之命又走去與如子商量許久復來回司空約道舍姪女聽了先娶之言就啞然了半晌後知不免方酌量說道隻柘者同歸之義也縱聘不同時而娶必同日方于礼有合若一先一後未免開錯落之端倘慮遠近不能笑至當先便遠就近以俟獲迎之百兩如此則礼同樂同事，同而先後之是非不入矣請問司空爺舍姪女這些說話不知可有幾句中聽麼司空約聽了大喜道令姪女此議并用經權大合情礼妙不容言但更有一說父之命婚則當告君而家娶君之命婚則當稟父而入婚今適李晏之累賜婚出之君命况晚生又居翰林之職尚需後命只恐京婚事有八九家婚則令姪女近而趙小姐遠京婚則趙小姐近

而令姪女遠若移而相就不識令姪女作何舉動趙伯娘道舍姪女
曾說為婚而移出門宜用婚禮移而道遠則雖親迎夫婿當前後隔
別左右不行仍用父母相送之禮方總文貼司空約聽了大喜道全
姪女斟酌得宜我晚生深服議既已定暫且告婦容擇了日請了媒
人有了行期再來報知遂歡喜別了來家正是

婚姻是大倫 毫厘不可減 縱使兩心同 也要費周折

司空約到家因稟知父母道孩兒省親假期有限滿了就要進京進
京見朝倘聖天子之賜婚後命忽然下了一時便要奉旨趙宛子曲
阜近易于親迎而趙如子遠在東南恐非一蹴致違君命于係非小
今與之言明移遠就近權居曲阜同候聖命今特上請父命以為可
否司空學士道如此最為有理汝可竟行不必拘于我司空約得

了父命即時自至縣求請縣尊為媒又叫人去請陰陽選擇個上好的大吉之日又叫人去備花爆竹火綵轎笙蕭鼓樂來十分齊整又在列眉村口收拾出一間舊宰相的廳堂用錦綉珠玉鋪設得華麗以為迎娶暫居以候長行之地迎娶還遠地方上早亂哄鬧了半月有餘起先還不知為甚到此時方纔知道是司空學士的兒子司空新進士來娶趙木的女兒趙如子被此相傳無不大驚大喜以為奇事自有這一驚喜有分教荒村楊西子之輝茅屋生謝姬之色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四回 執柯斧變成姊妹 驗生辰分別尊卑

相逢喜雍々揖讓皆稱姊姊皆稱姊天心有在非人所使 憐才豈可不我爾花貌何殊桃與李桃與李等得春來齊眉共旨

右詞憶
秦鏡

話說司空約先打點了極盛的婚娶議定後又收拾下齊了聘禮的長行轎馬到了吉期然後請縣尊為媒同着合郡合縣的鳴珂珮王之親朋都來助娶趙如子知是司空約過為恭敬私心十分感激遂將一應產業托了趙伯娘與老人家掌管他竟慨然要做一個出類拔萃的奇女子隨夫而去正是：此花柔弱偏存骨，似燕輕盈却有神。時挽娥眉作鬢髮，不容人認做佳人。

司空約見趙如子婚事已妥遂拜別父親遠去的押着轎馬進京銷假而一路無辭且按下不題却說李公子要娶趙小姐自恃着身吏部尚書的公子已拿得穩，不期認不得詩錯務一場難往復議只得靠動父親去求父親一個現任尚書中人說婚姻豈不十全九穩誰知李尚書恐他宰相門楣難于壓制又請到聖旨來着巡撫為媒

去娶這婚姻豈不更十拿九穩誰知弄到臨了却娶了兵部晏尚書的女兒來家這場羞辱怎當得起若使這晏尚書的女兒不十不配倒惹人笑柄也還可以忍耐爭奈那晏尚書的女兒却又是京師曾出大名的跣躡麻佳人這羞辱更加難當欲要退回又奈是聖旨賜婚不敢胡弄怒在心頭苦莫能解朝夕間只喫得爛醉消遣若自家苦惱也還易解誰知晏小姐的氣苦比李公子更甚每日只搥床搥枕怨天恨地道當日父親許我嫁的只說是所中的翰林司空約為甚麼忽換了你這個齷齪李酒鬼若知是你這個酒鬼我便死也不來大炒一場哭一場每日閒那裡得個寧靜李公子日對着一個麻婆子已知身坐在駟糞中又當不得那麻婆子嫌他如臭屎但見了而不是呪就是罵李公子受氣不過只得哭訴與父親知道李

尚書聽了追悔不及道我請聖旨時寔拿穩了要替你要娶個才
美女子只因胆放大了些不曾細心防備遂被司空約這小畜生暗
暗與趙宛子約會了賣了乖去轉把晏家這個爛死屍放在你身上
搨不脫故要箕計推開却被聖旨壓定動不得手脚你須忍耐且待
我先將司空約這小畜生擺佈他擺佈以消此悶氣急叫人去訪
察他的過失不期他早告假省親去了又是新進士又是翰林院一
政未臨那有過失故又因循下了忽一日有心腹人來報道司空約
的婚姻聖上雖然准了至于迎娶結親却叫他以俟後命今司空約
給假省親早趨便先娶了趙如子豈非違悖聖旨李尚書聽了歡喜
因與一個相好的張御史說知要他出跡叅劾那張御史道聖上既
而論他以待後命我看那司空約為人也還謹慎怎敢違旨早娶只

怕傳來之言也。還不寔還須打聽明白。若果有此事上，說何難。李尚書因又差人去打聽。差人又打聽了許久，方纔又打聽明白。來回復道：司空爺迎請趙如子進京，只候朝命。定是有的也。只在月餘中就到，却不曾做親。李尚書聽見，不曾做親，就呆了半晌。因又着人請了張御史商量。張御史道：這段婚姻，既奉了聖命，誰敢不遵。只在此中決，尋不出他的破綻來，到不如放開一步，另尋些事故來，將他調開。使他彼此照應不來，便好再弄手脚。李尚書道：他一個窮翰林，又無差遣，怎生調得他開。張御史道：昨開得南直隸雷大擊，燒了寶藏庫的書籍圖史，要差官去查看，何不差兩個翰林，將司空約充一個書籍，乃翰林之事，一毫也不覺。李尚書聽了大喜道：此美最為有理。二人商量停當，只候司空約一到京，銷假即好動手。正是：

一條大道甚寬平 好惡偏教歆旦傾 雖說一時多阻隔 到頭原不礙前程

且說司空約將到曲阜心中暗想道如子之事雖已奏知皇上若非皇上賜婚之正若先自進京雖說候命也未鬼搖動人之念莫若暫住曲阜依傍宛子以候聖命好為夔栖之計但既欲暫栖曲阜再無個不通知宛子之理因離着曲阜許遠就差人來報知趙府老家人道司空爺有双栖之議恐一時聖命忽下遠近不及今已迎請如子夫人的鸞輿遠々來了欲在此曲阜租借一間廳屋暫時居住以候聖命便于同結大婚衆家人款住差人暗自報知小姐小姐聽了暗想道若論婚姻本不當相通但我姓趙他也姓趙我名宛子他却又名如子酷似一家意同姊妹兩人面貌雖不知何如至于詩詞之

才盛傳兩美該不相上下今又恰、會在一時湊成一事雖說人事
巧逢我細、想來若無天意周全那能如此天意既如此而人心反
為固執豈非自悞况婚姻之禮男家之與女家有避嫌不別若同是
女家義兼姊妹無嫌可避且他遠來我主他賓趨迎不為失禮况他
白屋我貴他殘屈下轉覺增榮自心算計定了因叫眾家人分付道
南來的這位小姐與我是敵体的姊妹你門去見他就如見我一般
萬、不可輕褻打聽他將近十里即用我雕綉香車鼓樂執事人夫
往迎而來須要齊整眾家人領命而去宛子又在內廳收拾出一間
最齊整的樓閣來與他暫住且說如子將到曲阜心中暗想道趙小
姐倘是個恃才驕傲之人便妄自尊大自假借新婚置之不理若果
是個中人物只怕還要接我到他府中去住正想不完早有人來傳

說前面十里舖亭子上趙閣老府中有卓馬鼓樂人夫在那裡迎接趙如子聽了暗自歡喜道果不出我之所料及如子到了十里舖亭子上早有樂人奏起簫鼓樂來將如子的轎子迎入舖亭之後請換香車四個老成家人早送上趙宛子的名帖復口稟道家小姐多拜上大小姐驛路無報匆匆不及遠迎求大小姐勿罪香車已具求大小姐速登趙如子聽了假作沉吟道行李載途風塵滿面怎好穿宰相之堂然承大小姐之命又不敢違一面交付跟隨照管行李一面就輕身上了香車隨着眾人笙簫鼓樂迎入城來剛進得城門早有四個僕婦四個侍妾迎着香車分衛左右而行又添上了許多相府的旗綵執事迤邐至府門方纔不列于兩傍讓香車入門引了人去直至後廳之前然後歇下隨車的四個僕婦與四個侍妾但擁車

而入却不開車後廳中早又走出四個華麗侍妾來將車門開了迎請如子出車如子纔出得車門早看見一個絕色女子淡裝雅服立在廳前恭候知是宛子不勝歡喜就在面前見宛子雖一面迎接却也一面偷看見如子形容竟同趙白相似只覺如子的丰采別自不同二人相見了彼驚我訝你歡我喜如子早先說道小妹白屋蒙賢姐不嫌為微引入朱門感且不朽入繚入境又蒙鄭重如此未免用情太過矣宛子道才美既已牢紅憐絲繫高義已在雲天塵世浮雲何足掛齒賢姐請上容小妹一拜如子道小妹進謁自有一拜請賢姐台坐此時廳上已各左右鋪下兩副紅氈二人畧遜就照賓生之位對拜了四拜畢仍照賓主坐下侍妾送上茶來宛子一面奉茶一面偷眼將如子看只見雪色微紅櫻襯霞天香風白吐

風華 縱然千瓣還千朵 却不容人認作花

如子一面喫題一面也偷眼將宛子一看只見 巧歷鶯聲嬌麗花

不言不笑自光華 若從粧鏡窺其品 竟是高天一片雪

二人驚喜定了宛子方說道古稱才難又稱惟才愛才小妹自先少
師見皆幼小不知所從故借考詩以代卜不瞞賢姐說考經二載筆
墨徒費萬千並未覩一楓落吳江之句惟前遇司空方練攀援相嘗
而細：塵詩塲之戰及喜而訂盟方知秦麗已為賢姐所得才美既
逢自應甘心退聽不意又蒙令兄高義慨立双栖之議故今得拜識
芳顏而遂公私之願如子道小妹枋榆之鳥也豈知天之高大偶遇
一司空便以為天下無兩司空及蒙司空再三垂青小妹又以為天
下無兩小妹及追隨道路悄窺相府之堂簾方知金屋中之筆墨精

華去天僅尺五而自悔從前之晏故借双栖趁侍左右非為賢姐寔
自為也宛子道人患無才若果有才再無不愛才憐才之理細思小
妹之仰攀賢姐與賢姐之不棄小妹皆一才為之作合耳今才已合
而婚期尚不知何日何不略去前後儀文且請與賢姐到內廳角險
爭奇作片時快晤不識賢姐以為何如一面說即一面立起身來要
邀如子人去如子聽了不勝大喜道小妹一向景仰賢姐若閨閣之
才也誰知賢姐言詞爽朗肝胆分明竟是一個閨閣中之快士使小
妹委瑣套言不敢復出諸口矣因立起身來要隨趙小姐人去宛子
見了大喜遂叫侍妾引路竟引入收拾下的樓閣中來正是

謾道蛾眉只画奇 須知一感勝男兒 相逢多少未言事 笑

裡傳情已盡知

宛子邀如子入到樓閣中坐下因說道賢姐與小妹既同一姓名又相睽久已暗中結成姊妹姊妹既已結成而或妹或姊却不可不早定如子道蓬門朱戶亦已定矣何消更論宛子道朱門蓬戶此勢利之言也如何定得賢姐與小妹以小妹論之賢姐之議婚在前小妹之議婚在後前後之所在也如子道這個如何論得小妹之議婚雖在前然議之鄉僻之里私婚也賢姐議婚雖在後然聞之上臺聞之朝廷公婚也公私之所在豈前後所敢議宛子聽了咲說道賢姐若此謙之姊妹之序何能定得小妹今有一詞聽天由命何如如子道志個聽由之法宛子道小姐與賢姐今終相會年齒尚幼叙及諒未相去不遠莫若名將八字書出長一歲的為姊似乎情無嫌而理無礙也不知賢姐以為何如了子聽了連了點頭咲道賢姐不獨情高

而議論豪爽使小妹不敢再遜但願甲子有靈令小妹得安其不則
快矣宛子笑道若以安分則小妹得無不安乎且請出尊造看是如
何如子道此時停筆而書恐疑是假現有命狀可以為徵遂起身在
粧鏡盒裡取出一張命帖遞與宛子道賢姐且看便知宛子看了不
覺又驚又喜道這事真奇了原來賢姐之生庚與小妹竟同年同月
同日而止爭一時賢姐是寅小妹是卯怪不得詩文一脉往來有相
通之意如了聽了更加驚喜道年月日同或者有之寅長於卯則未
必賢姐還須定報宛子道這個如何假得賢姐既有命帖難道小妹
獨無因叫侍妾到卧房裡取了一張來送與如子道賢姐請看便知
如子看了因連三點首道雖止差一時而陰陽之理竟如此不爽宛
子道賢姐何所據而見其不爽如子道年同月同故小妹詩裏三聯

得附香奩之末至于時玉兔雕龍賢姐所以相府而荒邱餓虎小妹所以蓬茅宛子聽了笑道此賢姐之多疑也玉兔雖嬌不過娛可日之玩怎如吟風嘯月尊為獸中之王如子道非謂虎不王兔但賦命之形体不同而行事之氣象自別故小妹感而嘆息也宛子道氣象有何差別如子道不瞞賢姊說相府闈閣一垂簾而天下驚其才矣至于小妹寄白木于萬山雖筆不子美之奇墨奪青蓮之秀誰則知而過明之此小妹之苦也萬不得已因而改個男粧外竊遊學之名內為選婿之用故司空生如此中來也宛了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賢姊善于出奇如此且請問前日慨許双栖諱白的這位令兄却是何人如子笑道從無家兄就是小妹宛子聽了喜之不勝道原來双栖之議覺出之賢姊自心我還慮令兄之言賢姊未必便允誰知令

兄即是賢姊這等看來後面所寄之書亦是賢姊之臨機應變也細細想来小妹之婚非司空有意寔賢姊之多情也不識賢姐緣何有此高義如子道男子有才已不易得何況閨閣畧知咏雪便尔生憐何況賢姊之裁雪咏月直如游戲凡今小妹應接不來如此之才安得不驚安得不服安得不思議近燕之司空遇賢姐如此仙才尚念小妹前盟不肯輕于許可其心亦云不負矣彼既以辭賢姊為不負小妹獨不能成全賢姊以為不負心哉况賢姊又不思獨占此双栖所以定議也大都被衿鼓琴竊有願焉不識賢姐以為然否宛子聽了大喜道原來賢姐又能守正又能出奇情有為情義有為義真一時出類拔萃之奇女子也小妹何幸暗中受庇多矣一時感激不盡這且放開但年齒既已叙明姊妹自應有定若即泛稱便非親密且

使下人不知所奉如子道賢妹既如此推尊愚姊只得叨階了愚姐
既在此定了名不居住就是一家矣料無他說司空可令人通知使
其早進京銷假免人議論宛子道是因不付老家人去傳信司空
約得了信知他二人住得相安不勝之喜竟脫然進京而去宛子知
司空約已去因對如子道司空約既消假朝見聖上自然知道前云
後命不知何時方下如子道此命以愚姊揣之只怕還有阻隔宛子
道怎見得有阻隔如子道李公子望娶者賢妹也今忽娶了晏尚書
之醜女晏女望嫁者司空也後嫁了李公子一個酒鬼夫妻在閨閣
中如何得能相安既不相安自然要爭炒炒弄出事來及弄出事
來定不自怨做差轉要恨及司空賣告而去必要思量陷害以吏部
之權欲加陷害何患無策此愚姐所以慮其還有阻隔宛子聽了道

賢姊所論字字皆人情所必然但不知是何阻隔須暗着人進京打聽一番方纔明白如子道打聽一番甚好不然則使人放心不下宛子因差了兩個的當家人進京去打聽一有消息即先着一個來報知兩家人領命而去正是 奸人奸計設奸深 踪跡欺人沒處尋 誰道閨中小兒女 明々早已在其心

如子與宛子二人在閨中閑論且按下不題却說司空約到了京中一面消假一面即見朝雖說見朝此時官尚小皇上不該朝不過在午門外叩首而已過不得數日忽御史奏荐南直隸雷火焚擊寶藏庫書籍并器物散亂翰林官宜差庶吉士方賢司空約行人官宜差行人賈邦桂李助伏乞聖裁這樣小事那裡呈與聖覽不過兩臣看過以為沒甚緊要就在彙奏中搭了上去皇上見是小事俱不細看

但批一個是字便依舊發下來了何曾知司空約在內及至聖旨下了便如雷如霆有人催投起身誰敢不遵司空約明知是李吏部弄的手脚却沒法奈何又打聽他兒子在家與媳婦炒鬧因暗想道他家一日不安李公子自不能忌情于我就住在京中朝拜的後余也未就下到不如出去些時免他妬忌况他二人今已住得相安我可放心前去竟歡々喜々付人收拾行李奉旨而去只因這一去有不教害人者遭冤受害者平安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五回 惡姻緣各自圖謀 聖天子赫然震怒

心裡憎嫌冤家相對不自知慙一樽美酒幾埋香美身臟皆炎。
交章各犯威嚴為兒女心腸死括言詞尖厲情語摧殘誰肯諱々

右調柳梢青

話說李吏部見司空約終到京即奉差而去知自家的權勢有靈心甚快活却當不得兒子與媳婦在家中日久鬼炒時常勸戒他道這婚姻是奉朝廷特命又賜御樂金蓮又勅百官襄事乃大榮大幸之事提是媳婦顏色差些也是尚書之女可以寬恕三不怎麼只管責備李公子道孩兒別事可以奉得父親之命此乃闔閭私秘之事朝夕間要眉目相對他若有三分像人孩兒也還耐得叫起來哭起來竟是一個麻鬼却叫孩兒怎生消受他若是個曲盡婦道之人相見了歡天喜地百依百隨孩兒還可勉強誰知他見了孩兒不罵醉鬼就罵糟團他的憎嫌孩兒比孩兒憎嫌他更甚却教孩兒怎生將就當時我求父親與孩兒納聘者趙小姐也父親若竟寫書央王撫臺為媒王撫臺強為趙小姐出力說他已受司空約之聘渺茫之詞怎

能回得父親之命後請了聖旨聖旨又准了可謂萬分拿穩誰知到被他花言巧語哄過聖上到將司空約之婚美真了竟賜了我這一個麻鬼聖恩不為不深却那裡知道我們內中的許多情弊孩兒纔不肯是父親的遺體誰不道是尚書的公子怎去受這樣的苦惱父親若不替孩兒作法區處孩兒就生不如死了李尚書道我豈不思量區處但碍着聖旨在上故輕易動不得手脚湏留心看有湊巧的机會我自然有個不曉你如今且權時忍耐李公子見父親分付只得罷了過不多時又與晏小姐相炒晏小姐忽罵道你這死酒鬼與我已生前生前世結下的死冤家了除非我一時害暴病死了你方纔得能鼓快活若是我晏小姐活着的坑陷在你家你這賊酒鬼便叫八天王來護衛你只恐怕也不能發安靜到不如你早亡的尋個

自盡出脫了我罷李公子聽了觸動他的惡机因暗想道他這話雖說得不中聽却到是實情寔理他一個尚書的女兒我一個尚書的公子又是聖上賜婚百官迎娶那得開交他一個麻臉我一個酒鬼料難和好若不死了一個便要炒鬧這一生一世他方纔說暴病死了我想暴病也是人生有的何不就與他一個暴病而死以斷根絕命豈不美哉他父親就有些疑心体面也不好反面無情與我為難就與我為難以他家開居的尚書與我現任的尚書賭勢力只怕官情王法也要遜讓三个料想不至償命得能脫了這重苦海便此利害費些銀錢受些虧苦也還要算做大便宜的了算計空了主意便日與心腹家人薛漏商量要他害暴死之病正是

婚姻恩愛痛連肝 琴瑟調和魚水歡 若此你憎羨我厭 便

如水火互相殘

薛瀾訝道要容暴死之病除非飲食裡下些砒霜毒藥死便死了那時面色有黑晏尚書親來下視豈不看出李公子道一死了便厚臉起來包裹的周々密々那裡便看得出來便看得有些詭異也只好說幾句閑話終不成那裏去告了我來衆家人一齊迎和道大相公說得有理李公子聽了歡喜遂悄悄叫人去買砒霜要在飲食中羹計晏小姐不期晏小姐也暗暗的美計要在醇酒中下些砒霜漸送李公子兩下俱懷惡意不多時晏小姐早已將一小罈好酒暗暗的置了毒藥在內只因他與李公子兩個人見了面不是呪就是罵那裡好開口叫他喫酒一個心腹了鬚叫做錦霞因奏說道小姐也不必着急去請大相公喫只消將這罈酒明明的放在軒了裡花欄杆傍

大相公不時在那邊看花開坐聞見了酒的香氣便忍不住自然要
開吃了何須去勸吃了就有差池却於小姐無干晏小姐如聽了滿心
歡喜以為有理遂悄悄叫錦霞移酒到軒子內去不題却說李公子
叫人買了毒藥要下在飲食中怎奈晏小姐的飲食俱有帖身服侍
的僕婦伺候一時急忙放不入去欲要整理些飲食送與他吃
却不曾送慣忽然送去恐他動疑因想來想去一時再想不出好法
來心中十分氣悶一日因氣悶不過要出門尋人吃酒散悶將走到
大門忽見一個垂髮了鬟手拿着一個金漆小盒走入門來忙仔細
看時却是晏家岳母身邊服事的秋雲因立住讓他走入問道秋雲
姐為何獨自一個到我家來手裡拿的甚麼東西秋雲見是公子忙
笑嘻嘻說道只因公子有此不若寔觸怒了我家小姐有傷和氣我

家老爺與夫人甚是着惱昨日老爺在郊外打圍獵獸獵得一個烏
兒不勝心喜回到府中與夫子說道此鳥可以療妬若使他夫妻們
吃了到老和睦故此夫人今早親自安排作羹要着僕婦送來因還
有說話要對小姐說故止打發我送來李公子聽了暗笑道我二人
心事那裡是為嫉妬不和止是他嫌我我又嫌他恨不得要他早死
我好別娶一個快活我想買了藥正愁沒處下手今乃天賜其便何
不暗一下了豈不了帳因滿臉笑說道難得你老爺與夫人如此記
念要我們和好寔好意若只使一人吃只是一個和好也是枉然
莫若我也吃些有些靈驗和好起來方不負你老爺夫人之意說罷
伸手取盒道你跟我來秋雲見他說得有理正合來意還跟他走入
一間幽雅書室中公子將盒兒放在桌上遂轉身將藥藏在手中復

未開盒只見盒內一隻龍鳳磁碗盛着熱氣騰騰的覺得香美可愛
道秋雲姐你不要笑我，有種毛病有人立在面前一時再吃不下
去你可去軒子外看些花草等我吃些與你送去秋雲退出李公子
畧吃些忙將毒藥滲在羹中又將手指攪勻仍舊將盒蓋好叫秋雲
道果是香甜好吃你見小姐時萬不可說出瞞他先吃秋雲應承人
內而去正是 醜人只道自家好 強漢何從肯服輸 若使兩人
朝暮共 自然水火不同爐

李公子見秋雲去遠不勝快活道難得這般湊巧是他娘家送來物
件就藥死了也賴不到我身上從今再沒人敢嫌我了只尋人訪問
娶個美貌佳人與他作對絲滿心願一時想得十分得意叫着薛凝
說知使他入內暗打聽消息自己走到軒子中看花等候裡面動

靜閑看了半晌，遂坐在一張椅子上等候。不期坐下忽有一陣酒香撲入鼻中，因想道：「此處那得有此妙物？我這幾日被他磨滅，連酒與都減了。今日正要出門借酒，怕問恰又湊巧，索性在此候個長短去。」吃也吃得放心，定了主意，只堅忍坐着。爭奈這酒的香氣一陣一隨風飄送，李公子早已滿口流涎，渾身發起痒來，遂坐不住，立起身來。道：「這香氣不遠，莫非蒙中人藏墳在此。日裡不敢吃，等到夜間來吃，我何不尋着吃了他的？」豈不有趣！便在軒中隨香嗅去，嗅到軒蓋處，果見有個青罈，忙走近揭看，是滿的一罈好酒，釀醞異常。一時滿心快活，雙手捧到軒中，遂不管冷熱，好歹竟將嘴揀着罈口，一氣吃了半罈。因停住，暗笑道：「料想這晏麻子此時吃了毒藥，萬無生理。我今吃醉，再有誰人罵我酒鬼，糟團了。」因想得快活，正又要吃，不

覺身上連打了幾個寒禁道好不好我因一時嘴饞吃不慣冷酒
這酒不吃罷說不完早一個天旋地轉跌倒軒中不知人事正是

人有害虎心

虎起傷人意

若是兩不嫌

決然無此事

且說秋雲走入小姐卧房正值小姐對鏡兩眉捺粉了鬢與他抵髮
簪花因問道誰着你來秋雲道老爺夫人因記念小姐昨日老爺獵
得一件罕物夫人整治了着我送來要看小姐吃光回話說是小姐
吃了與公子恩愛再不作炒晏小姐聽了因嘆口氣道你這痴了頭
又來說痴話了你豈不知我香閣生長賦就嬌容只指望老爺擇配
嫁個美貌才郎終身和好方不負我這朵鮮花已擇了司空約說才
高貌美滿我心願誰知他又推辭已聘可謂書生薄福矣却得老爺
愛我心切上本要他婚娶已立意嫁他誰知這李酒鬼不知自量要

想天鵝要娶趙小姐這趙小姐却是司空長指聘定一時各家二上
本章那曉得皇上看見我兩家男女皆未婚娶竟強媒硬配將君小
了過來當夜朦々惶々被他點污身體至今悔恨不了已立行人道
他和好只願他早死他還痴心吃醉走來風々顛々要我容地双候
非變即罵這時已嚷罵得他失魂喪魄再不敢米歪纏了秋雲道
小姐如今不要憎嫌公子了可請吃老翁夫人送來的物件包管小
姐與公子恩愛到老晏小姐一而開盒一面搖頭道我一朵好花怎
肯插在糞土之上我今已有了好策計埋伏當諒這酒鬼跳不出
圈去因在奩匣中取兩枝銀簪一連來取吃了數塊也覺香美好吃
却一眼看兩枝銀簪上霎時變黑小姐看了大驚連忙放下不吃道
莫非內中有毒說不完早已兩睛直挺頃刻跌倒正是 是女思量

矣丈夫也須有色得飲娛 若然嫖母東施色 試問飲娛有也無
眾侍女忽見小姐暴死一時驚惶無措一面入內報知李尚書細問
方知送來飲食中有毒忙着人請醫生看治又着人去晏尚書家報
信不一時醫生來看說是悞食砒霜幸而早知尚可有人殺使人殺並
取血同糞清來灌正要灌救忽家人僕婦齊趕入房報道老爺夫人
不好了公子不知為甚厥事跌死軒中渾身青紫李尚書與夫人聽
了大驚一面分付救小姐一面同醫生來看公子果見公子橫跌
在地半罈的酒尚在身傍急得跌足痛傷這醫生忙近前用手在公
子身上過摸了一番道老爺夫人不必過傷公子還可有救想必酒
中悞食砒霜冲入四肢虧得是冷酒性是緩不致斷腸若再遲一
刻便無救了今只須用羊血糞清灌救可活李尚書與夫人聽了慌

忙使家人灌救正灌救時幾個僕婦來報道虧得養血已將小姐救
醒了李尚書使夫人入內去看媳婦自己同家人且救公子此時已
有人報知了晏尚書與夫人一齊趕來晏夫人自往內與李夫人依
妙晏尚書來尋李吏部作對說他謀害了女兒因氣忿一趕入軒中
裳話道一個朝廷大臣怎麼縱容不肖子持頑殺妻是何道理李吏
部聽了怒說道你這護短畜生全無閭訓終日反目也還事小你恁
麼將毒藥藏在飲食中着人送來害他二人我方纔番問秋雲方知
我兒子也吃了送來的飲食你的女兒致救醒了我的兒子尚救不
必俱是你害得七顛八倒恁麼反來怨我如今決不與你干休明日
奏聞聖上少不得朝中自有公論晏尚書一肚皮怒氣聽見女兒已
是救醒氣已平了一半又見李公子橫倒在地只得一面不辨飲食

中並無毒藥又一函不付家人請夫人同小姐回家自己走出外來
伴柩而去這邊將李公子直灌救到半夜方纔救轉已是淹一息
急切不能言語李吏部不勝痛恨連夜草成一疏到五更入朝不期
這日天子有事在官不出視朝只得將本章煩內臣轉達御覽早有
人報知晏尚書晏尚書着慌只得也上一疏也托內臣轉達過不一
日天子駕臨便殿披覽奏章內臣送呈二疏天子先着李吏部的本
章只見上寫道 臣李仁謹奏為大壞綱常咬女殺婿事臣待罪銓
曹止有一子前因喪偶擇娶得蒙皇上深恩賜婚于知仕臣晏蔽
之女為配已及半年豈意晏蔽當時惧罪恐違聖恩勉強曲從故
臨行告戏女遵父命視夫冠仇走以常閑鴛鴦被難邀半臂之歡豈意
為續鳶膠反受終身之累必欲夫死心方快足今于本月十日晏

敲遣婢女秋雲喬送療婦之羹內具砒霜臣子無知偶遭其毒已
經殞絕幸天憐臣之後賴醫蘊全灌救得生尚自奄息在床生死
未定臣切痛心伏乞陛下念臣犬馬有年大張乾斷請勅法臣明
正晏黻之罪離異其女使臣得安効命臣子得生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子看完又首晏黻本章 臣晏黻謹奏大臣失體有
乖家教繼子絕倫事 臣若致子休年將薨羣箕裘無繼止有弱女
正在及笄未賦桃夭之好以行選擇難逢坦腹之兒臣日夜苦心
不能少懈也前蒙皇上降恩賜婚李仁之子李最貴臣以為門楣
有幸感戴無窮孰知李仁種惡類奸繼子仇殺前妻悞其勢焰莫
敢誰何得漏法網不自知倣今又復起獸心視臣衰朽退位視臣
女蒲柳陋質不遂其欲是以朝夕設謀百般凌辱不堪不得已

臣女隄防已非朝夕臣妻往往勸解無奈水火難同忽于本月
日臣女遭中蠱毒絞腹痛絕幸得早知同妻趕救灌醒携女急歸
方離虎穴命若絲懸使臣未有不為女痛心者也今李仁不行責
子之過轉為遮飾反誣奉陳臣固可欺豈可欺于皇上耶治家如
此則政事可知矣伏乞皇上削其職懲其子大正綱常倫理使朝
野知有國法庶免效尤臣女雖孀沒齒無怨謹此奏陳待命之至
天子看完兩疏龍顏不勝震怒即降旨着刑部將本內人犯審明旨
意一出刑部即着後拘審只因這一審有不教郎才女貌遂心歡醜
婦蠢男皆得意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六回 佳人才子大團圓 醜婦蠢夫皆遂意

察出真情君恩廣布賜春不賢醜婦酒鬼兒郎從今各悔前事

才子佳人美滿，成就鶯求友盟，始信雙栖于飛，二女樂自天生。

右調梅梢青

話說晏李二臣各為子女，齊上本章，一時朝廷震怒，勅下法司勘問。這法司姓褚名賢，甚有風刀，因接了旨，細細想想：道這事非關朝政得失，不過兩家各為兒女，起見原無大事，止因賜配，故此交章觸怒聖容。着我審明回奏，合該拘審，只是我出晏李門下，又且旨意不曾說是削職，審問審問時，殊覺不便。若不審問，何以復旨？因又想道：我見他們本上說是彼此相謀，中毒何不拘他夫婦來審明回奏？因欲差衙役出去，又想道：既欲周全大臣，辭統又豈可令其少年子女出入公堂？我想既是夫要毒妻，應死矣；妻若毒夫，應死矣。怎肯同食同死？又且相救俱存，其中必有隱情秘密之事。今一旦拘審自然

奉旨而來倘兩人俱不吐實情我難道好用刑法我今須得如此方
得明白遂喚過衙役不付一番而去正是 論情論理萬千疑 若
不求明心豈安 執法徇情俱有錯 從今始信做官難

衆役分頭行事有幾個衙役到了李吏部家着人進去稟知李吏部
自出所中衆役跪稟道我家老爺今早接旨勘問宜該老爺與晏老
爺并公子與小姐同去聽勘只是我家老爺体念大臣曲護周全不
敢有傷國体是以只求老爺將平日服事公子的相信之人與小的
們帶去便可回旨若晉匿一人審出來拘反有不便李吏部道既是
你老爺如此周庇豈有晉匿隨即着人喚出與衆役帶入衙來早見
那幾個衙役也將晏府中服事小姐的了鬚僕婦帶入衙來此時已
有人入內報知褚法司坐出堂來衆後將兩家男婦帶見各跪兩傍

褚法司道今日審問原不與你衆人相干因你家兩位老爺本中說
公子與小姐互相毒害我老爺不知內中委曲故此喚來如今也不
必個個推求只問你們男婦中平昔是那個最得公子小姐相寵信
之人寔說即放汝等回去我老爺並不難為衆人見法司說話
和快便你我相推却推薛漏錦霞來道這二人是公子小姐的心腹
褚法司即喚近前怒喝道你家老爺本中說公子小姐皆是你二人
暗謀下毒今日見我老爺若不寔指出定用刑法薛漏忙磕頭道
這事並不與小人相干此乃公子自作自受的事小人死也不敢承
認法司道你且說你家公子怎麼自作自受說得明白我便饒你薛
漏只得說道只因我家公子素性好色不知那裡曉得趙少師有位
小姐才貌雙全若要老爺為他婚娶不期這小姐先受了司空約老

爺的聘定我家公子心不甘服若求老爺上疏爭娶却得天子賜婚
將晏小姐嫁了我家公子誰知這晏小姐是個京師有名的蛇搭麻
臉佳人公子十分不願却是老爺再三勸道皇恩浩蕩不可違旨公
子只得忍氣成親不期成親之夜便就炒起以致你見我嫌我見你
憎直炒鬧到如今一日因晏小姐忒罵得狠毒說是冤家相對若不
先死了一個冤家怎得開交公子聽了因起了念頭要毒死晏小姐
却没處下手恰值這日晏老爺送了食物來與小姐吃公子乘空下
了毒藥只道小姐中毒必死故歡々喜々走入軒中着小的打聽及
打聽了小姐中毒死信來報公子不期公子也死在軒中這是公子
毒死小姐的事小人知道毒死公子的事小人定々不知褚滋司聽
了只是暗笑正要再問只見錦霞忙跪上前道原未公子起了這樣

惡心腸要害我小姐怪不得我家小姐也要害他。褚法司道：「你家小姐既有此美名，必能自諒。怎麼又憎嫌公子，就要毒他？」錦霞道：「我家小姐臉上雖有花斑麻點，却虧鉛粉搽塗，又能簪花插翠，自負絕色。佳人想配才子，不嫁匪人，故此我家老爺為他費心機，閱幾年選擇，忽却一日有個新中進士司空，因見他年少清俊，料他未娶，央媒說道：『誰知司空一味拒絕，就是聘了趙小姐。我家老爺細細訪問，遂上一本要他，懼罪就婚，不想天子知司空已聘趙小姐，是寔意將我家小姐賜婚了李公子。這李公子是個酒鬼，醉後無德，又且一身穢臭，難當。故此小姐心中大恨，錯嫁了他，每日不容他見面。時常說道：『我這一樣香噴噴的美貌佳人，怎同這個齷齪酒鬼作對？因要算計他早死，故此將砒霜藏在酒中，放下軒內，知他每日到軒看見有酒自

然要吃了了必死不期這日公子恰害小姐他又恰了吃了小姐的
毒酒隻了俱死却得雨下俱得救轉只此實情褚法司聽了微笑道
原來有這等情弊聖上如何曉得我老爺自有本章入朝你們衆人
且自回去遂退入內衙連夜寫成一疏次早入朝呈上天子天子從
頭看去只見上寫道 法臣褚賢謹遵聖諭勘問事 臣看得尋李

二臣子女男非子建常懷美色之求女豈夷光竊慕才郎之配是
以名門非拔類就類于歸望族少才華謾牽紅鬼十年待字閨中
數載鰥居潭府一朝春到俄聞燕語花香頃刻陽和早遍鶯啼柳
媚聞風思聘不道宛子已約司空見美致身詎料司空父婚如子
以致而相悵望互結幽懷一欲奪司空之娶一欲求趙女之婚各
訴其父各達天聽而陛下乾斷東衙風化以為司空趙女才愛

才已盟訂終身雖未成婚豈容長議垂念李仁勤政晏敵有功不加遣責各有子女因其事而合兩姓之歡察其情以遂三星之願此乃皇上洪恩而至公切當者也豈知成親未久而下相嫌晏女嫌男糟粕糝糊人起渾名酒鬼李男嫌女斑麻蛇搭自稱絕代使人是以身近心冷形乍親而神先厭終朝厭晷曉夜更張幾次喧拳直欲併命是超生數番擦掌看作拚死為解脫以致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因而兩下蓄謀各自暗藏毒藥巧處下手適晏母送羹餽女李男邀入密室入藥送進晏女不知而食自應死矣李男得計自謂將來無可厭之人靜候軒中忽聞酒香開罈渴飲誰知此酒乃晏女設此機關未有好酒之人見酒而却走也一時內外雙同斃幸得各父母灌救前後輾轉不察委曲各稱毒害子女交

章竇聽臣今勘出實情奏聞伏乞主裁

天子覽罷有動于心因想道當日司空約這段婚姻朕欲即使講伉儷因恐他新進後主觸大臣之忌故使緩之以待後命他也知机就

上表稜親後來假滿來朝辦事這時到也忘記了他這段才美姻親到是朕悞了他如今有个主意他兩家男女各嫌貌醜若論相女配夫醜男配醜婦理之當然怎麼自不知愧若將他二人處置一番益生怨恨怎得和好若要斷離又無此理欲要責備晏李治家不正之罪却又為兒女閨中不和之遺累又非盛世所宜見何不命司空約與趙成親他二人男才女貌自然是對玉人相欽相愛不失夫婦之理使他醜夫醜婦勸勤內外他曉得才貌不及司空醜形不如趙女自能悔悟自羞自慚轉得和好此乃以德化之則不罪而

罪之也。因轉旨宣司空約上殿，早有內臣奏道：前因南直隸雷火擊傷寶藏庫書籍器皿散亂，已奉旨查理，尚未復命。天子正欲開言，早見班部中走出一人俯伏金階，奏道：「臣庶吉士司空約前蒙聖恩，差往南直隸查看雷火脩輯散亂書籍。臣到日查看雷火止傷，損了外面數間小房，並未擊傷寶藏庫。臣因不敢稽留，呈夜還朝，待罪遶纒。朝見畢，不敢纒越奏陳，不意陛下宣臣，只得奏明。曷料天子忽見司空約俯伏奏事，不覺龍顏滿心歡喜，道：「賢卿來得恰好。朕因昔日權作冰人，悞牽二姓，作合以致各生嫌怨，皆因才貌不揚，卿與趙女以詩才作合，可謂好逑矣。朕因今日只得又做月老，使卿完此一良姻緣。朕今有个主意，因宣李仁上殿，道：「卿有子而不能責其過，反為掩飾，本該治罪，但念卿政事有補，不加切責，可同晏飯。各帶子女到

曲阜使他夫婦服役司空約與趙女成親學習閨範方知才美作合與衆不同豈容長求若要洗心滌慮改過前非罪不輕宥矣遂命賜司空約金蓮寶炬錦綵百端又勅直隸撫臣王懋撮合勸勸盛典李仁到此無可奈何只得與司空約一同謝恩退出正是 只道炎

炎可奪人

悞將兒女結朱陳

世間醜陋應多姣

且去双學大賓

這一番司空約是奉旨娶親十分榮耀一應大小官員俱來送賀餞行不日起身望曲阜而來這李仁與晏骸雖覺惶惶然亦自悔家庭訓教不嚴釀成此禍深感天子洪恩不加罪責今奉了旨意只得各帶子女跟着司空在後而行且說如子與宛子當日相見定了姊妹靜候閨中因恐司空約進京晏李二人嫉妬甚是放心不下打發了兩個家人進京悄悄打聽打聽了來說奉旨往南知是中傷復又知

李公子與晏小姐彼此下毒父母各上本互叅如子聽了着驚道兩
家上本必要究問李公子晏小姐婚姻不類之故幸得司空先已出
京過不一日有人來報司空約進京復命如子道他兩家事情尚未
宸斷今忽進京豈無見面生恨之理因又着人打聽了來說司空
約奉旨婚娶不日就到以致許多事情細報知如子與宛子聽了
俱各驚喜宛子道皇上既已賜婚却遣晏李二臣并子女來服
事這是甚麼緣故豈不又是一番多事如子道賢妹未及細察這是
聖上用意深微大為才人生色抑且消盡蠢痴的長想宛子道為才
人生色愚妹已知這蠢痴長想却是怎成緣故如子道只因他二人
不知自己醜惡不能安分互相怨嫌若知才與才合美與美並方是
好速彼今見我們與司空才相若貌相當內反于心男見司空必生

抱愧汝見賢妹與恩姐必致懷漸豈是司空之配賢妹之偶始知醜
與醜為緣自無怨尤而安分矣此乃皇上不罪之罪而幽全其夫婦
之好也宛子聽了大喜道賢姐之論寔愚妹所不及也過不一日早
是王撫臺先差人來報知一面為趙小姐料理家中一面差官迎接
司空到衙歇息又一面着陰陽官擇了吉日良時先一日送晏小姐
到趙府中與二位小姐催妝又令李公子同着儂相臨期承值到了
這日司空約烏紗絳服打着翰林執事李支部與晏尚書及王撫臺
并合城官員各用執事員役送親一路上鼓樂喧闐流星爆竹將到
趙府門前三聲炮响李公子引着一班儂相將司空約接到大廳上
站立然後迎請二位小姐出閣不一時早見晏小姐引着一隊衆侍
女僕婦揸扶着兩位小姐走出廳來此時廳上廳下灯灼輝煌異香

繞室簇擁着二位小姐司空約居中趙如子居右宛子居左共立紅
氈一時李公子與僕相贊禮晏小姐與衆侍女揜扶先拜了天地又
拜謝了聖恩司空約因是欵賜完婚不及迎請父母使人在上面排
了兩張大椅同着二位小姐朝上拜完然後夫妻交拜了四拜完
送司空約夫妻三人同入洞房共飲合卺筵席外面的筵席是王撫
合為主相陪李吏部與晏尚書以及各官也說不盡十全富麗這司
空約與趙如子宛子共飲合卺三人是才美相合俱不作人間閑態
因而說笑或說一回詩文或致一番思慕你謙我讓你見我是
王人我見你是仙子此時司空約左顧右盼善入心窩酒過半酣遂
命撤去筵席因笑問道百歲良緣今夕為始不知二位夫人置下官
于何地趙宛子笑道妾與郎君作合皆賴趙白愧許婆栖只問趙白

便知司空約會笑請問如子如子笑道即君解人當日議及栖之意
為何又何必問妾司空約早會意忙一服看入錦帳中已設得長枕
大被因滿心歡喜催促侍女出房擁了如子宛子同入錦被窩中共
受無窮之樂正是
花樣嬌枝柳樣柔 你貪我愛樂風流 相
傳虞舜英卓美 不道司空二女儔

外面眾官只暢飲到半夜方各自撤歸到了次日司空約拜謝諸官
因而三朝滿身無不風光暢美因念及李公子與晏小姐夫婦不合
今又奉旨羞辱心甚不安遂與如子宛子商量內外勸美此時李公
子早已自知才貌不及司空約怎能配得趙小姐這晏小姐見趙如
子趙宛子各擅才美以已形之怎能嫁得司空今得司空約與二位
小姐彼此內外勸合無不依允司空大喜遂一面相請至撫臺并李

吏部晏尚書來大開筵席與李公子晏小姐作和合筵席又一面着
人收拾東廳以及花園使他作卧房此時李公子與晏小姐果然嫵
念俱消十分和好李吏部與晏尚書見子女歡好知是全虧司空約
與二位趙小姐勸好之力過了些時各率子女拜謝司空約與如子
宛子彼此殷勤相好又過了些時因欽限難違遂相約一同進京到
了京中次早朝見天子各謝恩畢李吏部與晏尚書細述司空約與
趙如子宛子郎才女貌庶不負才美姻緣又述自家子女皆賴司空
約夫婦勸好天子聽了龍顏大悅以為配合得宜過不多時司空約
因在京事冗遂着人將二位小姐接入京中同享快樂因司空約在
院中才情風力直陞至侍講因念父母在家無人侍養遂告假養親
帶領二位小姐拜見父母此時如子宛子各生二子司空約到假滿

入朝又做了官數年直做到文華殿學士因想恩榮已極遂急流勇退告致未家不久父母前後謝世司空約曲盡子禮功名已仄只與如子宛子終日陶情怡然山水復又教子成名將宛子所生入籍曲阜接繼趙少師一脉又將如子所生接續了列眉村趙姓一脉後來四子各登顯宦司空約與如子宛子安享四十年清閒之樂前後幾沒至今有人稱頌其事因而譜出題曰才美巧相逢宛如約云